

能屈能伸大丈夫

安远靖寇大将军的座舰安远号，正缓缓离开码头。另三艘副舰，已先一刻升帆待发。

中桅升起了龙旗，大将军多罗本人正在舰上。

这而能旗并不是皇族，而是族旗；是多罗贝勒的族旗，天潢贵胄权威的表征。

安远号极为华丽，但并非统花枕头，具有强大的攻击力。

舰首：两门小将军炮。舰尾：两门百子炮。

两艇：十贝排弩，二十枝火枪。

舰队是向下游航行的，两张彩色巨帆鲜艳夺目。

宜昌约三峡口战事已经结束，大军已从水陆两途攻向四川。

因此，多罗贝勒大为宽心，把目标指向下游的岳州战场，亲率水师巡航，阻绝吴三桂的外援，澈底切断吴三桂在武昌与荆襄、四川二路逆军会师的企图。

大江断航已经快有五个年头，荆州一度成为主战场。

荆州人真是倒楣透顶，改朝换代已经有三十几年了，到现在还在打仗，似乎人们对血腥残杀的兴趣依然浓厚得很。

真糟，可能又得实施封江了！

兵荒马乱，荆州本来是人商埠，目前又是汉、满大军的集结中枢，军运与民运一旦停止，那就日子难过啦！这四五年来的连天烽火，可把这一带的人害惨了。

上下游断航了快五年，商旅全仗短程的小型客货船维持客货运，偷渡封锁线的行业应运而生口在特权人士与土霸们的控制与支持下。显得十分活跃。双方的间谍密探，也在暗地里各展神通。

在任何一处角落，都可能看到人间悲剧，都可能嗅到浓浓的血腥；这就是人乎盛世中的一隅黑暗天地。

府城距江边还有二十里左右，航运商业区在府城东南十五里的沙市，南北官道的渡口则在西南面的荆江堤。商旅出入，皆由沙市进出镇流门，南北往来行旅，则走西关。

因此，这两条路的行旅，身份地位皆有很大的差异。

五更天，廿余名巡捕包围了沙市青杨巷胡家。

胡家在青杨巷的巷尾，是一座小小的四合院，宅主人胡魁，是沙市码头江汉铅行约五位东主之一。

在江湖道上，他绰号称闹江鲨。江汉铅行拥有二十余艘大小客货船，由于兵荒马乱，四川方面断航已久，下行的铅也不能通过岳州，所以这两三年来，荆州四大胎行都濒临破产边缘。

江汉船行的日子同样不好过，大型船只皆被军方所征用，去年一年中，便被击沉了六艘之多，官兵的赔偿为数有限，血本无归。

目前仅靠一些小型船只，往来沿江各近县市镇，似乎在苟延残喘。

但知道内情的人，却认为船行的经济状况好得很，闹江鲨比往昔更忙

碌，更活跃。

船行五位东主都是水上的好汉，闹江鲨更是好汉中的好汉，有自己控制的船只，代步用的八桨快舟，经常在大小河流中来去匆匆。

宵禁执行得十分严格，天没亮不准平民百姓走动，连码头区的活动也限制甚严，因为严禁夜航，码头停泊的船只，天没亮是严禁移动的。

巷前后有人把守，屋前后有人封锁，屋顶有人监视，布下了天罗地网。

胡家黑沉沉，毫无动静，巡捕们也潜伏不动，更夫们一如往昔敲看梆报更，口里吆喝看：“留意门户，小心火烛……”天终于亮了，街道上已有行人出现。

“碰碰碰……”一位巡捕上前拍门。巷两端已被封锁，禁止通行。

这种事天天都有发生，平常得很，那些早起的行人皆不以为怪，乖乖绕道以免惹上是非。

不久，里面传出洪亮的语音：“谁呀？天还没亮，报丧吗？真是！”

“开门！”巡捕用大嗓门叫，拍打得更响。

“到底是谁呀？”“的确是报丧的，快开门。”巡捕嘲弄地高叫。

门拉开了，开门的赤膊大汉一怔。

“哎呀！是张公爷。”大汉苦笑：“公爷上门，若规矩报忧不报喜。呸！我这张乌鸦嘴……”

“一点也不错，你周老二天生一张乌鸦嘴，碰上我这个白无常，那还会有什么好事宁”巡捕神气地抢入厅堂：“把胡老兄……不，把所有的人叫醒，叫出厅堂来有事。”

“噢！张公爷……”

“这是搜签，县里发的；典史大人发下的。”巡捕从怀中取出搜签放在八仙桌上：“不要问为什么，快！”大汉周二脸色一变，本能地转头察看。门外出现了另两名巡捕，一佩单刀一佩铁尺，腰间有铐练，堵住了大门。再笨的人，也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。沙市属江陵县，设有巡司维持治安。不怕官只怕管，本地的混混在巡捕面前不得不放乖一点。

不久，闹江鲨高大的身影出现在厅堂，跟着出来了八名男女，其中有闹江鲨的弟弟胡勇、妻子罗氏。

八名巡捕一拥而入。沙市巡司的主管李巡检脸色阴沉，瞪了闹江鲨一眼，逐一扫视其他的人。

气氛一紧，鸦雀无声。

“胡魁，昨天晚上你那两位客人好像没叫出来呢。”李巡检阴森森地说。

“客人？没有呀。”

闹江鲨一头雾水：“昨晚我在望江楼和几位伙计喝了几杯酒，回来就睡了。李……李老爷是不是弄……弄错了？”

“弄错了？”李巡检冷笑：“贵客是不是姓尹？”

“李老爷，小的一辈子没交过姓尹的朋友。更没有什么姓尹的贵客。”闹江鲨矢口否认。

“搜出来再和你理论。”

李巡检阴森森地说：“相信他两个逆贼绝对变化不了。”给我澈底的搜上巡捕们涌入内堂，一阵奸搜。几乎连地皮都翻过来了，没发现任何活的东西，也没有任何运禁品像闹江鲨这种人，是十分小心的，决不会把违禁品藏在家中，因为他是治安当局黑名单中的有问题人物。

一无所获，李巡检大为光火，亲自再搜一遍，最后失望地回到厅堂。“你那两位贵宾相当高明，竟然在本官三位眼线的监视下溜之大吉了。”

李巡检按下怒火说：“一百一但你脱不了关系。你是自愿到衙门里接受侦查呢，抑或是等守备府派人来抓你？守备府已得到消息了。”

“老天爷！小的当然随老爷到衙门接受侦查。”闹江鲨叫将起来：“被守备府那些旗人抓去，不死也得脱层皮，天知道会发生多大的灾祸？巡捕们带走了闹江鲨。胡家一阵好忙，一面准备银子上下打点，一面请出当地有头有脸的人物打点关节。”

大汉周二是江汉船行的得力伙计，平时在闹江鲨的家中帮闲，没有事才回家安顿。

他的家在码头西端的街尾，一座小小的土瓦屋，无亲无故孤家寡人一个，快快活活过日子。闹江鲨出了事，他并不焦急，因为闹江鲨进出巡检司衙门是常事，挨申斥甚至挨板子有如家常便饭，反正船行那些粗扩精悍的众多伙计们，奉公守法的寥寥无几，喝玩嫖赌难免闹事，出了事闹江鲨就倒楣：当然闹江鲨本人也是一个不安分的闯祸精，大事不犯小事不断的标准牛鬼蛇神。

已经是近午时分，码头上显得忙碌非常，四五十艘船此泊彼出，人声嘈杂，人热天，码头似乎更是热浪蒸人。

他离开码头，打发走几个关心闹江鲨市找他问消息的朋友，匆匆到了自己的小屋前。

左邻住了一坩姓杨的小伙子杨柳青，廿来岁乳虎似的年青人，自己备有小艇的跑单帮小混混，替一些小货主运货，也乘载三五个附近城镇旅客作为代步船，也是孤家寡人一个，双肩担一口活得顶愉快，赚钱不多也不少，比那些有老婆和一大堆儿女的人强多了。

杨柳青正从街尾向家门口走，脱掉了上衣挂在赤膊上，露出一身古铜色的结赏肌肉，那双又黑又亮的大眼神采奕奕，黑油油的大辫盘在头上，粗扩的气概颇为引人注目。双方在自家门前照了面，杨柳青举手打招呼示意。

“喂！周二哥。”杨柳青一脸笑容：“怎么啦？垂头丧气无精打米，输掉裤子了？”“见了鬼啦！”周二从腰带上取下锁匙开门锁：“胡老大被巡捕弄走了。”

“哈哈！胡老大被抓又不是第一次，有什么好耽心的？真是。”

“这次恐怕牵涉到守备衙门。”

“哦！这就难怪你耽心了，那些旗人心狠手辣，得好好打点才是。唔！知道原因吗？”

“听李巡检说，胡老大窝藏了两个叛逆，一个姓尹。真是见了鬼啦！胡老大怎会窝藏叛逆？这分明是……喂！你怎么啦？”

“姓尹。”杨柳青自言自语：“想想看，唔！尹……”

“你在说些什么？”周二追问。

“不是湖南方面的。”杨柳青抬头笑笑：“姓尹，可能是均州方面的尹世明。”

“均洲的尹世明？尹世明是谁？”

“去年三月天，均州有人造反，首领是一个叫尹世明的人，旗号是反清复明。”

杨柳青泰然地说：“闹了两个月，连均州也没打下就被开封的八旗兵赶

散了，尹世明失了踪，榜文士赏格出了一千两银字。周二哥，你可得小心了，旗人对偷鸡摸狗甚至打家劫舍都可以容忍，就是不放过造反的人，牵进去可就麻烦了，不死也得脱层皮。”

“哎呀！”周二脸色大变：“该死！怎么扯上了这种上法场的倒楣事？真不妙。”说完，匆匆进门。”

杨柳青摇摇头。苦笑一声，开了锁也进了自己的家门。门是从外面上锁的，但小客厅中却有一位扎须大汉在品茗。壮得像头大牯牛。

“老弟，胡老大真牵涉上尹世明？”扎须大汉放下茶杯问。

“很难说。”杨柳青信手掩上大门，将上衣往桌上一丢，打横坐下自己斟茶：“官府方面，早已知道胡老大两面擎钱，不关紧要的事睁只眼闭只眼。胡老大是老奸巨猾的狐狸，明时势知利害，像尹世明这种烫手的事，按理，胡老大是不会去碰的。但如果尹世明想投到那边去，又当别论；那边的人肯花钱。为了大捞一笔，胡老大很可能作孤注一掷冒一次大险。所以官府抢先下手要他表明态度；官府那些人是相当能干的。”

那边是指吴三桂的大周王朝。江对面往南直至湖南常德府，目前是双方前哨活跃的乱区。讨逆主将蔡总督一度曾经占领常德，在常德建立指挥部，目下驻节长沙岳州之间亲当前敌，这一带便成了游击区。朝廷派来的主帅宁南荡寇大将军顺承郡王坐镇武昌。

荆州则由另一皇亲安远靖寇大将军多罗贝勒节制军务。这位贝勒爷不但是沙场老将，而且精于情报战，在满清入关的前几年。它的情报特务不但控制了北五省，甚至远派至江南，混入流寇中做情报工作，伪装流寇打家劫舍，捣乱大明皇朝的江山。这次他带来的一些得力部属中，就有许多三十年前出类拔萃的名谍秘探，不但封锁了游击区，阻绝吴三桂的外援，也澈底切断了吴三桂四川方面的联络，四川的叛军无法出川与吴军会师武昌。

康熙大帝曾经下旨给蔡毓荣，圣旨上写得明明白白：自古汉兵逆乱，亦惟以汉兵剿平。这就是满清以汉制汉的最高指导原则。因此，多罗贝勒仅躲在背后牵线，利用汉人进行谋略战。军事方面，由蔡毓荣的绿旗（汉军旗，不是尔后的绿营）指挥汉人的兵勇进行战斗，八旗兵始终在后面督阵，如非战况危急，八旗兵是不加入战斗的。

蔡毓荣是奉天人氏，是大明皇朝丢弃辽阳土地之后，被满清收编的所谓关外人。这几十万彪悍的关外人，编成了汉军旗，属满清八旗之外的汉军八旗精锐，满清人就靠他们起家的。入关之后，这些本来是大明皇朝的人，把大明皇朝打得烟消云散。蔡毓荣立下了不少汗马功劳，荣任湖广总督。名义上它是满洲人，其实却是不折不扣的汉人。用汉人来打汉人，康熙大帝已成功了一大半。蔡毓荣果然不负主子所托，花了十二年光阴，把吴三桂的大周王朝打入十八层地狱，历史上所称约三藩之乱就此落幕。大汉眼中有不悦的神色，说：“如果他们的消息正确，会影响我们吧？”

“那是无可避免的事。”杨柳青淡淡一笑：“天色不对，过一段快活日子并不是坏事。锤兄，要小心些，咱们千万不能卷进去。这段时日里，咱们到府城快活去，以免城门失火，殃及池鱼。”

“也只好这样了。”渣须大汉无可奈何地说：“胡老大玩命的日子不会长久的，他太贪了，早晚会把命玩掉，也许会连累了我们。”

“咱们也在玩命，不是吗？不要怪他，咱们小心些就是了。弄些吃的，晚上去打听一点风声。”

兵荒马乱，人人都在玩命。有些人玩命是为了苟延残喘；有些人玩命是为了发财。

国难财很好发但也容易把老命也赔进去。

杨柳青拥有自己的一个小小集团，五六个人，规模小，暴露的机会也小。

南面两省交界处的石门山区和武陵山区，有不少逃避兵灾的人，需要生活必需品过活，尤其是需要不可或缺的盐。他这小集团干的就是走私日用品和盐入山，进出封锁线风险极大，那可真的是玩命。官兵与叛军都是要他们老命的人，那些散兵游勇和强盗土匪，都是要命的凶神恶煞。要发财或者苟活，都需要付出代价的。人活着真不容易；要活得好更不容易。

午后不久，隔邻的周二便离开了家，直至二更初正之间，方兴高采烈地返回，而且脸色发青，已有了七八分酒意：这位仁兄喝得愈多脸色愈青。

周二还记得门是上了锁的，总算没糊涂得把门推破。正在摸索开锁，手忙脚乱无法开启，斜刺里闪出一个黑影，一把夺过它的锁匙说：“我帮你，你真不该，喝了那么多。”

“你……你是谁？”他大看舌头说，伸手夺锁匙：“婊子养的，少……少管我的……”

另一个黑影出现，一劈掌把他劈昏挟住了。

他被一盆凉水泼醒，睁开蒙眬醉眼，首先便看到四个黑衣黑头罩，只露出双目的怪人，四双怪眼凶光暴射。凶狠地死瞪着他，不由心中一冷。酒意醒了一半。

“你……你们……”他吃惊的叫。挣扎欲起。

一只大手压住了它的右肩，把他压牢在凳脚下的砖地上，重得像一座山。

“不要管咱们是谁，好好回答在下的话。吉凶祸福，完全在于你的合作态度好坏。”按住他的怪人说。语音阴冷。带有无穷鬼气和凶兆。

“在……在下……”他几乎语不成声，显然肩上的痛楚和压力，仍在一分分增加，令他大感吃不消。肩上的痛楚和压力，仍在一分分增加，令他大感吃不消。

“胡老大回来了？”怪人问。

“申……申牌左……左右释……释放的，弟兄们在……在望江楼治，……：治酒，替……替老大压……压惊，睡……驱除晦……晦气。”

“他在巡检衙门怎庆说？”

“他……他什么都……都不知道，没……没有什么好……好说的，挨了几下重的，但什么都没说。”

“他不知道什么？”

“姓尹的事呀！那……那尹世……尹世明……”

“你怎么知道尹世明？李巡检只说一个姓尹的。”怪人眼中凶光更炽：“说你怎么知道的？”

“是……是隔……隔壁的杨……杨老弟说……说的。”

“隔壁？左或右？”

“左……左邻……”

怪人举手一挥，另一名怪人转身拉开门问出，偕同在门外把守约两个怪人之一，扭断杨柳青家的门锁，快速地抢入。不久，两人回到周二的家。

“空屋，人出去了。”一位怪人欠身说。

“派人守候。”主事的怪人语气凶狠已极。

“是的，已经派了两个人。”

“那位杨老弟是什么人？”主事的怪人转向周二追问。

“一……一个做……做载货小买卖的小……小伙子。”周二乖乖吐实。

“码头混混？”

“不是，人很……很规矩，虽然有……有时也好勇斗狠，但很……很讲理。”

“哼！等逮看他之后，就知道他是什么人了。我问你，姓尹的派什么人和你们接头？”

“天地良心！”周二惊恐地叫冤：“这都是巡检衙门李老爷说的，我和胡老大根本不知道谁是姓尹的，最近也没有任何人来找我们接头。”

周二心一急，酒完全醒了，说起话来世不结结巴巴了，大概已知道到了生死关头，必须集中全力自保了。

“你这斯皮肉生得贱，不吃些苦头是不肯招供的……”

“诸位明鉴……”周二狂叫，但牙关立即被拉脱了，而且咽喉也被控制住，发不出任何声音。

一个怪人从后面架起了他，另一个怪人开始动手挨人，铁拳在它的肋部、肚腹重重地落实，打得他五脏收缩，胃往外翻，痛得一佛出世，二佛涅槃，天昏地黑不知人间何世，血液开始从口中溢出。

“该知道怎么说了吧？”怪人合上它的牙关问，语气阴冷无比。

“我……扼……扼……”

“你别装死，死了你也得招……”

门外传来一声低低的弹指信号，怪人停止逼供，一口吹熄了灯火。厅中一暗。

门外，传来杨柳青邪里邪气的俚曲声：“正月里来正月去，我与那小妹看花灯……嗯……”

灯火重明，两个怪人挟持看酒气薰人满脸通红的杨柳青，那双布满红绿的大眼毫无光芒，摇头晃脑，明显地表示出刚才挨了揍，神智尚未清明。

“这人就是你杨姓邻居？”怪人向周二问。

“是的，他……他叫杨柳青。上周二惶然地说。

怪人连抽了杨柳青四记不轻不重的耳光，把杨柳青打醒了。

“扼……哎……你……你们……”杨柳青惊恐地挣扎怪叫。但动弹不得。

“你叫杨柳青？”怪人伸手抬起杨柳青的下颚沿声问。

“是……是的，你……你们……”

“告诉我，你怎么知道尹世明的事？”

杨柳青终于清醒了。浑身在发抖跟前怪人恐怖的形状。令他心胆俱寒。以为自己见到了鬼。

“说！不说就煎你的皮肉。”怪人凶狠地叫。

“这……去年城门口的榜文，写得清清楚楚。”杨柳青总算清清明明了！

“有人在均州造反，主犯尹世明在逃，赏案是纹银千两。死活不论……”

“原来你到尹世明很有认识，一个平凡的小生意人怎会留心这种事？哼！又是一个皮肉生得贱的人，给我打！”挨了七八拳，杨柳青躺下了，景况比周二更惨，周二毕竟是练了内外功的人，禁受得起打击。

“你要是不招，我要将你十个指头逐一砍下来。”主事的怪人揪住杨柳青的辫子往上拖。“说！你是不是尹世明的接头人？”

“皇天在下……”杨柳青声嘶力竭地号叫。

“把他的手按在桌上，砍一个指头问一句。”主事的怪人冷笑看下令。

两个怪人挟住杨柳青推至桌旁，第三名怪人将它的右手按在桌面，拔出系在背上的单刀准备。“现在，我再问你。”主事怪人在桌旁奸笑着说：“尹世明目前躲在什么地方……”话未完。

门外再次传来弹指的信号声。三怪人丢下杨柳青，闪至一旁戒备。

主事的怪人本能地握住插在腰带上的长剑，四个人的目光皆注视看虚掩的大门。兀地，陌生的语音打破了四周的沉寂：“我尹世明就藏身在此地。你们找我有何贵干？”四怪人大吃一惊。火速循声转身。

小屋仅有一间小房，一房一厅小得可怜，连厨房也没有，周二从不在家中进餐。

小房没有房门，仅用一条青布门帘隔开房与厅。房门的门帘前，站着一个穿深灰色短袄，青布蒙面的人，腰带上悬了一柄尺八判官笔，一双怪眼精光四射。

“好高明的轻功。”主事怪人冷冷地说：“阁下神不知鬼不觉出现在咱们身后不足两丈，而咱们却没听到任何声息，显然咱们投照面就栽了。阁下，你不是尹世明。”

“真的？”蒙面人半真半假反问。

“阁下的身材，比尹世明矮半尺。”

“是这么高吗？”蒙面人声调不变，随看语音，身躯徐徐缩小，变矮。这一来，衣裤就显得又宽又长了，令人感到十分好笑。

四个怪人笑不出来，因为这是已臻化境的缩骨功奇学，既不用运气行功，也不需事前准备。

缩矮了两尺左右，接着转而膨胀，片刻间，不但恢复原状，而且继续长高，高了一尺才停止。能缩骨，内功火候够的人不难办到；能长高，可就匪夷所思了。

四个怪人的眼神，暴露出心中的恐惧。

“你们是多罗贝勒身边的人。”蒙面人的身材恢复原状，语气渐冷：“你们的消息很灵通，灵通得令人心中稟稟。可惜，你们操之过急，也估计错误，以为闹江鲨受到警告之后，我尹世明必定认为已经安全了，必定前来找闹江鲨接头。闹江鲨醉倒在望江楼，我尹世明必定来找闹江鲨的死党周二安排一切。所以，你们迫不及待赶来了。”

“你阁下不是尹世明，尹世明八辈子也没使用过判官笔，他的金背宝刀是天下十大名刀之一。”

怪人冷静下来了：“那么，你是尹世明的接头人了。事实证明咱们的估计完全正确，你们逃不出咱们布下的天罗地网。”

“真的？”

“你心中明白是真的。阁下。叫尹世明出来自首吧：前往投奔吴三桂是死路一条。”

再说，你们志在反清复明，而吴三桂已在衡州沐猴而冠自封大周皇帝。它是前朝的国贼汉奸，你们去投奔他，他会要你们吗？”

“我们的事，不劳过问，现在，你我之间。只有一个办法了断，汉满不

两立，必须有一方肝脑涂地。”

怪人手一动，剑出鞘龙吟隐隐，同时发出一声短啸。

“不必寄望外面的四个人了，他们都死啦！”蒙面人说：“你总不会认为在下是一个人来的吧？”

“既然咱们估计正确，来的人当然也不止八个。”怪人镇定地说：“只要捉住你们一个人，咱们就成功了。一个活口，就可以追出许许多多的人。你，就是活口。”

“你们四个人还不配说这种大话……疑……”

门外传来一声吃喝。然后是罡风怒号。兵刃交击声惊心动魄。

蒙面人不再从容，拔出判官笔。

四个怪人哈哈狂笑，两刀两剑堵住了厅门，刀剑森森成林，等候蒙面人冲出。

一枝尺八长的判官笔，想同时从两刀两剑并列的阵势中冲出，那与自杀并无多少不同。功臻化境的人在空旷的地方游斗，两刀两剑的威胁算不了什么。但在像小屋客厅这种窄小地方，凶险程度增大了十倍。

四个怪人的胆气，因支援的人赶到两倍增，出的阵势也明白地表示出敢斗敢拚命的决心。蒙面人必须冲出去。厅门是唯一的出口。判官笔向前一指，即将行致命的冲击。

桌上的油灯，就在双方即将接触的刹那间突然熄灭。同一瞬间，门外传来一声惨叫。

厅中黑得伸手不见五指，突然黑影贴地窜出，堵住厅门的四个怪人首先传出厉叫，有一个人倒了，窜走的黑影也到达，判官笔斜挥，击中一个怪人的胫骨，从空隙中穿越，窜出门外鹜尔失踪。

四个怪人倒了两个，另两个惊骇地退出，一个大叫：“主犯逃出了……”

外面巷子里本来有人恶斗，在叫声中人影四分，一阵追逐，片刻间人影四散。地下，留下了三具尸体，一具是敌方留下的，是一个五短身材、年约四十上下的中年人，死后仍紧紧地握着一把尺八青钢匕首。

02

桌上点起一枝大烛，原来的油灯因倒翻而不能使用了。七个怪人以一个佩盘龙护手金钩的人为首，仔细察看在屋内被击伤约两个同伴。

一适是被飞钱击中了右肩，一枚康熙通宝切断了右肩关节的大筋，其准确的程度令人心中发毛，从骨缝中楔入分毫不差。一个是被钝器击断了右胫，两根骨头全断，皮开肉绽废走了，看创口便知是判官笔所击中的。

“那自称是尹世明的混帐东西，足一笔擎天骆威。”佩盘龙金钩的怪人咬牙说：“尹世明的结义四兄弟之一，隐身开封的江湖浪人。他甚历时候练成了飞钱绝技，江湖道中还没听人提起过。现在，咱们已证实了那群漏网之鱼，已经到达本地，必须集中全力搜出他们来，绝对不能让他们逃过江去投奔吴逆。”

“禀长上，属下认为，一笔擎天这么早就来了，地那些叛党必定在沙市

附近潜伏候机，何不出动兵勇民壮，来一次犁田式的澈底封锁搜索？”一名怪人提出建议。

“没有用。”怪人摇头拒绝：“而且，他们不会笨得就在附近潜伏。再说，共勇民壮大半同情叛逆，靠不住。这里还得派人监视，咱们回去再商量。”

“长上，这两个人……”原先那位佩剑的主事怪人指周二和杨柳青。

周二躺在壁下，口角仍在溢血，发出微弱的呻吟，像是只剩下半条命。

杨柳青更惨，躺在桌脚下脸色泛灰，口中溢血，已陷入昏迷境界，大概内脏被打得离了位走了样，内脏出血可是十分严重的创伤。

“不必管，闹江鲨会来善后的。”佩金钩的怪人说完，举步向外走。

闹江鲨是半个时辰后，带了三个伙计赶到的，脸上并没有醉倒的痕迹，醉倒望江楼的事显然可疑。他们带来了救治内伤的丹药，杨柳青也沾了光。

“城门失火，殃及池鱼。”气息奄奄的杨柳青清醒之后，说起话来有气无力：“胡大爷，这些人怎么如此残暴？他们随随便便就可以主宰别人的生死吗？”

“老弟，不要发牢骚，认了。”闹江鲨好意劝解：“巡防营的，就可以主宰别人的生死，他们的权威是无上的。是非只为多开口，烦恼皆因强出头，老弟你……”

“我既没强出头，也没多开口。另世明造反的事，榜文士写得明明白白……”“老弟，问题是你恰好在这节骨眼上冲了他们。”闹江鲨拍拍它的肩膀：“这是命，白虎星照命，只好自认倒楣。幸好还留得命在，你还算不幸中的大幸，祖上有德，所以能保住老命。李勇，你扶杨老弟回家养伤。”

李勇是个魁梧的大汉，连扶带拖把他送回家。

同一期间。城内警卫森严、地方人士称之为阎王般的巡防营会议室。负责肃奸缉逆的首脑们澈夜忙碌，一组组人手陆续派出。

杨柳青养了三天伤，码头上吃水饭的一些酒肉朋友，不时前来探望他，他被巡防营秘探上别的事，传遍了沙市。好在他年轻力壮底子硬朗，四天便可到各处走动了，气色也渐渐复原，依然是一条生龙活虎汉子。

这天，他接了一笔生意：当阳县一家商号约廿担日用百货。按行程，来回需时十天左右。为了逃避可能重临的灾祸，他急于离开一段时日。卷入叛逆案可不是好玩的事，他已经吃过苦头，再遭波及必定老命难保，幸运之神不可能一而再照顾他的。

带了两名伙计：孙一青、李二郎。一早将货物捆扎妥当，立即发航。

货主不在船上，仍留在荆州买办。

大江一段可以扬帆，他这艘小船可载三十石，廿担货胜任愉快。午后不久，进入两江口（沮口）。

船溯沮河上航，前十里仍可使用风帆，以后便得靠莽与桨行驶了。一天走不了四十里。第五天近午时分。到达麦城南面十里的老鳌湾。这一带两岸丘陵起伏，林深草茂。

村落稀少。河旁的小径很少看到行人。

湾长六里，水流不算湍急，但水深已超过一莽，只能改用长桨。三枝桨前二后一。

杨柳青在后艄控舵桨，这一带水面他相当熟悉，走这条水路他并不是第一遭。

河面宽度不过卅丈左右，两岸的景物清晰在目。船破水上航，平稳地

疾驶。

“杨老大。”控前桨的孙一青一面划桨，一面扭头大声讯：“前面就是麦城，今晚就在麦城过夜好了。”

“也好。”他也大声答：“不过，明天得辛苦些，一定要赶到县城。”

“老天爷！那怎能赶得到？六十里上水，而且麦城两江口以上一段，水浅而湍急……”

“那就不能在麦城过夜。”他笑笑：“你知道吗？麦城这两年很不平静，荆山那群好汉，利用竹筏沿漳河下放，第一站就是麦城，碰上了老命难保。”

“哎呀！竹筏……”李二郎惊呼：“莫非说曹操曹操就到？你看！他们有家伙。”

一条竹筏在上流里余湾流折向处冲出，有四枝桨，轻快地顺水顺流飞驰。筏上有七个人，除了四名桨手之外，另外三个人皆穿了青紧身，佩了刀剑。

“有一个是女的，手上好像有弓。”孙一青划桨的手慢下夹了。

“是弹弓。”他剑眉深锁：“北地武林朋友的玩意，不是射箭的弓。两位，有点不妙。”

“荆山那一伙？”孙一青语气变了。

“巡防营的密谍。”

“什么？杨老大，别开玩笑，他们会走这么远？”

“信不信由你。我猜，他们是从荆山那伙人那儿来的，同那些强盗查问逆犯的下落。”

“这……那该与咱们无关。”

“很难说。瞧！他们打出要船往右岸靠的手式了。”

“那……”

“除了遵命之外，别无他途。”他沉着地说，长桨斜推，船转向冲向右岸河湾的底部。

船靠上河岸，竹筏也到了。两位中年人跳上船，一佩刀一佩剑。

“叹：是你？”佩剑的人看清了后船的杨柳青，冷电四射的鹰目冷电更盛：“看来，你可能真的涉嫌。”

杨柳青心中叫苦。他对那双凶光暴射的怪眼记忆犹新，半点不暇，这家伙正是那天晚上，要砍他的手指逼供的怪人，那晚虽看不见这人的面貌，但那双令人作恶梦的怪眼他太熟悉了，一见难忘。

似乎。腹、肋被痛打的地方隐隐作痛了。“你……你们……”他期期艾艾语不成声。

“该死的混帐东西，你不是周二的邻居杨柳青吗？”中年人以为他没看出自己的身份：“那天晚上，我就料定你通逆，现在你又出现在逆犯可能逃匿的地段内，你还有什么好说？人一定藏在船上。给我搜！”

又上来了两个人，女的也握看弹弓土来了。这位女英雄很美，年约二十出头，成熟女人的风韵十分撩人，劲装把浑身诱人的曲线暴露无遗，显得更动人更夸张，瓜子面广透出精明俏丽的神采，那双水汪汪似乎会说话的大眼活得很。那小蛮腰旁的盛弹子革囊重甸甸地。里面盛的恐怕不是泥弹。必定是可怕的金属弹丸。

船小，小舱内盛了货物担。空间更显得狭窄，上只能爬进舱睡在货物上。在外面一眼便可看清所有的空间。

中年人一口咬定里面必定有底舱，喝令把货担一一搬上岸。最后，不但不见有人藏匿，连老鼠也搜不出半只来。最后，货物重新搬上船，将船押往麦城。

杨柳青三个人不住苦苦哀求放行。但那些人天生的铁石心肠。连血都是冷的，以几记耳光和拳打脚踢作为答覆，一口咬定他们涉嫌通逆，需进一步追查，毫无通融余地。

富阳与荆门州一带，一度曾经陷入叛军手中，目前仍是戒严区，一旦通逆的罪名落实，死路一条。

只要被巡防营的谍探指称通逆的人，地方官便静若寒蝉不敢过问，管辖权便无条件转移给军方。即使地方官明知被捕的人是冤枉的，也不敢提出任何异议或反证，事实上从来就没有任何一位地方官，敢和代表旗人权威的军方抗争。

他三人设籍荆州府江陵县，而远在二百里外的荆门州当阳县被捕，就算他们有一百万个清白无辜的理由，也没有人敢冒大不违替他们申冤。

麦城，目前只是沮河、漳河会合处的一座小小的荒村，已非昔时风貌。当年关公失荆州走麦城的遗迹，已无处可寻，三四十户人家，倒有一半是空屋空户。有些人家早已人丁断绝手有些人家逃到天涯海角再也没有回来。数十年兵连祸结。十室九空的惨况随处可见。

人丁太多了，生之者寡食之者众，就会有战争。战争是残酷的，是大自然的反淘汰；健壮的、优秀的、有用的人，都在战争中倒下去，留下的却是听天由命的老弱、痴愚、怕死鬼。在百万兵马的惨烈厮杀中，能幸存下来的优秀人才并不多。这与大自然禽兽的弱肉强食淘汰律完全不同，禽兽只有最强、最优秀的才能留下来。

麦城这小荒村，到处可见到一大群小孩，和大腹便便的女人，强壮聪明的年青人却很少见到。这是战乱后的大自然奇妙的现象；人死得大多了，女人的生殖率必定会直线上升。

巡防营在这里设有一处秘站，由密谋们主持，共有廿余名之多，全是健壮彪悍的男人，和刚健而又美丽婀娜的女人。村里那些脸有菜色的村民，见了这些人有如见了鬼，谁还敢出头管这些人的闲事？看到这些人押回俘虏，除了暗中叹息之外，皆避得远远地，唯恐惹祸上身。

秘站设在两栋稍像样的大宅内，一栋土瓦屋的后进作为囚房。

杨柳青三个人被送入临时囚房，方发觉还有比他们更倒楣的人。先来约五个倒楣鬼浑身污秽，脏衣裤可看到乾了的变色血迹，有两个已气息奄奄，显然都曾经受过酷刑，进来大概有三四天了。

“我们完了，杨老大。”孙一青在壁角坐下绝望地说：“没料到咱们会栽在这里。”“我们该反抗的。”李二郎用拳锤打看掌心：“死，也要死得英雄些。”

“小心。”杨柳青指指紧闭的肩外，意思是外面的看守耳朵尖得很，不能胡说八道：“未至绝望关头，不能绝望。我想，希望未绝。”

“还有什么希望？”孙一青眼中燃起兴奋的光芒，对这位年轻而精明强悍老大，一向佩服得五体投地，老大说有希望，那一定的确有希望。

“有钱可使鬼推磨；钱可以买命。”杨柳青镇静地说：“我在后院埋藏了一批值钱的首饰金珠。”

“老……老弟。”壁橱下一位脸色发青的中年人说：“他们不要钱，他们

的钱来得太容易了。他们要人，要他们所要的人。”

“他们的办事宗旨……”另一位难友接口，这人的右手五个指头血肉模糊，正发出恶臭：“宁可错杀一千，不可轻纵一人。老弟，认命吧。”

“村西河岸的小丘旁，已经埋了五位仁兄。”第三位难友有气无力地说，脸部红肿左目已经失明。

“他们没有什么可招的。只好胡招，因而前言不对后语，终于熬不住酷刑，含恨九泉。所以招了还是死，不招也许可以多熬三两天。”

“熬不得，老兄。”杨柳青笑笑：“像你老兄这样熬，生不如死。”

申牌初正之间，秘站约主脑人物从当阳方向返回。

囚房门开处，进来了两名佩刀大汉，先察看八个囚犯的情形，然后将杨柳青带出。

经过天井，他看到那位持用弹弓的美丽少妇，正和一位相貌颇为英俊的佩剑人有说有笑：当然少妇手中没有弓。

堂屋的八仙桌上首，坐着一位相貌威猛的中年人。那位一而再与他为难的鹰目佩剑中年人坐在右首。左首是一位文调调穿窄袖青袍、有点书生味道的年青人，手中有一把附有珠坠流苏扇墜的摺扇。两侧，共有六名大汉，分别排坐在良凳上。

将他带来约两个人，将他向堂下一推，然后在左右抱肘分立，随时准备动手对付他。

“你叫杨柳青。”上首的中年人倒也和气：“多方查证。你的确涉嫌偷运逆犯。看你的神色倒是相当镇静，好像不在乎似的。”

“小的本来是个浪汉，说不在乎是假。”他语气中百不激动，“说实话，小的毫无所知。”

他的镇定态度。颇令所有的人感到意外。凡是落在巡防营的人手中的嫌犯，没有不哀求叩头呼冤的。

“你毫无所知？你知道不实供的结果吗？”中年人的语气仍然温和，但充满了令人胆落的凶兆。

“小的知道，上次小的就几乎丢掉一个手指头。”

“知道就好。从实招吧，尹世明那群人目下逃匿在何处？我在听。”

“小的不知道，但小的可以替大爷打听。”他的态度出奇地恭顺，近乎讨好：“小约有三项条件，也许可以改变爷们对小可的看法。”

“哦：三项条件？说说看？”

“其一，小的双肩担一口，自己拥有船只，钱赚了不少，后院里埋藏有一批大乱期间获得的金珠。其二，小的对荆州方圆五百里内的人事地物相当熟悉，足以替爷们效劳。

其三，小的颇有勇力，供爷们跑腿甚至摇旗呐喊，不敢说胜任愉快，至少还不至于滥竽充数。因此，小的认为，爷们与其杀掉一个其实并未涉嫌的好顺民，不如牧用一个可派用场的线民。”

“唔！你好像心中早就打定主意了。”

“不瞒大爷说，不算早。”他欠身说：“识时务者为俊杰；又道是好死不如恶活。”

“这斯口才不错，好像曾经念过书。”有点书生味的人笑笑说：“你识时务吗？”

“小的必须识时务，不然就活不到今天。”他毫不脸红地说：“兵荒马乱，

乱世人命不值半文钱。荆州曾经出了不少英雄，但今天英雄何在？都死了。”

“唔！你看得很透彻，难怪你拥有自己的小小局面。”上首的中年人笑笑：“你说你对附近熟悉，荆山那群匪徒你知道多少？”

“知道得不多，但也不少。山里面有三股强盗，其中飞天狼万山重是从四川过来的。

最强的一股，匪首是混世魔王霍大方。最机警行动最快的一役，匪首是紫金梁梁彪。当阳和荆门州，正是紫金梁的势力范围。”

“唔！很好。你说你颇有勇力。”

“武艺也不差。”

“善用什么兵器？”

“齐眉棍。单刀。最基本的功夫。”

“本座要考考你。”

“小的不敢放肆。”

“假使你真有些本领，本座会考虑录用你。”中年人离座举手一挥：“到外面去。

你必须尽量施展，不然就失去机会了。”

门外有一处广约两亩的晒谷场。四周有几个村民和顽童，站得远远地躲在屋角巷口，向这附近漠然冷视。

出来了十二个人，中年人向一位留了鼠须的大汉挥手示意，说：“商金堂，你考量考量他的拳脚。”

“属下遵命。”商金堂应诺着，开始解兵刃交与同伴。

“不要下手太重。”

“属下自有分寸。”商金堂向外走，抱肘一站，傲然向杨柳青点头叫：“来，上，让我看看你有多少斤两。”

杨柳青一面盘起辫子，一面走向下首。

“商爷请赐教。”他抱拳行礼，

“别客气，上啦！”

“小的放肆了。”他再次行礼。吸口气双掌一提，拉开马步。

商金堂淡淡一笑，仍然抱肘而立。仅身形半转，根本没将他看在眼里。

练了几年基本武功，打过几场狠架。甚至拚过几次命的人，既未练特殊的秘学，也没靠杀人放火过活。与人交起手来，就是武林高手眼中的所谓泼皮打法。杨柳青就是这种人，凭的就是皮粗肉厚禁受得起打击，仗天生的蛮力和敢闹敢拚的勇气，一上来就拳脚交加锐不可当，经验与技巧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要有打倒对方的气魄和力道。

杨柳青勇悍如狮，因猛地扑上，一双铁拳密如暴雨，在刹那间狂攻了十七八拳，踢出七八腿。

商金堂一双肉掌紧守住门户，用双盘手封架，上拨下拦快逾电闪，任凭对方如何攻击，皆在双掌的拂动中一一化解，手臂接触的声响急如骤雨，双脚不离原地三尺周径，不时乘虚反击一两掌，击在对方的肩。胸、跨上力道渐增，着肉时劲道一记比一记重。

狂乱闪动中，传出一声着肉的巨响。杨柳青斜冲出丈外，脚下一乱。显然，他挨了一词重的。

他年轻力壮，皮粗肉厚，挨几下算不了什么，事实上商金堂地无法击

中它的要害。

一声虎吼，他再次凶猛地前扑，再次展开狂风暴雨似的攻击，似乎比上一次更狂野一倍。

商金堂的神色不再轻松了，也不再取守势了，冷哼一声，接了几招也反击了五掌三拳，一阵纠缠，碰一声闷响，人影乍分。杨柳青斜摔出丈外。一滚而起，再一声怒叫，疯虎似的作第三次抢攻。

商金堂大概脸上有点挂不住，脸色一沉，左手突然施展绝技拘魂鬼爪中的挽月摘星怪招，身形半转切入，神乎其神地抓住了他的左上臂，右掌一拂，正中左肋。

“哎……”他怪叫，斜飞出丈外，碎然仆倒。

“我不信你还能爬起来。”商金堂拍拍手说。

他一跃而起，而不是爬起的，说明他的臂和肋并未受创，具有强大的韧性。

一声怪叫，他冲上再跃起扑击，全身收缩，双手招发猛虎扑羊。就在对方挥掌斜劈他手臂的刹那间，双脚折向凶猛地端向对方的胸膛，声势浑雄悍野绝伦。

商金堂比他高明得大多，搏斗的经验更相去远甚，掌一沉硬拍他的双脚。

“扑！”巨响传出。他侧翻腾手着地，再射出丈外，仆地即急翻而起，像是喝醉了酒，跟迹稳住身形，咬牙再次前冲。

商金堂也退了两步，怒火上冲，冷哼一声，右手半屈半伸向前一副，五个指头似乎涨大了一倍，要下重手了。

“够了。”为首的中年人及时沉喝。

有腥风发出的怪爪，距杨柳青的胸口不足五寸。而杨柳青的双手以金交剪式绞住了怪爪的手臂，但却挡不住怪爪的探入劲道。

“你玩过一次了。”商金堂冷冷地说，手一振，杨柳青的双手向下沉左右荡开。

“你不算全胜。”杨柳青退了两步说，满头大汗呼吸重浊，但勇气仍在。

“你过来。”中年人招手要他走近：“你的身手很不错，在练一般武技的人来说，可称得上佼佼出众。但在练有奇功绝学的人来说。你还不堪一击。”

“这……小的可以斗七八个人……”

“所以找说你很不错。由于你具有相当好的条件。我破例给你干一份好差事。”

“哦……小的……谢谢大爷……”他兴奋得结结巴巴，不住躬身抱拳行礼。

“本座是巡防营的潜龙队一级总管。姓单。”

“单总管，小的参见总管。”他用上了满人的参见礼，屈一膝一手沾地。

“很好。有件事本总管要告诉你，你说你后院里埋藏有一批金珠。”

“是的，不算多，大概可值五六百两银子，小的回去之后，立即挖出来奉献给总管……”

“不必了。”单总管举手阻止他往下说：“在本总管手下办事，在可能范围之内。”

可以在合情合理的范围内开辟财源，但得经过核准，不能胡作非为。本营的要求。是必须毫无异议地服从，全心力为朝廷效忠。从现在起。你就

在潜龙队当差，直接受商金堂指挥节制。”

“小的一定服从……”

“很好。你的饷银，目前是月饷纹银一百两。另有论功行赏的赏银，月饷比一般官兵高四倍，当然出生入死的危险也比一般官兵高几倍。”

“小的不怕危险。”

“我知道，你在荆州的局面，证明你是个有胆识有勇气的走私贩子中知名人物。你派你约两个弟兄。把货物送到当阳。你就留在此地。你对这一带熟悉，用得看你。现在，你回船去打点，妥当后立即回来报到。”

孙一青和李二郎立即被释放。三人回到河旁的小船，交代毕。他提了自己的简单行囊。向商金堂报到。这时，天色已晚，但心惊胆跳的孙一青和李二郎，不敢在麦城逗留，连夜冒险将船驶走了。

一连两天。他总算弄清了自己的处境。商金堂很看得起他，他那天的表现的确不坏，因此将一般的状况告诉他，工作的概略情形也让他了解。他颇感吃惊，原来巡防营对他的调查，资料之正确大出他意料之外。甚至最近一年来他所接的买贾和行踪，巨细无遗皆存在于档案中。

荆州附近的武林人物，与及混字号的牛鬼蛇神。一举一动皆难逃巡防营的耳目。

单总管的大名是定南，百分之百的汉人。这次来麦城建立秘站约廿余人中，没有一个是旗人。有一半是江湖上颇有名气的武林高手，具有奇技异能的知名人物。像具有他这种身手的人。地位低下未入流，仅供跑腿听候使唤，要想出人头地，得凭功劳表现才能有希望。

商金堂告诉他：尹世明一群逆犯，可能有廿人之多，分为两拨潜抵荆州，要偷渡到常德辰州沅州，投入吴三桂的叛军图谋东山再起，可能要劝告吴三桂反清复明，放弃大周的逆号，堂堂正正高举反清复明大旗；才能号召天下反清逆党望风景从。

大清皇朝不在乎吴三桂称帝，只怕吴三桂打起反清复明的旗号。

单总管说得不错：吴三桂只是冢中枯骨，不成气候。而天下各地反清复明的英雄豪杰人才辈出，此外彼起大有燎然之势，如果他们能和衷共济汇成洪流，必定天下大乱不可收拾。阻止尹世明偷渡，只许成功不许失败。

尹世明一群人在荆州偷渡失败，巡防营先发制人，及时断绝了尹世明所能获得的援助，目前已回头潜返荆门州，可能已遁入荆山山区，很可能要求山贼相助，改从宜昌附近偷渡。单总管这处秘站，是巡防营派出的五处秘站之一，负责拦截逆党，全力搜捕尹世明，设法封锁出路，争取与山贼约合作。那天晚上在周二家中，要砍他的手指逼供的人，姓刘，大名是坤。

十年前在大河两岸，提起三绝剑客刘坤，江湖朋友莫不掩耳而走。那时，这位剑客是武林九大剑客之一，一个坐地分赃的黑道大豪。后来，几个曾经受过他一再迫害勒索的江湖朋友，联手夜袭他的岷山望华山庄，山庄从此在人间消失，他三绝剑客也失了踪。

这天，派出的人来来去去，气氛显得相当紧张，信使益显得忙碌。从荆州来的信使皆从陆路往返，这些脚程惊人的信使比乘船要快得多。傍晚时分，他被召至前厅。

八仙桌点起两盏明灯，单总管面前，摊开一幅荆山地区的兵略要图。四周，除他之外还有三个人：商金堂、三绝剑客刘坤、弓迎春。弓迎春就是那位使用弹弓的美丽少妇，绰号叫凌云燕。

三绝剑客的身份地位，比商金堂高两级。

“杨柳青，你知道苦马坪这处地方吗？”单总管向他问，脸上神色肃穆。

“知道。”他点头：“沿漳河入山，到达洛阳山岔出一条小径东北行，进入野猪谷。

十余里出界首，北面就是苦马坪。那是混世魔王霍大方的活动区，走上几十里不见人烟，松林浓密，马匹通行困难。”

“混世魔王中途变卦。”单总管眼中冷电乍现：“竟然拒绝答覆咱们的要求。今晚五更初，你们携带三天的乾粮入山。到苦马坪埋伏，可能截住尹世明那群逆犯。据可靠的消息，混世魔王已和尹世明的人接头谈妥条件，借道给逆犯西行，走兴山归州过江。

发现他们之后，如敌势过强，立即派人回来传讯。如果他们人少，务必动手歼除。他们是分批走的，人少易于隐匿，如何相机行事，你们有权自行决定。总接应在洛阳山待机，咱们必须成功。”

乘夜出发，廿六个人几乎全部出动分头行事。

次日黄昏，四人到达苦马坪，整整走了一天，全程约在一百六十里左右。

这是群山深处的一连串山岭，小径一线，罕见人烟，林深草茂鸟兽成群。

他发现三绝剑客三个人，只知道洛阳山以南的道路，过了洛阳山，便一切靠他领路北行。难怪单总管肯录用他，原来他真可以派用场呢。

四人砍茅编枝，搭了两座矮小简陋的草棚住宿。

次日一早，三绝剑客在附近侦察，最后选定了埋伏守候的地方。原始山林中不能通行，往来的人必须沿羊肠小径而走。埋伏区距住处的里余，右面是陡坡，松林如海，左面是山溪，上下游都有洪水冲成的深潭。如果发现敌踪，让敌通过之后发出信号。住处的人出动拦截，便可前后包围。相当理想。

三绝剑客和商金堂在住处把守，他和凌云燕、弓迎春在埋伏区潜伏。

两人隐身在陡坡的松林中，可看到上面绕过山腹的小径，视界远及三里外。当然并不能完全看清道路，仅可隐约看出经路的概略景况而已。

看看到了已牌末。仍然不见人踪。

03

“杨柳青。”凌云燕毫不客气地直呼他的姓名，举水囊喝了一口水：“这条小径通向何处？不像是樵径。”

“经过荆山主峰。可到陕西。”他信口答：“是一条古道，沿途有山村，据说还有苗人。不是樵径，樵径要近村的地方才有。”

“你为甚历要参加我们？”凌云燕另起话题。

“为了活命。”他率直地答。

“为了活命，你就黑了心肝截杀反清复明志士？”

他是很聪明的，心中一震，扭头注视这位美丽的女伴。这女人真算得

美艳两字，黛绿色的勤装，把令男人血脉贲张的曲线显得更夸张，更突出。但他从那双本来可以勾魂摄魄的动人大眼中，看到了不祥的凶兆。

他像一头受惊的豹，突然侧跃丈外。

“你干什么？”凌云燕讶然问。

“你……你的话有鬼。”他沉声说：“不要过来。”

“疑！你……”凌云燕站起本来想接近他，闻声止步。

“你说反清复明志士，我没听错吧？”

“哦！原来为了这句话？”凌云燕恍然，似无心又似有意运出一小步。

“原来你也是逆党。”他警觉地退了两步。

“胡说八道，你多什么心？”

“我不信任你。”

“我不要你信任，而是要你服从。”凌云燕摆出主子面孔：“还不回来躲藏好，想惊动逆党吗？疑……”

他扭头撒腿狂奔，奔至小径向下飞逃。

凌云燕快速地取弓，熟练地扣上弹袋弦。

“我要去禀告商爷。”他一面狂奔一面叫。

“站住！”后面传来凌云燕极具权威性的吃喝。

他不但没站住，反而向前一冲，立即隐入路旁及腰的荆棘丛草中，像是突然消失了。

“拍”一声轻响，一颗银色弹丸贯入他仆倒处前面的一株大树，树干摇摇。

弹丸几乎是贴着他的辫顶掠过的，危机间不容发，从弹丸破空飞行的厉啸声估计，这一弹的劲道可怕极了，如果被击中……他的身躯，绝对没有树干坚硬。

“你藏不住的。”凌云燕一面说，一面向下探索接近。

仆倒处不见有人。由荆棘丛草的遗痕，可看出他是从左面爬走的，爬的技巧十分惊人。

凌云燕冷哼一声，循迹急搜。

有些矮树杂草高与肩齐，手中的弓不可能一直保持待发的状况。远出百十步，踪迹消失在水潭旁。

“唔：这斯潜水遁走了，看你能遁多远！”凌云巷恨恨地说，沿潭岸向下游急走。

远出二三十步，蓦地草丛中人影景起，快速如电，人影出现便已扑近。

“扑通……”水声如雷。水花飞溅。

“哎……”凌云燕的惊叫声在落水前传出。

将凌云燕扑入潭中的是杨柳青，他像得水的龙，抱住人全力向水下急潜，直下三丈仍向下急沉。

四丈，凌云燕喝饱了水，巨大的水底压力令人受不了，再下潜五尺便昏迷待毙。

他生长在大江，水性超尘拔俗，立即向上浮升，到了潭边将女人先住岸上推。

刚爬上潭岸。他怔住了。

三绝剑客和商金堂，背着手站在一旁。地下，躺着浑身是水，曲栈玲珑极为诱人的凌云燕。

这两位仁兄不是在下面宿处埋伏吗？怎么在此地出现。

“两位爷……”他惊慌失措。

“怎么一回事？”三绝剑客沉声问。

“她……她她……”他指看昏迷不醒的凌云燕：“她是逆……逆党……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回刘爷的话……”他镇定下来了，将所发生的变故一一道出。

“你把她先弄醒。”三绝剑客神色依然阴森迫人。

“小的遵命。”

由于下潜过速。因此凌云燕其实并未喝了多少水，是被强大的水压逼昏的。他将凌云燕压在跪下的一条腿上，上压下顶。片刻。水从腹内压出口腔。再把凌云燕喷火的恫体放平。口对口用真气引度术行人工呼吸。

不久，凌云燕已可自行呼吸了。

“唔！你救人的本事很不错，可是太香艳了。”三绝剑客脸上居然有了笑容。

“这是最有效的救溺术。”他有点脸红：“按古法，应该将人搁在牛背上拖动；可是这里没有牛。”

“很好，真的很有效。”

“刘爷，小的……”

“你怎碍啦？”

“弓姑娘醒来，将有另一番说辞。”他硬着头皮说：“她先前所说的话未传六耳，她如果否认，小的百口莫辩，这事……”

“她不会否认。”三绝剑客笑笑接口。

“这……”

“她是奉命试你的。”

“我的天！”他如释重负轻呼。

“你通过了一次考验。”三绝剑客伸手拍拍他的肩膀：“也证明你不但诚意为朝廷效忠，而且身手比咱们估计的要高明，凭机智击败了比你高明十倍的凌云燕，的确了不起。告诉你，这四五年来的，能逃过她发则必中流星追魂弹的人，屈指可数。”

“小……小的只顾看逃命……”

“事实你不但逃得性命，反而将她扑入水中弄昏了。好好照顾她，留意敌踪。”三绝剑客说完，偕同商金堂扬长而去。

他呼出一口凉气，暗叫侥幸。显然，这两位仁兄一直就跟在后面远远地监视看他，曾经目击经过。而凌云燕这美如天仙毒如蛇蝎的鬼女人，那一枚流星追魂弹的确志在要他的命呢…

凌云燕早已苏醒，躺在地上调和呼吸，一双大眼中有疲态，苦笑着说：“我凌云燕名列江湖四女杰之一，流星追魂弹百步内弹不虚发，轻功傲视武林，近身搏击无往而不利，没料到今天竟然栽在你

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混混手上。哼！你给我小心了。”

“我会在水里等你。”她笑笑：“你是个心狠手辣的阴险女人，我们不该走在一起。”

“现在已经走在一起了。”凌云燕不介意他的挖苦：“你不打算扶我起来吗？”

“你……你这般模样……”

“你没见过落水的女人？”

“可没见过你这种惹火的美丽女人。”他伸手将凌云燕扶起：“看来你我都没有衣衫好换，你真害人不浅。”

“我都不怕，你怕什么？怕我？”凌云燕恨恨地白了他一眼，有意无意地倚在他身上，不想自己站立，装模作样像是有点元气未复，弱不禁风，这才是真正的女人。

“你……我知道你可以站稳。不要勾引我。”他不老实，在那小蛮腰敏感的部位捏了一把：“你知道，像我这种血气方刚的浪人，是禁不起引诱的；尤其禁不起你这种美丽女人的引诱。”

凌云燕扭身突然抱住了他，脚一拨一勾。两人同时摔倒，把他压在下面。

“不要在这里埋没你。”凌云燕向他媚笑：“跟我进京。我在京中有朋友，以让你进旗，永远高人一等。”

“这个……人离乡贱，货离乡贵……”

“傻瓜！大丈夫四海为家，有钱有势，那里都是家。乡下人往城里跑；城里人往省里跑；省里人往京都跑：这是常规。你是见过场面的人，怎么说这种土话？”

“你……你是……”

“老实告诉你。我在旗，家父是王白旗参领，目前在乾清门行走。你看，我是天足。”

鹿皮小短靴往上一举，道学先生当然认为不雅观，但在孤男寡女来说，却是最动人的诱惑。尤其是劲装的黛绿色软绸裤管湿了水，那光景真够瞧的。

“好，我跟你进京。”他猛地翻转，把凌云燕反压在下面，猿臂一紧，施展出浪人的手段，吻住了那吹弹得破的香腮，一亲即放：“这么说来，你是事实上的指挥者。”

“不错，但只有单总管知道我的身份。”凌云燕粉颊飞红，情意绵绵地双手捧住他的脸：“你的先天秉赋非常非常的好，只要再经过名师的指点，你将成为最佳的勇士，我对你有强烈的信心。真的。到京都去吧！”

“我不是已经答应了吗？”他邪邪地笑，眼中有炽热的情欲火花：“你也回京？”

“我得过一段时日才回去。”

“哦！原来你在为某些人网罗人才。”

“可以这么说，要的是能绝对忠诚，而机警勇敢的人才，智勇双全一表人才的斗士。”

“我明白了，你在物色密谍人才。”

“你真聪明。”凌云燕主动地亲他，媚目中异彩流转：“天下尚未太平，各地都有秘密反抗的人，必须及早把他们清除净尽。星星之火，可以燎原；像吴逆三桂等三藩谋逆事件，如果能早日派密谍潜伏其中，怎会坐令西南半壁江山约百姓遭受涂炭？哦！不谈这些，亲我……”

杨柳青激情的眼神中，幻出另一种奇异的光华。

“我答应你。”他用火热的嘴唇亲吻那火热的粉颈：“我在京都等你，等你……”

这天晚间，他是睡在凌云燕的茅庐里的。

次日近午时分，上面小径出现了三个人影。不久，从枝叶映掩中，已

可看清是三个衣外加穿了掩心甲，佩了刀剑的魁梧大汉。

暗号发出了。

三大汉接近了两人埋伏的崖坡下，沿途有说有笑意气飞扬，粗豪的笑声惊走了见人不惊的小兽。

终于，到达两人潜伏虚的正下方，相距约四五丈。

“喂！你们一双男女挤在草窝里，青天白日，干什么好事不成？”为首的佩刀大汉止步向上叫。

按理，他俩匿伏的地方根本不可能被发现，即使走至切近地无法看到形影，这三位仁兄怎知树下的草丛中有人潜藏？又怎知是一男一女。

“出来吧！”第二名佩大创刀的大汉接口：“哈哈：难道你们仍然是光着身子的？未免有点那个吧？赤裸裸地很有趣是不是？”

两人再也躲不住啦！凌云燕是旗人，旗人对男女关系本来就不在乎。但入主中原之后，虽则严禁汉化，仍然难逃被汉人潜移默化的命运，对男女之防已大异往昔，沾染上一些汉族妇女的风尚习气，被人当面一说，凌云燕可就有点冒火啦！恼羞成怒，凤目中杀机怒涌。

“该出去了。”杨柳青苦笑：“他们早就知道咱们潜伏的事，恐怕咱们一到此地，便受到他们有效的监视，这两天咱们的一举一动，皆在他们的掌握之中。我和他们打交道，你……”

“我准备用弹弓对付他们。”凌云燕一面说，一面长身而起，弹入袋弓弦张，杀气腾腾：“你不能下去，危险！”

杨柳青只带了一把防身匕首，单总管根本就没有要他出面拚斗的打算，认为他只配跑腿传信，最多也只能摆个姿态充数。

“危险我也得下去，不然他们会拥上来的。”他站起向下走，脸上涌起笑意：“喂：诸位的消息果然灵通，难怪哪！这里是你们的地盘，在山头上派监视哨，任何人入山也逃不过你们的耳目。”

“小子，你说对了。”为首的大汉叫：“你们等了两天。太爷们也等得不耐烦啦！”

你不是主事人。走吧！把那位姑娘叫出来一起走，到下面与你们的主事人谈谈。”

下面崖根旁踏出三绝剑客和商金堂，没有人发觉他是如何来的，可能是信号发出，他们就动身了，里余路程片刻便可到达。

“你们也不是主事人。”三绝剑客阴阴一笑：“配与在下谈谈吗？”

“谈不谈悉从尊便。”为首大汉傲然地说：“敝寨主曾经说过，把话传到就行。”

“传什么话？阁下……”

“我，飞天豹石豹，一个巡山的头领。”大汉拍拍胸膛：“可以担当的小头领。敝寨主说，你们

没有诚意，所许约三千两银子也太少了。敝寨主尚未答覆。贵总领便迫不及待派人深入山区潜伏，可知你们倚仗实力，不论敝寨主答覆与否，皆志在必得……”

“这可不能怪我们。”三绝剑客抢着说：“一开始贵山生就采用敷衍手段虚与委蛇。

敝总领不得不防患于未然。不错，兹事体大，咱们志在必得。贵山主如果不肯合作，不消多久，大兵云集，势将扫清这条河水，贵山主为何不郑

重三思？”

“哈哈：阁下不必抬出大兵来唬人。”飞天豹怪笑：“咱们绿林好汉不吃你那一套。

此地不留爷，自有留爷处；荆山耽不住。咱们进九道梁；四川耽不住就进汉中。天下之大。何处不可容身？大兵一动，钱粮动不动就是百数十万两，能捉住多少强盗？三个？五个？别唬人了，阁下，别忘了你们的对手，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混世魔王。”

“贵山主是不是另有条件？”三绝剑客有意让步。

“敝寨主……”

“有何条件？”“在下没得到指示。只奉命转告你们，红票自己的实力不弱。他们有权自由去来，请诸位不必寄……”

“飞天豹，你回去转告贵山主。”三绝剑客客抢看说：“敝总领加七千两纹银，逆犯就擒，一万银子立即送交。这是最后条件，务请贵山主在明日午正之前答覆。”

“这……好，明日午正之前，在下前来回覆。告辞。”飞天豹抱拳一礼，领了两同伴取道上山，扬长而去。

等三山贼一走，商金堂苦笑：“刘兄，你许他一万两银子，回去如何向总管交代？”

“他们得不到一万两银子。”三绝剑客冷笑。

“这……”

“傻瓜，尹逆实力仍在，他会任由混世魔王摆布？保证会引起他们火拼，而且必定两败俱伤，你不明白吗？”

“商金堂。”凌云燕笑笑：“这就是你不能独当一面的原因所在，你就缺乏临机应变玩弄诈术的智慧。走吧，赶快把消息送走，我相信单总管早已集中人力以待了。”

“恐怕没有机会将消息送出了。”杨柳青正色说：“他们已布下了天罗地网。”

“你胡说些什么？”三绝剑客不悦地问：“扰乱军心，你……”

“刘爷，如果小的所料不差，飞天豹三个家伙是来探口风看情势的。”杨柳青沉看地说：“而且随时准备搏斗，防备咱们留下他们。这些强盗聪明得很，决不会相信咱们能给他们一万两银子。尹逆一群人在均州造反，可能掳了不少金珠宝玩，给混世魔王的买路钱，很可能有价值万金的金珠，混世魔王怎肯相信官方人士的保证？小的如果所料不差，尹逆一群人很可能经过此地奔宜昌。混世魔王如果不清除路上的障碍，怎能将尹逆送出境？”

“这……”三绝剑客意动。

“我相信杨柳青的判断。”凌云燕栗然说：“他们早就摸清我们的底细了。”

“不可能吧？”商金堂意似不信。

“快占地利准备搏斗，不然就来不及了。”杨柳青急急地说。

“不行，得赶快将消息送出……喂！”三绝剑客向北面的山头一指：“他们在打旗号：

“快上山崖自保。”杨柳青急叫，向上急抢。

三人也心中惴惴不安，不假思索地火速跟上。

崖顶其贸是山巅。怪石嶙峋仅有茅草生长，幸而山势峻陡，不宜大批

强盗追逐，易守难攻。

牛角号发出呜呜长鸣，三路悍贼纷向上抢，每一路约有廿人，全是穿了掩心短甲的彪形大汉，有些带了长枪长刀，有些甚至携有盾牌，那是大乱期间遗留下来的军品。

凌云燕有点心惊，人太多，握弓的手出现颤抖现象。

三绝剑客和商金堂，脸上也有惧容。

“弓姑娘，沉着些。”杨柳青伸手握住凌云燕的手臂，脸上有安详的微笑：“只要你能毙了他们几个人，他们便不敢贸然冲上来了，人毕竟是惜命的，强盗也不例外。近了，能稳下来吗？要对你的流星追魂弹有绝对的信心，我相信你有一双可靠的手。准备，好吗？”

凌云燕看到了他镇静的神情，看到了他无畏无惧的眼神，感到他那坚定有力的手，传来一阵令她振奋鼓舞的力量。

“论武功和阅历，你是我们四个人中最弱的一个。”凌云燕突然放下弓，一手抱住他激情地低语：“但在最危险的生死关头，你却是最可倚赖的人，柳青……柳青……我庆幸能有你在身边。哦！柳青……”

呐喊声大起，贼人们开始散开并上。

“不能感情脆弱，迎春。”他轻抚凌云燕的沾有泪水脸颊。亲匿地柔声低唤：“信任你的弓，信任我。好吗？”

凌云燕赫然一笑，转身重新举弓，一颗银弹纳入弹袋，凤目中煞气涌现。

三绝剑客拔剑出鞘，商金堂的狭锋刀映日生光。

一声娇叱，弓弦狂鸣，弹丸破空的厉啸撕裂看人心，银芒接二连三向下面涌上的人丛飞去。

“啊……”惨叫声惊心动魄，摔倒的人体骨碌碌向下急滚，压折了矮树丛草，也将下面跟来的人撞翻。在弦鸣与弹啸声中，片刻间由三面上攻的人，倒了七八名之多，弹不虚发，弹弹追魂，百步肉中者必死，霸道绝伦。

“女将军神弹！”杨柳青情不自禁大声欢呼。

满人男女皆隶旗籍，皆由朝廷供养。入关的前些年，女的仍是该旗的女战士。尤其是天潢贵胄的正黄、正白、镶黄三旗，早期女的同样有女戎服（骑装）。杨柳青称凌云燕为女将军，形容并不算过火。再倒了五六个之后，强盗们锐气全消，潮水似的往下面茂密的松林退，不敢再暴露在矮树丛草中。情势丕变，双方僵住了。

“今天如果弓姑娘不在，后果不堪设想。”三绝剑客犹有余悸地说。

“这得谢谢杨柳青。”凌云燕由衷地说：“要不是他能保持冷静，这时死的该是我们了。”

三绝剑客额首道：“不错，他的功劳最大。”

“小的不敢居功。”杨柳青不胜忧虑地说，危险过了他反而忧虑：“天一黑，弓姑娘的弹弓将失去威力。咱们的难题是：如何应付潮水般涌来的大群悍寇。”

“说得也是。”三绝剑客脸上的笑容消失了，竟而诚心地向杨柳青求教：

“老弟，依你之见，又待如何？”

“天黑之前突围，向人少一面突围，死中求生。”杨柳青的话铿锵有力：“时辰必须计算得恰到好处，脱围后天黑便易于脱身，谅他们也不敢穷追，追也追不上，单人独骑他们毫无机会。”

“对，入黑突围。”三绝剑客接纳杨柳青的意见：“咱们必须死中求生，四个人生死同命。”

强盗们也在等候天黑发起攻击，对流星追魂弹怀有强烈的恐惧和憎恨。

时间的把握极为重要，这方面对三绝剑客四个人有利，因为他们要在天黑之前发动，控制了主动权。

山上天黑得比平地要慢，但林下却比平地黑得早。三绝剑客掌握日落的短暂期间，突然向东南方向发动袭击，四个人全力施展轻功急冲而下，四五十步空间而且是下降。

速度自是十分惊人，似是眨眼即至。

凌云燕先以十颗弹丸开路，然后拔匕首疾冲。杨柳青紧随在后面，匕首幻发出与晚霞同色的暗红光芒。

“挡我者死”领先约三绝剑客怒吼，剑如狂龙夭矫，连劈两名悍寇，剑下绝情。

商金堂接着超越，狭锋刀涌起万丈波涛，人刀二体冲入刀山剑海中，凶狠的搏杀惊心动魄。

松树茂密。野草及肩。天色黑暗，交手时只有一刹那的制胜机会，武功高强经验丰富的人可操胜算。四个人已有默契。交互进攻悍勇如狮。片刻间使击倒七名悍寇，贯围而走，全力逃生。

凌云燕十分关心情人的安全，但与敌接触时，便无法兼顾自己生死以外的事了，等逃出重围，方发觉杨柳青赫然跟在身后。竟然毫不惊慌，也毫发无伤，不由心中一宽。

四人慌不择路，地无路可择。本能地向东南面的山脚急逃。狼狈万分。

连越三座山峰，已经远离苦马坪廿里以上。杨柳青凭记忆以山峰作指标，居然被他找到了小径。四人不敢停留，连夜向山下撤走。

野猪谷地势并不险恶，两山夹峙，中间是里余宽的斜坡，缓缓向下伸展，长满了及腰茅草。经常有成群的野猪在谷中各处觅食、追逐。繁殖。路旁的溪流。流动呜咽有声。

刚到达谷中段，走在最后的商金堂惊叫一声，扭身翻倒。

三绝剑客走在商金堂前面。这位老江湖比商金堂机警得多。一声怒叱。旋身、拔剑、出招，一气呵成，反应之快极为惊人。剑出如穿鱼，将超越商金堂冲上递刀的黑影刺了个胸穿背透。

同一瞬间，领路的杨柳青向侧仆倒，右脚后伸急勾，把骤不及防的凌云燕勾得扭身摔倒。

暗器破风声令人闻之头皮发麻，最少也有三枚大型暗器从他俩的背部上空一掠而过。

“不要移动！”杨柳青猛地贴地滚转，抱住想挺身而起的凌云燕压住。

衔尾而来的另三枚暗器呼啸着飞掠而过，是飞刀。

三绝剑客也伏下了，被刺倒的黑影躺在血泊中抽气。

右面三丈外，草丛中站起三个高大的黑影，有人发出刺耳的阴笑。

“死了一个，三比三。”发出阴笑的黑影，用带有鬼气的嗓音说。

“你们也死了一个。”三绝剑长身而起：“你们是混世魔王的贼伙：是谁用飞刀偷袭的？给我站出来！”

“哼 你是啥玩意？”一个黑影举步接近，说话似乎有点漏风走气。不易分辨正确的字音。

“是五比三。”压住凌云燕的杨柳青大叫：“左面的草丛躲有两个飞刀高手，其暗算咱们使用弹弓的人。”

“对，你们没有使用弹弓的机会了。”左面草丛中传出狼号似的怪叫。

如不站起，如何使用弹弓？站起必将受到飞刀的袭击，黑夜中避暗器极为危险，凌云燕真不敢站起来。

黑影已接近了三绝剑客，在丈外止步嘿嘿阴笑，黑袍飘飘，面目难办，真像个鬼。

三绝剑客横行江湖极为自负，放在群寇手中狠狠逃命，本来就憋了一肚子愤火...这时对方人少，再加上眼前这个黑影举步狂傲，更是火上添油，愤怒得像要爆炸啦！一声冷叱，进步挥剑进击，剑山涌处，剑气突发锐吟，绝招银河聚星出手，无数电虹破空急射，虚虚实实令人眼花。

“铮”一声巨响，黑影信手拔剑挥出，简简单单平平凡凡，就那么信手挥拂，三绝剑客的绝技应声瓦解。

“疑！”三绝剑客骇然惊叫，连人带剑被震飞八尺外。

“你是三绝剑客刘坤，浪得虚名的狗腿子。”黑影用那带有鬼气的嗓音说：“老夫要碎裂了你为世除害。”

剑术再神奇，如无精纯的内功劲力相辅，碰上内功劲道高人一等的行家，神奇的剑术依然毫无用处，剑一接触便被震得天昏地黑，如何拚搏？

三绝剑客是高手中的高手，剑术不但可称得上宗师，内功火候也相当精纯，不然剑上决不可能发出剑气。可是，今晚碰上了可怕的高手，威震武林的绝招竟然不堪一封，被震飘八尺外，整个古半身如受雷极，几乎脱手丢剑，相差太远太远了。

04

黑影如果进攻。那还了得？

黑影叱骂看逼进，要进攻了。

“你.....你是谁.....”三绝剑骇然避开正面。绕走暂避也找机会喘息。

“你看老夫是谁？”黑影反问，剑徐徐引出。星光下。剑身蒙珑幻出隐约的红芒，剑发出的奇异啸声。有如九地龙吟。

“雷霆一剑丘太冲.....”三绝剑客几乎像是叫号，浑身一震，寒流自尾阎沿脊上升。

人的名，树的影：当今天下三剑圣之一，雷霆一剑丘太冲，名头足以吓破一流高手的胆。

剑虹乍现，迎面冉冉点到，雷霆一剑发剑了。

三绝剑客浑身在冒冷汗，攻来的剑虹似乎并不太快，但气势磅礴石破天惊，其宝快极，已获寓快于慢的剑道神髓，威力非同小可，果然有雷霆的气势。

接不得，必须逃命。三绝剑客并不蠢，不愿用鸡蛋碰石头，惊恐地发招封架，同时向后暴退。“铮！”双剑接触，异鸣乍起。

流星飞溅向上下左右暴射，三绝剑客的剑身化为碎屑飞走了，身躯被

凶猛绝伦的震劲震得仰面摔倒。来一记狼狈已极的后滚翻。

这瞬间，隐幻红芒的剑尖排空而至。

“疑！……” 追袭的雷霆一剑突然惊叫，剑芒倏止，急速冲进的身形突然停顿。

三绝剑客命不该绝，天老爷保佑，抓住了千钧一发的机会，跃起撒腿狂奔。同伴不要了。千紧万紧，自己的性命要紧。

埋伏约两个黑影跃起，扑向凌云燕与杨柳青的伏倒处。追随雷霆一剑的两个黑影。

也超越雷霆一剑追赶三绝剑客，速度奇快。

“不许追！” 雷霆一剑急叫。

扑向凌云燕杨柳青约两个人扑了个空；草丛中没有人，仅可看到被压倒的茅草，和爬向三丈外溪流方向的遗痕。

追出的两个黑影稳下身形，一个扭头急问：“丘老，怎么不追？”

“老朽受……受了伤……” 雷霆一剑的语气不稳定。

“受伤？” 两黑影大惊。折回同声急问。

“一枚飞钱嵌在老朽的右肋骨缝中。” 雷霆一剑收剑用右手按在右肋下：“这恶贼竟然在老朽行功发出剑气，浑身坚逾金铜的境界中。以令人无法相信的神奇怪劲御使飞钱。无声无息地击破老朽的护体神功，太可怕了，追上去不啻往鬼关里闯。”

“这……可能吗？丘老。”

“替老朽起出飞钱上药，你们就知道是否可能了。有这恶贼在，咱们大事去矣！必须改变计划了。”

杨柳青是在雷霆一剑出剑攻击的时候，拖着凌云燕急急促走的，爬到溪旁滑入水中走了。

凌云燕看到三绝剑客被人一剑震出八尺外：看到三绝剑客游走示怯；听到三绝剑客发疯似的叫出雷霆一剑的名号。她曾经衔有秘密使命混迹江湖多年，当然知道雷霆一剑是何人物。她不但吓得浑身发冷，精神也快崩溃了。最后看到三绝剑客剑碎人被震翻，她吓了个胆裂魂飞，陷入神魂出窍境界而死，毕竟是令人恐怖的事，极不情愿的事，没有人真正能视死如归，她也不例外。

事实上，她是被杨柳青在她惊怖失神中，拖死狗似的拖走的，当时的情形她已没有多少印象留下来，直至被拖入湍急的溪流中，冷水一浸，她才如恶梦初醒，神智倏清。

她不谙水性，曾经吃过一次大亏，猛地一震，本能地想叫喊挣扎，却听到杨柳青稳定而轻松，令她感到振奋温暖的清晰语音：“迎春，你一叫，我们都大事不妙。除非你想当压寨夫人，不然还是不叫的好，因为我不想失去你。”

多美妙的声音：清凉的溪水也可爱多了。

伺机而动逃出天罗地网

杨柳青并不急于远走，贴看溪岸缓缓向下移动，水深及肩。他一手挽住凌云燕，一手抓住弓徐徐下漂。不久，他挽住凌云燕爬上溪岸，潜伏在草丛中，留意四周的动静。

“柳青，好像没听到动静。” 凌云燕悄悄地说。

“那些人走了，希望这附近没有强盗潜伏。” 杨柳青一面说，一面全神贯

注留意四周。

“走了？他们不追搜？”

“出动上万人，也搜不出什么来，何必搜？你还能走动吗？”

“当然能走。”

“那就好，咱们必须迅速回到洛阳山，天一亮，就走不了啦！”

“我听你的，柳青。”凌云燕畏入他怀中。粉颊紧贴在他壮实的胸膛上，情意绵绵地低语。这时，女老虎变成了娇怯柔顺的女人。

“那就走，小心脚下，跟我来。”他将弓递回给凌云燕：“容易走的地方恐怕有埋伏，只好辛苦些。”

“有你在，我不怕。哦！柳背，柳青……”

目前可不是情切切意绵绵的时候。杨柳青扶起这浑身冰淋淋的娇娃。领先便走。

不能沿溪流走，溪流所经的地方穿崖贯壁。人畜难越。因此必须攀山越岭而行。午夜一周，他俩迷失在丛山之中，也到了狼狈万分难以举步境地了。

“不能再乱闯了。”杨柳青在一处山脊上步：“再走下去可就精疲力尽倒下啦！先歇息再说。”

“快到洛阳山了吧？”凌云燕丢了弓就坐下了，似乎全身都松垮啦！

“不知道。”他坐下苦笑。

“你不知道？”凌云燕本能地露出主子面孔：“你是向导……”

“不错，我是向导，向导并不保证被人追杀之后，逃入乱山仍可知道身在何处。”他的语气也流露出不满：“黑夜中除了山仍是山，林深草茂视力有限，怎知身在何处？别忘了，我是荆州人，可没在这里做过强盗。”

“你……你误事……”

“我只能保证方向大致是对的，事实不可能认定一处方向走。可惜我不是鸟，鸟可以一直向南飞出山区，人绝对不可能。”他挺身坐起：“我误事：这句话，你该向三绝剑客说。我已经尽了超过我本份所须尽的力，你的指责我无法接受。好吧，走，我负责带你到洛阳山。”

凌云燕终于冷静下来了，冷静才能看清自己的处境。

“柳青……”凌云燕怯怯地说：“我……我心里烦，又惊又急，说错了话怪错了你，你……你难道就不能对我温柔些吗？”

“我怎敢不对你温柔？问题是：我得时时刻刻提醒自己，别忘了自己的身份地位。

主子易为，奴隶难当：天知道你什么时候才学会平等对待他人。”他冷淡地瞥了凌云燕一眼。

他在心里说：在情欲中你也不需要温柔。

凌云燕沉默了，久久方发出一声叹息，是无奈，抑或是幽怨？也许两者都不是，刚强的女人，有时也会无端地叹息，可能是感到自尊心受到伤害，不得不压抑自己的冲动吧！

“你不打算走吗？”他加上一句。

“好，走。”凌云燕缓缓站起，赌气似的说。

在这些出生入死的亡命来说，生命似蜉蝣，今天出去，晚上不知道能否活着回来。

情欲的冲动是炽烈的、偶发的、本能的。没有过去，也没有将来。情

绪一冷下来，没有什么可以留下；即或偶然爆发一两星火花，旋即熄灭烟消云散。谁要是认了真，那就是烦恼的开始，灾祸的起源，进入世俗纷扰的境界。要不，那就是某一方另有目的；或者双方都动了真情，内心深处涌起了波澜，是祸是福谁也不敢逆料。

这两个男女，各有各的目的和烦恼，情欲并不能令他们拉近距离，地无法把他们的心连结在一起。终于，被他们发现了一条几乎难以辨认的小径。杨柳青停下来估计方向，决定向东行。

走了三匹里，小径逐渐指南面的连绵起伏山岭。

“我真需要歇息了。”凌云燕在后面说：“天快亮了吧？柳青。”

“大约是匹更正。”他止步转身：“我们的方向是正确的，天亮我一定可以找得到洛阳山。躺下来你就会睡看了，身上汗和水会让你感受风寒的侵袭，坐下来吧。千万不要睡看了。”

“你……你还是关心我的。”凌云燕放下弓坐下，声调幽幽地。

“至少，我们目下是患难相共。”他在一旁坐下：“我似乎有不祥的预感。”

“什么不祥预感？”凌云燕讶然问。

“洛阳山总策应的地方，恐怕也受到无情的袭击，单总管那些人。可能有许多看不到明晨的旭日上升。”

“马桥一路人马该在昨天赶到洛阳山会合，单总管总策应共有四十余位高手，实力极为强大，不会有事的。”

“但愿如此。”

辰牌正，他们到了洛阳山，山西麓总策应所在地的三家村中，静悄悄鬼影俱无，到处可看到打闹所留下的遗痕，血腥仍在空间里流动。

午后不久，他们回到麦城。

单总管是凌晨返回的，有一半人被夜袭的强盗所杀死，另有三分之一的人受伤。马桥是五秘站中西面的一站。总管多臂猿江天禄，原来奉命率领廿余名手下。赶到洛阳山会合单总管。候机策应入山约密探，没料到仍挡不住群寇的夜袭，也伤亡过半。

告急信便已经派出，要求其他三秘站赶来支援。

单总管看到凌云燕平安归来，心头一块大石落地。

还有一些人尚未返回，包括三绝剑客在内。单总管召回派在各附近村镇潜伏的人。

留下伤者交给镇民照料，立即动身前往山区边缘，接应和搜救走失与尚未撤回的人。

距洛阳山约十余里，已是晚霞满天夕阳西下。

分头寻觅的结果，救回了两个受伤的人。另一处暗桩的四个人，也在天黑之前撤回。

三绝剑客仍无下落。这位老江湖可能凶多吉少。

单总管与另一马桥秘站总管多臂猿江天禄，并不相信凌云燕所说遇上雷霆一剑的话。

必定是黑夜中弄错了。雷霆一剑既不是强盗，也不曾参加逆党造反，而是武林中声誉极隆的名宿，家在淮安有家有业，怎会在荆山出现，与强盗和逆犯为伍？

两位总管并不在乎雷霆一剑，人多势众何所惧哉？只怕大批盗群围攻。盗群不会逗留过久。目前恐怕早已逃入群山深处的山寨去了。

盗群反脸大举袭击，已可料定尹世明一群逆犯，必定要从此地西走宜昌偷渡。

他们等候大援到达，同时加强封锁，等大援一到，便大举入山强行搜索，肃清盗群。

次日黎明前，派出的搜索小组群已分别到达指定地区。负责坐镇的是单总管。

多臂猿江天禄的地位，与单总管相差不多，带了三名亲信，以及凌云燕杨柳青，六个人走西面一路，搜查那一带的山区，那是西走宜昌的必经要道。

天一亮就开始搜查经路上第一座小村落。多臂猿找到村正保甲，逐家搜索询问近日的所见所闻。

搜完两座村落，三座山谷，已经是近午时分。六个人不死心，沿绕由约小径西行，要搜完第三座村落之后，再午膳小作休息。

第三座村落叫草桥村，只有十四户人家。村口有一座横跨小溪的木桥，冬天在桥面铺草，以免行走时失足打滑，所以叫草桥。名义上有十四户人家，却有四户是空户。

草桥村没有什么好查的，全是种由约贫农户，人丁也少，壮丁为数有限，生活苦不足为奇。村正领着他们挨户搜查，查不出任何可疑事物，更没有陌生人寄居。据村民们说，半月来根本不曾见过生人在附近出没。

在村正家中用膳毕，多臂猿宣布歇息半个时辰，然后到村后的两座小山搜踪觅迹。

这位精明干练的暗器名宿，是个寻踪觅迹的行家，认为逆犯们如果要经过这附近，必须先派人探道，人不必入村，地势允许人从山上绕过，不可能不留下痕迹。

多臂猿年约半百，手长脚长身材乾瘦，像貌丑陋神色阴森，真像一个猿猴。单总管曾经关照过，要多臂猿特别照料凌云燕，因此当凌云燕表示要和杨柳背到村中走走时，多臂猿便派了一位叫宫六郎的人跟在后面照料。但凌云燕大为不耐，不许宫六郎跟在后面，以免妨碍她与杨柳青的谈话。

这半天，杨柳青很少说话。

接近村口。看到两个七八岁的女童在草桥上玩耍。水深约三尺。对七八岁的女童来说，仍然是相当危险的事，因此两人不约而同，并肩向桥头走去。

“柳青，我知道你对前天晚上我说的话，心存芥蒂。”凌云燕满怀幽怨地说：“你不理我了？”

“我怎么敢？”她笑笑：“你用不着多心。”

“柳青，不要说这种话好不好？”凌云燕的语气中有企求：“我知道我错了，我不是一个不知道感恩的人。”

“错的是我。”他呼出一口长气：“我打错了主意，转错了念头。”

“你……你的意思……”

“那是我的事。”他踏上桥，扭头回望。

宫六郎站在村口的大树下。远远地跟踪。

“喂！小妹妹，不要爬桥栏。”凌云燕含笑唤住要爬桥栏的女童。

“我不怕。”女童向两人做鬼脸。

“会掉下去。危险。”

“我会游水。”女童神气地说。

“乖，不要逞强。”凌云燕和气地说：“哦！小妹妹，我问你，前天……不，大前天，有几个在你们村子里经过，对不对？”

“不对。”另一位女童道：“是从村后面的山上经过，我亲眼看到的。两个男的，两个女的，是昨天不是前天。”

“哦！还有女的？”凌云燕大喜过望：“说说看。他们身上是不是带了刀？”

“这……看不清楚。”

“还有谁看见了？”

“不知道，我一个人在树上摘桃子吃，看到了。”

“你没告诉你爸妈？”

“没有。”女童摇头。

“那四个人怎么走的？”

“不知道，我第二次看，已经不见了。”

凌云燕向杨柳青打眼色，扭头便走，喃喃地说：“江总管所料不差，有线索了。”

六个人火速登上后出，果然发现有人走过的痕迹，被踏折的草木无法完全复原，一看便知。

多臂猿一马当先，循踪急迫。

绕过两座山，踪迹伸而北面的山区去了。多臂猿脚下渐紧，兴奋之情溢于言表。

刚抵达山脚的鞍部，前面坡顶的树林中青影掠出。

“不要过去，快撤！”青影急叫，狂奔而来。

“疑！是你！”多臂猿讶然叫。

是浑身泥污的三绝剑客，脚下踉跄，但速度仍快。

“江兄，快退。”三绝剑客一面狂奔一面叫：“他们的人在前面的山腰下，赶快回去叫人来。”“是什么人？有多少？”多臂猿急问，毫无撤走的意思。

“尹世明。”三绝剑客奔到说：“兄弟被他们追得上天无路，几乎送掉老命。敌势过强，再不走可就晚了，恐怕他们已经找到踪迹追来……”

“他们已经来了。”杨柳青指指前面的山腰：“刘爷好像饿惨了，赶快进一些乾粮，准备厮杀，已来不及撤走啦：好像没有几个人，但都是武艺惊人的高手。”

“他们来得好。”多臂猿傲然地叫：“准备迎客。”

五个穿青短换村民打扮的男女，来势有如星跳丸掷，在草木映掩中时隐时现，逐渐接近。

“真的来不及了。”三绝剑客悚然地说：“江兄，这几个男女，武功造诣比雷霆一剑差不了多少，咱们占不了丝毫便宜，逃吧！江兄。”

“刘兄，雷霆一剑浪得虚名，你却吓成这鬼样子。”多臂猿嘲弄地说：“你是愈来愈胆小……不，胆子已经吓破了。哈哈！在你老兄口中说出逃字，居然说得那么顺口，老天爷！奇闻，我没听错吧？”

“好，江兄，你没听错。”三绝剑客脸色铁青：“人争一口气，佛争一炉香；我刘坤不逃了，豁出去啦！拚了这条老命，也得看你多臂猿如何大展神威降龙伏虎。弓姑娘，你最好及早撤离*你不能落在他们手中。”

“我不能走。”凌云燕坚决地说。镇定地整理弹弓，颇有女英雄的豪气。

“命中注定我三绝剑客该在此地埋骨。我认了。”三绝剑客接过杨柳青递来的乾粮：“老弟，好自为之。”

“我会的。”杨柳青笑笑：“生有时，死有地，半点不由人，是吗？雷霆一剑不会来，你可以撑得住的。”

“疑！你怎知雷霆一剑不会来？”三绝剑客讶然问。

“他是另一批人的主事。”他信口说。

“那老狗真的名不虚传，可怕极了。哦！那晚你和弓姑娘是怎样脱身的？”

“跳水逃命。”

“我恨抱歉，没知会你们。”三绝剑客惭然低头。

“刘爷没有什么好抱歉的，生死关头自身难保，那有工夫顾及他人。”

一声弦鸣，凌云燕发出第一弹。五强敌已到了八十步外，按理必定弹不虚发。

第二弹。第三弹、第……对方已飞掠而至，一连串射出的流星追魂弹，有如泥牛入海，皆被对方难以置信的身法轻易地闪开，似乎弹在廿步外使失去准头*预估的方向完全错误，没有一颗能从那些人的身旁飞越。他们的蛇行掠走的身法步其实并不怪异，仅蛇行幅度大小的变化不同，变化无从估料而已。

“不要浪费弹丸了。他们全是些沙场老将。”杨柳青向神意已乱的凌云燕说。

明末流寇大乱期间，神机营的枪炮火器，大量流入民间。民间大量改制的结果，是火器日渐精长，各地名匠辈出，各式俱备。重型的有红衣大炮、大将军、盘炮、雷火炮。

中型的有百子炮、过山鸟、抬统、鸟枪。小型的有师翔统。手轮。九连枪、沙统。这是火器的黄金时代。数千年来。家天下皇朝禁止民间造兵器，禁止民间制造奇器异物的权威，在大乱期间无形崩溃瓦解。因此攻城时，万炮齐鸣，冲锋时万枪齐发，极为壮观。

李自成攻开封。炮火轰击黄河对岸的援军，有效地阻止援军渡河救援，那时的炮火，射程已经远及十里外了。中国的火器，在明代已足战争最普遍的武器，喷火器与地雷，在当时已不足为奇。

满清入关之后，火器更是大量出产。目前率兵剿除吴三桂的大军中，各式枪炮仍是主要的武器。水师的船舰上，大将军炮已经上了船，小艇上也安上了百子炮（散弹）。

从武陵山区进攻辰、沅诸府的步骑军，也携有大量的各式中。轻型枪炮。吴军的火器也大量使用。双方对阵，炮火震天。弹丸如雨，往昔将帅率领兵马叫阵交锋比武式的战争场面，已经再也看不到了，要等到双方的抢炮弹尽药绝，才开始用刀剑作最后的肉搏。

在战场，兵士们已学会伏地躲避枪弹，学会蛇行避免伤害。在民间，鸟铳和师翔铳虽然是违禁品，但仍然有人使用作奸犯科的工具。可惜的是，满清皇朝尔后重新严禁民间研究与制造，抓住就杀头。军器也停止研究发展，火器营禁止汉人参予，人才日渐凋零。最后，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，后来居上的洋枪洋炮，打醒了中国人沉睡中的迷梦。

西方人在英国与非洲的祖鲁战争中，才知道野蛮人早已知道躲避枪弹的技巧。而在西方战场上，西方人一直就成群结队抵挡枪弹，谁死谁倒楣，便挺硬挨。

一具弹弓，要对付从树林中接近约五位沙场老将，凌云燕白费气力，毫无用处。

这些人早就知道凌云燕的弹弓了得，每个人的胸口，皆有一块特制的掩心铁甲，保护胸腹要害。五个人在十步左右雁翅并立，每人间隔三步作为躲闪的空间，三男两女，冷然面面对。

中间那人腰间佩了一柄判官笔，像貌威猛气概不凡。

“一笔擎天骆威：”多臂猿傲然地说：“我还以为你们真是什么西天的大菩萨，可千变万化的紫府神仙，原来却是萤火泥鳅，如此伟大而已。阁下的拜兄尹世明，不会躲在附近看你就缚吧？何不叫他出来，与你同生共死？也不枉兄弟结义一场。”

最左首那位脸色阴沉的半老徐娘，冷然举步上前，腰带上插了一柄湘妃竹制成的尺八箫，一双依然明亮的大眼冷电四射，焕发出智慧的光华，厉声说：“多臂猿！你这卖身投靠，认贼作父的汉奸！”

多臂猿一张瘦脸，突然气得发青，鹰目中杀机怒涌，显然怒极恨极，咬牙切齿举步迈出。

半老徐娘仍然一步一顿，继续接近，紧紧捕捉住多臂猿脸部双目的神色变化。整个身躯放松，不像是上前拚命。

“你要小心。”杨柳青靠近凌云燕低声叮咛：“你接不下任何一个人，这些都是身怀武林绝技的高手，单打独斗你会送命的。”

“你这样小看我？你懂什么？”凌云燕不悦地说。

他讪讪一笑，乖乖闭上嘴。

一声冷笑，多臂猿手脚齐动，电芒满天暴射，一口气发出七种奇奇怪怪的各种暗器，直射的后发先至，会折向飞舞的从四面八方陡然而来。

半老徐娘身形微挫，半转，双手吐出袖口，脚下无声无息地轻点缓移。近身的电芒，在她身畔一一翩然坠地，劲道似是突然消失：有些距离三尺便已力尽而堕。

“你只有这点点道行。”半老徐娘站在丈外冷冷地说，所有的暗器已全部跌落在她四周的草丛中：“暗器之王千手天尊，致命的暗器只有一样：无影飞钱。而你，零碎东西太多了，反而毫无用处。还有多少零碎，赶快掏出来吧，不然就没有机会了。”

多臂猿大惊失色，打一冷战。

凌云燕更是吃惊，情不自禁低呼：“妖术！”

杨柳青神色肃穆。喃喃顿地说：“她是来找我的。”

一声暴叱。多臂猿再次行雷霆一击。

第一道青芒一闪即没。第二道青芒接踵而至，第三道半途突然加快，超越第二道射向半老徐娘。

二道青芒皆快得不可思议，几乎肉眼难办。

半老徐娘双手一拂一沉，双脚丝纹不动，刺耳的锐啸声传出，青芒已消失不见。

“夺魄无常锥，如此而已，还给你。”半老徐娘说，扬手抛出三枚暗青色的七寸怪锥。

多臂猿竟然不敢接，闪身让至一旁。

“我只用一件暗器杀你。”半老徐娘一面说，一面取出竹箫，轻轻一拂，突然传出一声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厉怪鸣，有如以刀刮铁的声音。

多臂猿的脸色，突然白得发背。眼中涌起骇极惊绝的神色。浑身一震，战栗着向后退，恐惧地叫：“传说中的夺魄魔尊……”

声未落，扭头撒腿狂奔。

半老徐娘的萧向前一伸，冷哼一声，萧口电光一闪即没，没有人能看清是啥玩意。

“呃……”奔出丈外的多臂猿发出怪叫，猛地上身一挺，接着脚下大乱，碰一声重重地向前一栽，开始在地上抽搐、挣扎、呻吟。

多臂猿约三位手下，如中电极惊吓得僵住了。

半老徐娘走近，旁若无人地一掌拍在多臂猿的天灵盖上，从背心拔出一枚六寸长晶亮的怪针，压入萧管内方毫无顾忌往回走。

三名手下会合三绝剑客，不但敢从后面偷袭，而且悚然后退。

多臂猿的呼吸已经停止，但身躯仍在抽搐。

一笔擎天举步而出，同三绝剑客招手叫：“姓刘的，你出来，在下要领教你的剑术和飞钱绝技。在江湖上，你的名号比在下响亮，真才实学也比在下深厚多多，不会怕死逃避吧？”

判官笔出囊，锋尖映日发出令人目眩的闪光。

三绝剑客一咬牙，硬看头皮迈步而出。

最右首一位十余威，有一双灵秀凤目的少女，拔出佩剑高叫：“三绝剑客；你手中不能没有剑。”

声落，向前抛出，剑靶前尖后，划出一道平稳美妙的半弧，飞向三绝剑客的身前。

05

“谢了。”三绝剑客接住了剑，向少女笑笑道谢。生死关头，能看破生死的人就能保持镇静。这位老江湖总算看破了生死，神色正逐渐趋于冷静正常。

“阁下，得罪了。”一笔擎天持笔行礼，语气中已明白表示要主动进攻啦！敌我分明，不是你死、活，武林的一切无谓礼数，这里已用不看了。就是我“骆兄请。”三绝剑客居然客气地回礼，风度极佳。

一声冷叱，一笔擎天发起猛烈的狂攻，判官笔直射而进？接着招变指天画地分攻上下盘，速度快得不可思议，但见光华急剧吞吐，像是击石飞星。

三绝剑客起剑接招，剑幻重重罗网，守得密攻得狠。一阵震耳的清鸣骤发，剑虹笔影八方飞腾。身法的闪动愈来愈急，各找空隙接招回敬。三丈元圆内断草如被罡风所摧残，好一场激烈万分、势均力敌的龙争虎斗。

试探性的接触已经如此激烈，全力搏杀更可能激烈百倍。两人在五大照面间。各攻了廿招以上。

第一次缠斗。在一声震耳金铁轰鸣声中结束，两人各向左飘退丈外。接着。重新逼进，开始缓缓移位争取空门进手的机会。

敌未动我先动；先动则表示已找到进手的好机，和显示信心十足气势磅礴。一笔擎天大喝一声，无畏地斜身切入，招发画龙点睛攻上盘。就在三绝剑客剑发云封雾锁防守的刹那间，笔尖突然一沉、一挑、斜扭，铮一声轻

响，光华耀目的笔尖化不可能为可能，贴剑身斜掠、推压、切入，吐出。从重重剑网中排空直入，从剑所暴露的几微空隙中，闪电似的进入禁地中枢。

“哎……”三绝剑客惊叫者飞退丈外，左胸下方鲜血涌出，将胸衣染红了钱大的污迹，以惊人的速度扩大。

“偏了五分。”一笔擎天冷冷说。并不乘机行致命追击：“能在骆某的绝招点龙三笔下逃得性命的人，你阁下是第一个。”

三绝剑客左手掩压住创口。鹰目中冷电渐隐，举剑的手已呈现颤抖，青灰色的面孔在汗水中更显得可怕。

“我掩护你们逃！”三绝剑突然向凌云燕五个人大叫。

多臂猿约三个手下，猛地转身飞跃而走。

“谁也迷不掉。”一位扎须大汉怒叫，首先拔刀追出。

一笔擎天一声沉喝。笔发似奔雷。以雷霆万钧的声威。扑向三绝剑客。

人影疾闪，三绝剑客不接招，受伤后身法依然灵活，截住了扎须大汉，剑发绝学追魂三绝，剑山怒涌。

“铮铮铮！”扎须大汉的七星狭锋刀硬接了三刀。火星直冒。

几乎在同一瞬间，一名留了山羊胡的中年人一掠而过，手中有一根怪异的黑色软板带，猛扑正向后逃走的凌云燕，速度骇人听闻，有如鬼魅幻形。那位没有剑的少女随后跟到。身法也快得令人目眩。

杨柳青走在凌云燕的右侧，一面急掠一面叫：“丢掉那碍事的弓……可恶！”

黑板带已光临凌云燕的顶门，眼看要抽破天灵盖。

杨柳青左手上抬，看似不快其实恰到好处，半分不差抓住了带头，扭身便扔。

“哎呀……”板带的主人惊叫，被扔得斜飞丈外，方能控制身形，连翻两个筋斗踉跄着地，几乎跪倒。

凌云燕不知身后所发生的变故，全力狂奔。

山羊胡中年人被打飞，几乎砸倒了后跟的少女，少女扭身看地滚倒，危极险极地免去了相撞的危机。

杨柳青撒腿飞掠而走，冉冉而去。

身后，间歇地传出叱喝与惨叫声，追与逃的人散处在山林间拚搏。

从此，三绝剑客失了踪。这次，再也不会回来归队了。

山羊胡中年人稳下身形，脸色大变，吃惊地注视看逐渐去远的杨柳青背影，抽口凉气说：“咱们都走了眼。老天爷：有人相信我擒龙客梅君实，被一个乳臭未乾，只配替人跑腿的小子扔飞吗？”

“我信，梅大叔。”惊魂初定爬起的少女拍打看身上的草屑：“而且他利用你老人家，挡住了追那女汉奸的人，完全成功了。”

“这人是何来路？”

“死鬼商金堂手下的一个小跑腿，叫杨柳青。”少女苦笑：“是麦城我们的暗桩说的，不知是真是假。”

“小心他！”擒龙客栗然地说：“可能是来自禁宫的御前侍卫，比乾清门侍卫更可怕的人物。巡防营派这种人隐匿在内，咱们想会上当呢！”

“不会吧？”少女脸色一变。

凌云燕只顾逃命，逃下山坡，逃入树林，舍不得丢掉又长又沉的弓，影响了速度。

杨柳青跟在后面，随时准备阻挡狂追而来的半老徐娘夺魄魔尊，因此忽略了前面的障碍。

前面的凌云燕慌不择路，穿枝排草狼狈而奔，刚绕过一株大树。树后突然伸出一只大手。噗一声响，背心便挨了一掌，力道相当沉重，碎一声大震冲倒在地，立即失去知觉。

杨柳青这时恰好扭头回望，听到声息转头。已来不及抢救了。

一个青衣人正俯身抓起凌云燕，另一个灰衣中年人正抢到他身侧，食中两指已到了他左乳下的期门穴前，要用点穴术擒他。

夺魄魔来势如电。即将追及。

“你也可恶！”杨柳青冷喝，左手一抄，抓住了中年人的掌背，五指如钩猛地一带，右掌疾挥。

“劈拍劈……”耳光声又急又响。

“纳命！”身后传来夺魄魔尊的清叱，劲风及体。

他放了昏天黑地的灰衣中年人，向下一蹲。身高不及三尺。萧掠顶而过，危机间不容发。

这瞬间，他右腿后伸，来一记快速绝伦的虎尾脚，瞪在夺魄魔尊的右脚迎面骨上。

“哎哟……”夺魄魔尊尖叫，收腿后跳凌空而起，半空中竹萧一伸，萧口电光一闪，晶光闪烁的怪针发出了。

尚未收脚的杨柳青，早料到鬼女人歹毒地发射暗器，顺势伏下、侧滚。跃起，怪针射入地中无影无踪。

“你最可恶。”他怒吼，身形疾射，一闪即至。

“噗噗拍……”双掌与夺魄魔尊的左掌连续接实，第四掌鬼女人用萧迎击，却被他一把抓住了。

“拍！”萧在两人的无穷压力争夺下撕成碎屑。

“去你的！”他冷叱，反掌抽击，拍一声掌背抽在夺魄魔尊的左颊上。

夺魄魔尊哎一声惊叫，仰面急退，碎一声背部撞在一株大树干上，枝叶摇摇，人也反弹扑地。

两人交手为期甚暂，变化快得不可思议。

他不理会夺魄魔尊，火速转身想救援凌云燕。可是，凌云燕已经失了踪，掉在草中的弓也不见了。那粒披他抽了三耳光，晕头转向的灰衣中年人，也失去了形影。

人被擒走了：这是他第一个念头。

他也要擒人，以便作为人质，转身一看，不妙。夺魄魔尊已经逃出四十步外，速度快得惊人，想追真不是易事，这些功臻化境的高手，逃起来是很快的。

他必须追，有追的理由。

夺魄魔尊挨了一连串莫名其妙的打击，夺魄至宝也碎掉了。怎能不逃？而且拚命的逃。鬼女人的容貌，外表看像是半老徐娘，风韵犹存，其实已是花甲年纪的老太婆，只不过驻颜有术不显老而已。早年的江湖朋友中，提起这位魔道上心狠手辣的女魔头，莫不心惊胆跳掩耳而走。这十年来，已很少有人提及，江湖道上没有人再见过这女魔头的踪迹，年轻的一代少年英豪，已将这女魔看成不可信的传说人物了。

这女魔练了一种邪门外道奇功，浑身不仅是刀枪不入，而且刀枪近不

了身，近身的兵刃暗器，距体尺外使被一种神奇的无形怪劲所迟滞、消劲、阻挡、震落，只有宝刀神器才能击破这种怪异邪功。

可是，今天却被一个乳臭未乾的无名小子，用粗俗平常的身手武技，打得她晕头转向，怪异邪功未发生任何作用，打击着体更是疼痛难当。如果不是在光天化日之下，女魔可能真以为自己在做恶梦呢。

一口气逃出三里外，女魔才敢扭头回望，运气不错，那可怕的小子没有追来。

她脚下一慢，抹掉头脸的大汗，仍意似不信地自语：“见了鬼了，我真的见了鬼了！”

世间是否真有鬼，很难说，但她逃命却是千真万确的事，不需要任何证明。

绕至山后，远远地，看到前面有一个奔跑的人影。

“一笔擎天平安地回来了。”她喃喃自语，心中一宽。那可怕的小子如果追来，必定灰头土脸，因为前面不远处的山腰密林中，是她们藏匿的地方，人多势众，不怕有人前来讨野火。

正在暗自庆幸，脚下放慢，突然听到身后传来熟悉的，令她心惊胆跳的语音：“你这功臻化境的女魔头，跑不动了吗？”

她大吃一惊，本能地身形急转。

身后丈余处，杨柳青双手叉腰屹立如山，神定气闲，脸上甚至看不到汗影。

先下手为强，后下手遭殃。她大喝一声，踏进一步一掌虚空抽出，掌心隐现金芒，异啸随掌而发，摧山裂石的无畴暗劲，浪涛似的向杨柳青绵绵不绝涌去。

她连拍十掌之多，一掌连一掌，掌掌用了全力。

杨柳青马步微挫，双掌上拂下捺像在练防身的盘手招术，衣袂在罡风劲流中飘动，猎猎有声。

第八掌、九掌……一声冷叱。她易掌为指，一口气运点九指之多。

每一指点出，就传出撕帛似的劲气破空异啸。

杨柳青双脚仍不离原地，但身形已有了改变，上体从容不迫地扭动，双掌也改变手式，改用掌背拂拍。

“穿云指，指力好精纯！”杨柳青接了九指之后说：“不过。你还伤不了我。你还有什么压箱子的本领，趁早全部掏出来吧，在下很希望能多学些奇功怪招，以增加经验和知识。”

掌指无功，她真的恐惧了，死亡的阴影罩住了她，她感到死神已经向她伸出拘魂的手，只觉得心胆俱寒。

“你……你用的是甚种奇功？金刚不坏法体吗？你是何人门下弟子？”她惊恐地连问了三个问题；三个敌人不愿答覆以免暴露自己底细的问题。

“无可奉告。”杨柳青果然不愿答覆。

“你……你……”

“我要你领路。”

“领路？”

“领我去见尹世明。”

“你……你……你别作梦。”她厉叫。

“我的梦通常都是好的。”

“你别想。”

“不是想，而是必须实行，你非带我去不可。”

“你知道你要面对多少人吗？”

“不会超过三十。”杨柳青笑笑：“当然，我不会愚蠢得公然去见他，你只要带我接近他的藏匿处就够了。”

“你别想……”

“你不带？”

“我可以死，不带就不带。”她发疯似的大叫。

“我不打算要你死，而你非带不可。”杨柳青沉声说。

夺魄魔尊当然不相信杨柳青不要她死，她却有非死不可的理由；她宁可死，决不能把巡防营的可怕高手，带到尹世明藏匿的地方。

她发出一声可怕的怪叫，双手指掌并施，一面虚空攻击，一面奋勇抢进。

杨柳青不再站在原地接招，长笑声中身形东扭西闪，一双巨掌轻灵地挥拍拨拂，连换八处方位，引得她八方追逐浪费精力，一面游走一面说：“在下想起处置你的妙方了。”

她知道完了，邪功异技失去效用，追逐的身法又没有对方高明，逃又逃不掉，不完何待？

她不再浪费精力作无望的攻击，停下来定下心神防守，希望有人前来救援，说：“阁下，你休想如意。”

“我这人办事虽不能事事如意，至少一帆风顺的时候，要比失意的时候多，信不信由你。”杨柳青神态显得异常轻松：“你如果真是传说中的夺魄魔尊，一定年届花甲以上了。”

“老身六十有二岁。”

“老太婆了。你是江湖上令人闻名丧胆的武林老女魔。”

“不错。”

“如果在下把你穿上鼻孔拖着亮相，或者剥光衣裤吊起来，天下武林朋友该怎么想，怎么说？”

“卑鄙下流！你敢？”她色厉内荏，打一冷战。

“没有什么不敢的，巡防营的密探无所不敢。”

“你……”

“不信立可分晓，哈哈……”

长笑声中，人影乍合，罡风乍起，致命的攻击光临。鹜地急剧闪动的人影中，传出一声厉叫。

人影飞批出两丈外，碎一声摔在山坡上向下滚。是夺魄魔尊。被摔得天昏地黑，滚了几匝方稳住滚势。

“手到擒来。”跟到的杨柳青欣然叫，大手下伸。

夺魄魔尊绝望地长叹一声，来不及爬起了，抬手一掌拍向自己的顶门。她觉得她非死不可了，落在一个后生晚辈手中已经够丢人现眼，再落在巡防营的鹰犬手中，任何可怕的事都可能发生，只有死才能解决问题。

手肘突然一麻，如遭电极，手上的劲道全失，而且浑身发僵。

“我完了！”她心中狂叫，接着胸口七坎穴一震，便失去活动能力。

“我要先破了你的阴煞真气。”杨柳青站在她身侧冷冷地说：“之后，你就可以任我摆布了。”

“我不怕你！”她厉叫：“死我尚且不怕，你还能把我怎样？”

“我说过，我不要你死。”

“我却要死。”

“要赌一文钱吗？”

“你……”

“我这一指头点在你的气海上，然后用掌按在上面，用三昧真火一催，你苦练了四十余年的阴煞真气，能经得起三昧真火的煎熬吗？准备了……好！来了一位妙人儿。”

身后，那位曾经仆倒避免撞击的美丽少女，幽灵似的出现在三丈外，幽香人鼻。

“虐待一位武林前辈，算不了英雄。”少女咬牙说。

“哈哈！姑娘，巡防营中没有英雄。只有枭雄，你这不是白说了吗？”杨柳青大笑着说。

“这倒是十分中肯的批评和自供。”

“好说好说。”

“你……你到底要什么？”

“要见尹世明。”

“不行。”少女一口拒绝。

“这是你一厢情愿的想法……唔！你还会弄鬼。”杨柳青突然倒跃两丈外。少女一怔，愣住了。

“空灵暗香，厉害。”杨柳青在远处大声说：“在下几乎着了你的道儿，还以为是你身上的幽香呢……”

话未完，他向前一仆，草叶急分中，他侧窜三丈外，灵活如蛇，贴地游窜奇快绝伦，只看到野草急分，看不到人影。

一枚飞旋看的暗器，以闪电似的奇速一掠而过。有人从后面无声无息地用暗器偷袭，劳而无功。

脱出险境，他挺身而出。左侧方丈余的一株大树下人影乍现，判官笔化虹而至，笔到肋肋冷气森森。

他身形略幌，判官笔擦腰滑过，而他的左掌，已削中持笔人的咽喉。

没有人敢用这种走险的搏击术，来对付艺臻化境的高手，人危险了，简直在玩命，假使判官笔的速度再快分秒，腰肋必定左右洞穿。

袭击的人是一笔擎天，喉部挨了一掌，这滋味真不好受，仰面急退三四步，连打五六个呃，想呕吐又吐不出什么来，左手猛揉喉部，张大著嘴吸气，再俯身发恶，右手的判官笔挥舞着，布下绵密的防卫网。

附近人影暴起，十余个人飞掠而来。

少女也笑容失色，狂奔而来尖叫：“骆叔，骆叔……”

杨柳青的大手，已从判官笔挥动的空隙中楔入，扣住了一笔擎天的顶门向下一按，直至头部触地。

“像你这种大名鼎鼎的高手名宿也学坏了，居然偷袭起来啦！”杨柳青咒骂：“真想打死你这老狗！”

在众人扑到之前，他放了一笔擎天，发出一声长笑，向东飞掠而走，去势有若电射星飞。

其实，他早知道有大批高手悄然赶到救援夺魄魔。在跟踪女魔时，已看到一笔擎天进入前面不远处山腰中的树林，相距不足一里，猜想那儿定是

逆犯们藏匿的地方。女魔交手时曾经发出叫声，林中藏匿的人必定闻声而至。

没有人敢跟踪追赶，追也追不上？他的速度太快了，三五起落便消失在前面的古林内。

十几个人聚集在夺魄魔尊被击倒的地方，神色不安地商量下一步的行动。

“除了赶快回去，立即动身撤走之外，别无他途。”吃过亏的擒龙客梅君实郑重地发表意见：“那小子的武功，已达到不可思议境界。咱们的人中。任谁也接不下他三招两式。即使他的大援来不及赶到，仅他一个人咱们也难以应付，再不走可就来不及了。”

“那小辈轻功之佳，世所罕见。”一笔擎天不胜忧虑地说：“咱们一走，他必定在后面跟来，势必发现咱们的藏身处，冤魂不散般死缠不休，夜间袭击后果极为可怕。

尹大哥危矣！”

“那我必须除去他，才能高枕无忧。”那位佩七星挟锋刀的扎须大汉愤然拍打看身侧的树干：“最佳的防御是攻击，逃躲决不是办法。”

“问题是怎能除去他。三个两个上，有如以卵击石；一拥而上。那小子一拍即走。”夺魄魔尊显得萎顿不堪，说话有气无力：“我敢打赌。他就在附近监视看我们的一举一动。”

“骆叔。”少女说：“侄女发现几件非常奇怪的事。”

“什么事奇怪？”一笔擎天问。

“他身上佩了一柄匕首，好像从来不曾出过鞘。”

“这……对呀！老天爷，这小子一直就用拳脚交手，把咱们打得落花流水，如果动匕首……”

“咱们必定伤亡极为惨重。”少女苦笑：“迄今为止。他还没重伤咱们任何一个人，手上有分寸，有何用意？”

“对，愚叔真糊涂了。”

“如果他开始就出头，不但他们七个人必定占尽上风，而且我们的人将死伤惨重。

似乎。他并不在乎多臂猿三绝剑客那此主人的死亡。还有，他一直保护看凌云燕。”

“赶快回去。”一笔擎天跳起来叫。

“骆叔……”

“回去好好盘问凌云燕，或许可以找出对付他的办法，走！”

“如果他跟来……”

“那也是无可奈何的事，咱们总不能在此地等到天黑才撤走。如果他存心宰杀我们，天黑撤走反更危险，咱们恐怕毫无希望。走吧！”

刚准备动身，左方百步外茂林深处，先传来一声哈哈大笑，然后熟悉的语音震耳欲聋：“祝你们沿途平安。奇怪，你们怎么不设诱备饵？在途中派人埋伏，前后一睹，在下就跑不了啦！哈哈哈哈哈……”

众人你看我我看你，心惊胆跳心中叫苦。

“没有人能堵得住你，阁下。”一笔擎天大声说。

“你阁下倒是相当谦虚的。”

“骆某说话从不自欺欺人。”

“只是目光如豆，不明时势？”

“你这话有何用意？”

“日后自知。”杨柳青的语音渐近：“姓骆的，我提醒你一下，你们的人，擒走了在下的顶头上司凌云燕，迎春。我警告你们，你们如果伤了她，或者侮辱她，我保证你们一个也休想活命，我更可以保证尹世明上法场，信不信由你。”

“且慢：你说凌云燕是你的顶头上司？”

“不错，以前是商金堂，目前是她。商金堂已经见阎王去了，是被雷霆一剑身边的高手用飞刀偷袭杀死的。喂！你们还不准备定吗？”

“阁下……”

“看来，你们是不赶不走的了。好吧！咱们再来玩玩，松松筋骨。”

一笔擎天举手一挥，急急撤走。十几个人已是惊弓之鸟，怎禁受得起再玩一次？一笔擎天想起喉下那一记重击，似乎觉得被击处又隐隐生痛了。

里余路程，片刻即至。

这是山腰密林深处，地势略为向西倾，藉树架枝搭了八间简陋的茅蓬，每蓬可容十个人就寝。但有四间是空的，大概是备给另一批预建的安顿处所。

有三个人留置。两个人负责警戒，一个人看守俘虏。俘虏有两个：凌云燕和官六郎。

两人的手脚被分开用牛筋索捆牢，绑在树干下席地而坐，神色萎顿，垂头丧气。

一笔擎天率领众人奔回，狼狈不堪，警戒立即加强，派了两个人悄悄出发传信。

凌云燕是很勇敢的，知道身陷绝境，她并不感到悲哀。明知必死，她已对死不再感到恐惧了。

七个人，只剩两个了。她知道，当对方向她问口供时，她的死期也就快到了。要来的，终须会来，害怕并不能免于一死，又何必害怕？

她看到一笔擎天一群人狼狈而归，先是心中大惑，接着大感兴奋。

“单总管带人找来了！”她兴奋地喃喃自语，希望之火从心底升起。

除了警戒之外，其他的人皆进入茅蓬歇息，林中一静，不久，少女出蓬向她走来。

她也向少女瞪视，以眼还眼。

06

“你的流星追魂弹是很有名气的。”少女在她身侧并肩坐下。语气温和：“混世魔王那群人，被你打惨了，死伤甚重。”

“我凌云燕的流星追魂弹，在你们面前成了废物，罢了！”她泄气地说。

“那是我们有准备，心理的准备与防御工具上的准备。混世魔王的消息传到，我们就知道怎样对付你的银弹了。”

“难怪无法估料你们闪避的方向。”

“你是杨柳青的上司？”少女转变话题。

“你是问口供吗？”

“也许。”

“除了杀我，我不会招出任何事。”她顽强地说。

“弓姑娘，你知道我们一定可以问出任何事。”

“不要太自信了，你……”

“我姓尹，尹家凤。”

“哦，逆首尹世明的女儿。”

“弓姑娘，希望你不要在嘴皮子上逞强，那对你将是极不愉快的事。”尹家凤终于恼了：“什么逆犯？汉清不两立。大明江山必可国土重光。大汉子孙禁受得起挫折，经得起狂风巨浪，虽受制于异族下，但永不屈服，永不认命，永不投降，只要有机会，就会揭竿而起高举义旗，不成功便成仁，百折不挠，死而后已。你，难道不是大汉儿女？”

“我……”

“尹姑娘。”官六郎突然叫：“她不是汉人。你脱掉她的快靴，定可发现她是天足。”

她是满人的干练密谍。”

“哦！真的？你是……”

“我姓官，官六郎，宜昌的武师，被仇家所陷害，不得不投入巡防营避仇，我是不得已。你们如果不杀我，我会将所知道的事一一告诉你们。”

“招了供，当然不杀你。”尹家凤欣然说：“你回来的人都死了，你回去也不会有好日子过，是吗？”

“我不会回去的了，天下之大，何处不可容身？”

“好，把你知道杨柳青的事说来听听。”

“他是荆州沙市的走私小头头，专门走私日用品食盐，偷运至江对岸深入武陵山区出售。由于你们的到达，巡防营澈底封锁大江两岸，所有的地方混混全受到警告和监视。”

闹江鲨胡魁其实是巡防营的眼线，巡防营要利用他将你们引出来，投下妙计布网张罗，果然将你们的人引入埋伏，没料到功败垂成。那天晚上，杨柳青霉运当头……”官六郎将杨柳青被逼投效的经过说了，最后说：“这家伙武艺稀松平常，但机警绝伦，而且人才一表，凌云燕看上了他，两人已是尽人皆知的露水鸳鸯。”

“你说他被商金堂击败了？”尹家凤怪声怪调地问。

“差不多。这小子敢拚敢斗，普通拳脚商金堂仅略高三两成，但他禁受得起打击，几乎让商金堂打出真火，恼羞成怒要用内家绝学对付他。”

“原来如此。”尹家凤忍不住好笑，也疑云大起：“你说他和这位满女……”

“一双两好。”官六郎不假思索地说：“其实，他们并不相配，凌云燕的武功比他高出太多，身份更不相称。最重要的是，这满女是个不守规矩的女人，她的妍头很多。”

杨柳青并不是最出色的男人：要不了多久，便会被她一脚踢掉的。”

“放你的狗屁！”凌云燕口不择言。粗野地咒骂：“我可是真心真意爱他的。他死了，我仍然爱他凌云燕哭了，泪下如雨。”

尹家凤闭上凤目，沉思久久。

“凌云燕。”尹家凤拍拍对方的肩膀：“你真是满人？”

“不错。”

“那么，杨柳青真是大内派出来的密谋了。”

“你怎么这样蠢？”凌云燕不客气地说：“大内侍卫分二等：御前侍卫、乾浦门侍卫、郎卫；郎卫也叫三旗侍卫。二等侍卫的出身，必须是上三旗的优秀子弟。上三旗是正黄旗、王白旗、镶黄旗。印所谓天潢世胄。入选的子弟，必须先经过十二年苦练，由大内的名师传授惊世内外功绝技，然后经过严格的考试，先取得巴图鲁（武士）资格，再经三年试用，才能入调大内。在郎卫再努力三年，才能升至乾清门二等侍卫。想想看。杨柳青今年有多大岁？他配入调大内？他在荆州做走私小头头开始时还不到十六岁呢！奇怪，他已经被你们杀了，你问他问得这么详细。有何用意？”

“他正在设法救你。”尹家凤挺身站起，冷冷一笑：“我相信他正在这附近潜伏。”

“我问你，你的武艺真比他强？”

“哎呀！他……他他……”凌云燕忘形地大叫，想猛然站起，却被捆网勒得此牙咧嘴。

“他就躲在这附近。”尹家凤旧话重提：“你的武艺真比他强？”

“假以时日磨练，再有名师指点，他必可出人头地。”凌云燕毫不脸红地说：“我要造就他，我要督导他苦练，我爱他，甚至会下嫁给他……”

“原来你们巡防营的人，也是一群瞎子，”尹家凤笑了：“凌云燕，你虽然不算全瞎，至少也是个糊涂虫，但你是一个有福的人。”

尹家凤走了，凌云燕却茫然地思索她话中的含义。

“柳青……”空间里，突然传出凌云燕奔放狂野的尖叫声，把所有的人都吓了一跳。

不久，俘虏被藏起来了。

焦灼的等待中，在感觉上，应该觉得时光过得特别慢。但有时却恰好相反。反而觉得时光飞逝，过得太快了，快得令人心焦。

一笔擎天一群人，就觉得时光过得太快了。怎么不知不觉间，红日就快要沉落西山头了？

夜来了，危险也要来了。

老天爷保佑。黄昏之前片刻，廿八名男女老少终于在期待中赶到会合，实力增强两倍。士气大震。最令人宽心的是：有十个人携有霸道的弩弩。

如果十弩齐发，九十枝可贵重甲的劲矢，足以射杀五十个人，形成一张百尺方圆的箭网。

对面一座小山上，密林深处突然传出激昂的歌声：“鼎河当日弃人间，破敌收京下玉关；励哭六军皆稿素，冲冠一怒为红颜……”

茅蓬中人影悄然移动，像一群幽灵。两地直距离不足两里，而歌声依然直薄耳膜。

“红颜流落非吾恋，逆贼天亡自荒芜：电扫黄巾定黑山，哭罢君亲再相见……”

歌声不绝，有时像燕赵悲歌，有时如流泉呜咽；有时如怒涛天马，有时似午夜秋声。

已抵达小山下的一群人中，突然传出一声激昂的震天长啸，然后是一声撕裂心肺的悲号。

歌声绵绵不绝，抑扬顿挫字字感人肺腑。

人群默默向上急行，在黑暗的林下像一群鬼魂，逐渐接近山顶，接近

歌声传出处。

“妻子岂应关大计？英雄无奈是多情。全家白骨成灰土，一代红妆照汗青……”歌声以惊涛骇浪似的声势向寂寂空山轰传，四面群峰的回声一再转折，更增声势。

十二个人半弧形排开。山顶的林空中，一个黑影措手而立，动人心弦的歌声，就是从这人的口中传出的。

十二个人默然肃立，像是石人。

黑影不介意不速之客闯歌，旁若无人地唱最后一段：“馆娃初起鸳鸯宿，越女如花看不足；香径鹿生乌自噪，展廊人去苔空绿。换羽移宫万里愁，珠歌翠舞古梁州：为君别唱吴宫曲，汉水东南日夜流。”歌声徐歇，但在感觉中，天宇下仍余音息息。人们的心灵中，酸、甜、苦、辣种种滋味，与喜、怒、哀、乐种种情绪，仍在不断似涌、翻腾。

久久，死一般的静。

其实，深山中的夜并不是寂静的。山林莽野中，生物界正进行一场真正的生存竞争惨烈搏斗，强存弱亡物竞天择，连草木也在吸取土地的精华，与空间里的雨露。风声、松涛、泉啼、狼嚎，以至草虫轻鸣--山中的夜决不是空茫死寂的。

这十三个人，却是死寂的。

久久，久久，十二个人中的一个说话了：“姓吴的骂姓吴的。他们的境况相同，我不认为这是公平的。”

“他们大致是相同的，但相同中有相异。”歌者说话了，是杨柳青。

“我同意你的看法。”

“相同的是，他们都是乱臣贼子，卖国的汉奸。”杨柳青的语音坚强有力：“不同的是：吴三桂目前是大周皇帝，吴梅村是国子祭酒。吴三桂为了陈圆圆，冲冠一怒为红颜。身为国家栋梁，不死君文之丧，为了一个女人引异族屠杀我大汉儿女，断送了大明大好河山。吴梅村是文人，他的责任要小些。”

“至少。吴三桂终于高举反清的义旗。”

“呸 他是为了保全身家性命而不得不铤而走险，满人主子早已准备了砍他脑袋的刀。你还是要去投奔他？”

“明知不是伴件，事急且相随。”

“你反清复明，他要自当皇帝，而且已经是皇帝，他能容得下你？”

“委曲求全，为大目标而必须放弃小见。”

“你错了，他不会因为你放弃小见而容纳你，你将死无葬身之地。”

“明知不可为而为，义无反顾。虽千万人，吾往矣！”一阵沉默，久久，久久。

“大封锁已经完成，此处山区也不久将大军云集。”杨柳青的语气缓和了许多：“我可以替你安排。但是，却又不忍心把你们送入虎口。你见不到吴三桂，他会在半路上埋葬你们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

“没有可是。”杨柳青的语音斩钉截铁：“反清复明志士恨他刺骨，他也仇视复明的志士。你在均州高举反清复明义旗，与他有了势不两立的冲突。人各有志，我不勉强你。如果你坚持要去，我替你们安排过江。偷渡封锁线是需要付出代价的，所以我不能保证你们的安全。”久久，没有人作声。

“老弟，我该怎办？”那人终于打破沉默。

“你要听忠告吗？”

“老朽以至诚请老弟指示迷津。老朽尹世明。”

“尹老，这是一场长期的、艰苦卓绝的、艰苦绵长的斗争，冲动鲁莽无济于事。反抗的种子必须深埋，任何地方都可生根，气候未成，不宜轻举妄动。为仁人志士存血脉，为他日烈火焚天而传薪。莽莽江湖”正是浅龙伏矫的好去处。尹老，明白我的意思吗？”

“老弟，感激不尽。”

“准备过江吗？”

“不必了。”

“尹老，这是明智的抉择。”

“今后行止，尚请老弟指示。”

“辛苦些，北走武当，再化整为零，顺汉水下放。汉水东南日夜流；那是生根的好地方。”

“谢谢你，老弟。”

“不必谢我。祸福无门，惟人自招。”

“能请教老弟贵姓大名吗？”

“不能。”

“老弟……”

“我的事，请勿过问。你的人可靠吗？”

“全都是视死如归的弟兄，毁家纾难出生入死的汉子。”

“很好！是谁大胆猜测，我不会与你们为敌？”

“小女家凤。”

“哦！她是个好姑娘。是使用空灵暗香那位姑娘吗？”

“谢谢你的夸奖。”是尹家凤的声音。

“好说好说。单总管已料定你们过不了江，必定退回荆门州。援兵即将赶到，他很可能在北面截住你们的退路。因此，我必须发生某些可怕的变故，不然你们将很难脱身。

能留下两三个精明机警，而又能忍受艰苦潜伏痛苦的人吗？”

“能。”

“好。明天晚上你们就动身，前面自然会有人替你们开路。留下的人看守凌云燕，三天后让她恢复自由，我会来接她。等我将人接走之后，留下的人必须逃入深山，带足半月乾粮，找隐密的狐洞躲起来，搜山的人将很多很多，躲不牢就完了。”

“哦！杨爷，她对你是那么重要吗？”尹家凤问。

“对，很重要。”

“她是满人。”

“就因为她是满人才重要。”

“哦！我明白了。”

“明白就不要说。诸位，再见。”黑影似是破空飞去，眨眼间便消失不见。

久久，尹世明突然说：“你们一定走了眼，他绝对不是一个廿岁左右的青年人，他一定精于易容术。”

“爹，易容术骗得过凌云燕吗？他们……他们是……”尹家凤不敢把话说完。

“这位老弟真是匪夷所思。”一笔擎天说：“那晚我躲在内房中，亲眼看

到他被那些家伙整治得死去活来，如果不是亲自目击。鬼才相信他就是那个可怜兮兮的人。哦！

我明白了，那晚灯火突妹被打熄，挡路的有一个人自行摔倒。我才能乘机脱身，定然是他在暗中相助，错不了。”

“丘老挨的那枚飞钱，大概也是他的杰作了。”另一人接口：“三绝剑客根本不会用制钱做暗器，根本不配在丘老面前逞能。”

“咱们走吧！回去再说。”尹世明领先便走。

洛阳山下的秘站前进指挥处。时时刻刻皆有巡防营的秘谍赶来报到，府城营中的潜龙队精锐人员，也化整为零赶来会合。

单总管老谋深算，成竹在胸，每天将各地眼线与伏桩传回的消息详加研判整理，不但已摸清逆犯的活动意向，也将山城们的动向确实掌握住，按计划组成了行动、支援、前哨、阻绝。伏桩等等小组。以行动小组为打击的主力；阻绝小组为封锁支点；支援小组以直接打击逆犯主力为目标。每一小组成员有多有少，行动也就有先有后，皆由前哨小组导引，先后向待机位置推进。每个人皆带有十天乾粮，裹粮入山可以免去觅食的麻烦，深山里地无食可觅。他与指挥小组六个人在指挥处坐镇，为后面陆续奉命赶来的巡防营正式官兵指派任务，作为山区外围执行澈底封锁的主力。这些计划如能有效地执行，逆犯插翅鸡飞。

兵贵神速，五更天，各路人马已经分别就途，踏着晓风残月进入山区。

指挥处除了七位首脑人物之外，还有卅名巡防营的官兵负责警卫与传递信息。

预计还有三队二百名巡防营官兵，天亮之后可陆续到达，届时便可向指定的计划封锁区就位。

由于多臂猿六个人，并未于昨天黄昏前返回，派去找寻的人也失望而归，显然已迷失在丛山里了。单总管并不在意多臂猿的失踪，他只耽心凌云燕的安全，万一有了意外，他无法向主子交代，多罗贝勒爷必定与他没完没了。

好在自午后开始，各路人马陆续到达，人数渐增，至黄昏届临，正式的官兵不算，密谋探子与及潜龙队的人，就超过了两百大关。这期间，单总管忙得已无法分心关切凌云燕的安危。

忙到三更天，各组的负责人方在完全了解任务之后，离去回到四周的临时帐幕歇息，养精蓄锐以便五更起更时出发就道。人一散，单总管的烦恼又来了，心中紊乱无法安歇就寝，怎历多臂猿六个人还没赶回来？再晚些可就赶不上五更出发就定位的时辰啦！凌云燕目下怎样了？

四更末，他一直就不曾上床，在茅草铺设的茅蓬中卧具打坐，但心中焦躁思路纷纭，定不下心来。

警卫叫醒了他，时辰已到。他一夜未睡。

打发各路人马出发之后，人声一静，他倦意欲来，往卧具上一躺，暗骂多臂猿该死误事。

多臂猿预定的任务是八个前哨小组的总指挥，目前改派潜龙队的干员飞天夜叉阳起凤出任。

共有三家农舍，人都赶跑了。四座临时搭建的大茅蓬。他住在中间的茅蓬内。四周，共有卅余座军帐，树立了辕门、旗台，真有点军伍规模。军帐空荡荡，人去帐空。卅名警卫住在茅蓬左侧的两座帐幕内。

两名警卫巡视帐幕，两名警卫在茅蓬站岗，一名警卫看守三家农舍，里面安顿的女谍皆随各小组走了，农舍一空。

五更正，即将黎明。他终于在思路纷纭中蒙眬入梦。梦当然不是美的，凌云燕关系着他的前程，梦怎会美？

黎明前，必有片刻最黑暗的时刻来临。

右邻那座茅蓬内，住着他的六位得力助手。

黎明前的阵黑，要命的时刻，也是人睡得最熟的时刻。

他被一阵轻微的脚步声所警醒；他是感觉最为锐敏的武林高手。

茅蓬内更黑，他睡在蓬右角底部，张目倏然而起，看到一个只有他的神目才能看得到的黑影，在蓬中心往复走动，似乎背着手低头。

“谁呀？”他问，警觉心消逝，提早起来了。茅蓬左间是搭了长板，桌的会议室，他的手下有大半时间消耗在这里。

“是我。”黑影信口应诺，语气不够尊敬。

“你？”

“我在想，该不该给你有剑在手的机会。你的绰号叫燕山魔剑……”

“在下的剑已经在手了。”他警觉地挺身而起，身畔搁着的剑已经在手，而且已无声无息地出了鞘。

“那么，赶快准备自保。”

“你是……”

“金刀伏魔……”

“伊世明……”刀光似电，剑旭飞腾，兀地罡风骤起，劲气澈骨生寒。黑夜中全力相搏，全凭经验与本能发招，除非有一方采用谨慎的游斗术行试探性的攻击，不然只有一击的机会，生死立判，有我无敌。

刀与剑并未接触。人影疾闪两次，只听到刀和剑所发出的可怕异鸣。兀地风生八步。

可怖的撕裂声入耳。

“你……你不是尹……尹世明……”单总管的语音凄厉刺耳。

“不是。”黑影用稳定的声音回答。

“他……他派一个刀……刀神来……来对付我……”

“对，不是刺客。”

“你……你是谁？告……告诉我真……真名号……”

“杨柳青。”“什么？天……哪……”当一声响，长剑坠地。

杨柳青将刀丢下，缓缓转身往外走。

“你竟然把剑丢掉了。”杨柳青在蓬门口转身说，门两旁的地上，躺着两名警卫：“死时没有剑在手，可悲啊！”

“蹦！”里面传出人体倒地声，血腥刺鼻，间或传出一两声微弱的喘息声。

黎明前的阵黑终于消逝了，东方天际出现了鱼肚白，太白金星的光芒逐渐黯淡。

天亮了，陆续赶到约二百余名官兵，成了在附近搜捕刺客的主力，无法派到封锁区执行封锁，因为完全了解状况的七位首脑人物都死了，支援小组的总指挥单总管已离开了人世。

刺客定是尹逆世明派来的，逆犯仍在苦马坪附近，必定想从这一带出山。

三天后，午夜。山腰密林中的八座茅蓬死一般的静，一个警卫在附近

往复巡走。这是最犯忌的事，夜间警哨移动相当危险。

左后方一株大树后，突然传出一声低沉的呼哨。

警卫迅疾地转身，接着急奔而至。

“怎么会把你留下？”树后走出的杨柳青讶然问。

“弓姑娘是女的，我留下不方便得多吗？”尹家凤走近低声说：“杨爷，她……”

“她怎样了？”

“很勇敢，视死如归。现在，她睡得很香甜，因为她嗅了一些空灵暗香。”尹家凤的声音柔柔地：“杨爷，她是个可敬的敌人，满人有这种忠贞不贰，视死如归的人才，难怪各地反抗义军成不了气候。杨爷，不要伤害她。”

“不会的，我要利用她带我进京。”

“进京？你……”

“她会替我设法转入旗籍。”

“什么？你……入旗籍……哎呀！你……你要行刺……”

“不要胡思乱想，行刺一个皇帝，第二个仍然是皇帝。而且，没有人能混入三旗侍卫的圈子里。”

“那你……”

“入旗之后，早晚会有外放的机会。镇守重要大埠，不但可以了解当地军政情势，更可暗助当地的反清志士。尹姑娘，我的工作与你们不同，我作的是长远打算。满清终将覆亡，但不是今天或明天，今年或明年，也许需要一百年、两百年的岁月。我们必须将种子埋入他们的核心，将火种引进他们的堂奥。这些事。总得有人去做。”

“哦！你们有组织？”

“不错，而且很大。天色不早，我要将人带走了。请多珍重，祝福你们。”

“杨……杨大哥，我……我们能再见吗？”尹家凤的嗓音变了。

“谁如道呢？姑娘，除了互相祝福之外。那能奢言其他？别了，姑娘珍重。”尹家凤突然扑入他怀中，抱得紧紧地。久久，她深深吸入一口气，抬起首。冰凉的嘴唇。濡湿的粉颊。贴上他的颊旁，绵绵地。幽幽地亲了他一吻。才松开拥抱，用抖切的声音咽硬着说：“我…我们，都好苦，好苦。”

“是的。”他说：“国破家亡，好苦。”

“电扫黄巾定黑山，哭罢君亲再相见……”姑娘颤声低吟，泪水像断了线的珍珠，跌碎在她的胸襟上。

杨柳青伸出右手，压在她的右肩上。用力一握，放手举步便走，步伐坚定、沉稳，没有迟疑，没有留恋。

尹家凤转过头来，目送他的背影消失在夜暗中，痴立久久。

次日一早，山脚下的小溪旁。沉睡中的凌云燕被脸上的一阵冷意惊醒了。

“哎呀！这……这里……柳青！天哪……”她像发狂般跃起，扑出，把正用浸水腰巾替她拭脸的杨柳青扑倒，压得牢牢地，抱得紧紧地，狂乱地，痛迷地猛亲杨柳青的双颊。

“迎春。”杨柳青亲匿地经抚它的秀发：“你好像没吃多少苦头。”

“我不怕他们，我并不隐瞒我的身份，他们在我口中，也问不出什么来。”她得意地说：“你真的成功地把我救出来了？”

“你不是已经自由了吗？”

“哦！真的呢！”她抬起上身游目四顾：“这里……”

“这里是界首附近的小溪，再往南走便是野猪谷。”

“怎么走这里？”

“背着你奔波了一夜，不绕远些能逃得掉？”

“哦！谢谢你。外面的事怎样了？”

“我怎知道？”杨柳青推开她挺身坐起：“我一直就在囚禁你的地方等候机会，不将你救出，怎能离开？我怕赶回去报信而他们却迁走了，我怎么向单总管解释？”

“你这冤家！”她娇媚地白了杨柳青一眼：“又要使性子了？我可没有埋怨你哪！”

说话火气好大，我不依。”

“你是很难伺候的。”

“今后不会了。”她又投入杨柳青怀中：“我会像汉人的妻子一样顺从你……”

“什么？妻子？”杨柳青大吃一惊。

“有什么不对吗？”她拍拍高耸的酥胸：“你转入旗籍之后，我就可以嫁给你了，其实除了三旗贵族之外，偷偷汉满通婚的人多得很呢。”

“好吧！通婚就通婚。”杨柳青暗中咬牙说。

“好哇！这里的事一了，我们就动身上京。”她兴奋地跳起来：“我们快走。也许，单总管还需要我们带路去捉那些逆犯呢，走！”

“你以为那些逆犯是傻瓜蛋吗？”杨柳青在前面领路，一面信口说：“当他们发现俘虏逃掉了之，赶快撤走才有鬼，恐怕这时早已逃出卅里以外了。还会等你带人去捉他们？”

“对呀：我很笨是不是？”

“你不但不笨，而且很聪明。更美丽……”

“老天爷：灌迷汤吗？我……我喜欢。很有情趣。”杨柳青苦笑，心说：我一点也不喜欢，鬼的情趣。他当然明白：要达到目的，是需要付出代价的。

一阵好赶。攀越三座山。找到了野猪谷，走上小径后不久，前面旗帜飘扬，大队官兵正向山里进兵。最前面里余，十八名荷枪握刀的搜索哨兵，首先发现了他们。

“站住！什么人？”擒来约三名兵勇大叫。

“巡防营潜龙队的弓迎春和杨柳青。”凌云燕神气地说：“疑！你们是……”“城守营的搜山队。”为首的兵勇说：“潜龙队撤回荆州去了。你们赶快归队，还赶得上。”“回荆州了？”凌云燕大感意外：“也好。我们也回荆州。”两人脚下一紧，踏上归程。

（全文完）

幽冥路猛虎出槛

有进无退堂下分坐看十八个人，其中两位是女的。

右首坐看的八个人与众不同，四个是官差，四个是戴了铐练的犯人。

本城名捕头量天一尺龙君宝身材魁梧，气概不凡，在辽东一带为非作歹的匪号，没有几个人敢明目张胆在饶州府附近作案。连天上闻名的翻阳水寇二龙三蛟四夜叉，也不敢在双港口以东的水域内横行。他为人正直，精明干练，深获一府一县的长官器重。

这里是府城缙绅张坤堂张大爷家的华丽客厅。府城中心的澹泽湖延宾坊萧家港的南端，张家是数一数二的富豪，而不是为富不仁的暴发户。三年前，江西全境盗贼如毛，辽东更是遍地崔符。辽东贼更联合南京徽州的黄山贼，与浙江的衡州贼把三省的山区闹得天翻地覆。活阎王王浩八的鬼府神兵，在姚源洞起事，把辽东搞得烈火焚天，血流漂染。张家是第一个捐款募兵的仕绅。也是第一个出钱设济安所收容难民的人，施药施医管吃管住，比官府所办的事更周到，全活无算，有口皆碑。

堂上生了三个人，但其中没有主人张大爷。

本府的推官大人李永康坐在首位，今天没穿公服，但仍然具有令歹徒们心寒的威仪，国字脸膛泛看古铜色的健康色泽，一双虎目有震慑人心的锐利光芒。去年五月，江西参政吴大人吴廷举，单骑深入匪巢劝匪接受招安，被囚却卸策反成功赶走活阎王，定计的四谋中就有李推官在内。

铁面推官不穿公服，在民宅召见一些奇奇怪怪的男女，其中居然有戴铐练的犯人。

到底在搞些什么鬼？

好像正事已经办完了，推官大人的口气温和得令犯人也感到心中暖暖地。

“诸位有三天工夫决定是否接受。”李推官冷静地说：“毕竟这是人命关天的事，勉强不得。你们是本官接见的第三批人，前两批的人至今还没有答复。希望诸位能在限期内权衡利害作一决定。诸位都是具有奇技异能的江湖豪士，经验与见识足以替自己的行为负责。足以决定自己的生死荣辱，决定之后，请与龙捕头直接联络，本官之所以出面与诸位商谈，主要是向诸位表明官方的立场，让诸位安心，因为如果熊员外自己出面，的确有点不合法，官方也不能公然鼓励这种事。也可以说，官方只能替诸位证明诸位的应征，是出于自愿的。如果没有疑问，诸位可以走了。”客人三三两两出了张家高大的门楼，分向街头街尾散去，一面走一面议论纷纷。

一男一女走上了环湖大街，接近大龙桥桥头，一旁跟来一个的头环眼大汉，低声问：“怎样？一样的事？”

“不错，同一件事。”男的说。

“他们不死心了。”大汉一面旁着走一面冷笑。

“熊高风不会死心的，张大爷已明白地表示，以雄厚的财力支持他。”女的说。

“有人应征吗？”大汉要知道结果。

“没有。”

“现在没有，以后就难说了。”男的说：“有钱可使鬼推磨。又道是重赏之下。必有勇夫。这几年来，饿死的人多得很呢。”

“但合条件的人，决不会饿死。”女的接口：“坐在我上首那位仁兄，就是北门外仁义乡周家的老大。岳庙山北面一大片田地，都是他周家的产业。”

“周玉峰？九江九叠屏云九上人的得意门徒妙剑周玉峰，他挺身而出凑热闹？”大汉脸色微变。

“真是他。”男的说：“这种自命英雄豪杰的人，为了死要面子，出头替乡亲出力。

名利双收乃是人之常情。不过，这位江湖名流不会答应的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大汉问。

“李推官所提的条件太苛。”

“条件是……”

“要取保具结，只有成功与失败两条路可走。”

“哦！难怪李推官不当公事办。”

“今天来了四个囚犯。”女的说：“大概日久没有人应征，李推官情急，要做出枉法的事了。”

“认识那些囚犯吗？”大汉问。

“不认识。”男的说：“戴铐而没戴脚练。好像不是什么重刑要犯。”

“如果是死刑犯，李推官怎敢枉法？”大汉说。三人向东面的小街走了。

出月波门，沿城外小街可以直达翻江旁的芝山驿，驿右首是河泊所。这里是码头区，一条小街向东伸展，与南门码头相啊接。但这几年来兵荒马乱，城外不安全，所以这一带十室九空，尚未恢复元气，仅河泊所附近，仍然维持半复苏状态：驿站的左首，是五湖船行大东主司马武扬的大宅。五湖船行规模相当大，以货运为主，将都江上游昌江景德镇的瓷器运到九江，再到星子县大排岭把高岭土运到景德镇，利润相当可观。

入幕时分，龙捕头量天一尺进入司马东主的大宅。司马武扬吃的是江湖饭，半百年纪人才一表，在江右附近混的人，都知道五湖水怪司马武扬不好惹，水性之佳。连翻阳湖的水贼也畏他三分，江湖潜势力相当雄厚，大小贼群相戒远离五湖船行的客货船。一是运泥船抢来无利可图，三足怕司马武扬不顾一切报复，三是不一定能抢劫成功，即使成功，所付的代价也十分可观，得不偿失。

客厅中。司马武扬与两位得力臂膀接待龙捕头。仆人奉上茶水，客套一番。

“高永毅出来了。”龙捕头平静地说：“不要丢惹他。司马东主，得饶人处且饶人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五湖水怪司马扬一点也不感到意外：“其实。如果我真的存心要他的命，他绝对活不到现在，龙头应该明白的。他已经坐了两年牢，火气应该消磨得变聪明了。我又何必绝他的生路？”

“但愿如此。”

“疑！龙头足不相信在下吗？”五湖水妖笑问。

“我应该相信吗？”龙捕头也含笑反问。

“龙头真应该相信的。”五湖水妖眼中有令人心寒的光芒：“他东湖的祖产已经充了公，他老娘的眼睛也哭瞎了。这一去，凭他那几手花拳绣腿，九成九回不来，在下犯不着落井下石，对不对？这与和贼兵决战是不同的。”

“龙头最好叫他放明白些。”五湖水妖的拜弟混江鲤田超群不住冷笑：“不管他这一去是否成功，今后，他最好离开饶州，到外地谋生路。”

“而且最好在本船行船只所经的埠头外谋生路。”另一拜弟老三登萍渡水马飘萍接口：“不然，他不会再进监牢。他那瞎眼的老娘也不会再有人奉养了。”

“我可以向你们几位保证。”龙捕头语气一冷：“买通小贼攀诬的事，决

不会再发生，杀人灭口的事也决不会再发生。而且，我会睁大看眼睛，拉长耳朵，注意每一个狗娘养的坏杂种，到底在干些什么该上法场的勾当。上一次是我量天一尺事先毫无准备，事后疏于防范，眼睁睁看他进死囚牢。以后，我量天一尺应该学聪明些了。”他一口喝干杯中茶，眼中有凛然的光芒。

“如果有人认为我量天一尺可以玩弄在手掌之间。”他在厅门止步转身，盯看三个不住冷笑的人：“我龙君宝将用铁的手段，来纠正他的错误。”主人并不送客出门，显然双方的会谈并不友好。

“贤弟，这人将是咱们一大祸害。”

五湖水妖对两位拜弟说，眼中杀机怒涌：“搞不好，咱们很可能要在阴沟里翻船。”

“那就做了他。”混江鲤凶狠地说。

“他已经提防着我们。”五湖水妖摇头表示不妥。

“那就在公事上套他。”登萍渡水提出意见。

“这得花不少工夫布置。而且，李推官非常的信任他，知府与知县两方面，也都不好下工夫。”五湖水妖摇头。

“每个人都有致命的弱点，问题是能不能花上工夫，把他的弱点发掘出来加以利用。”混江鲤郑重地说：“大哥，只要咱们多留些心，机会有的是。这件事不能操之过急，慢慢来。”

“也只好慢慢来。”五湖水妖点头：“自从小畜生被咬进去以后，这狗杂种就对咱们留心了，很可能已经知道内情。幸而他抓不住咱们的把柄。无凭无据他不敢翻案，不然他必定会蛮干的。所以咱们千万不可掉以轻心，有他在一天，咱们一天不能安心。”半月后，江浙交界处的白沙关。

这里原来由岭口千户所振有官兵驻守。但目前连岭日千户所也废弃了，关垒已毁，不但没有官兵，连真正的居民也没有几个。地方残破，十室九空。大乱三年，这一带除了野兽不见人迹。即使有人，决不是安分守己的人。

复原的工作推行得很难，目前这里仍是政令不到，自生自灭弱肉强食的匪乱区。江西全境仍然大乱未已，更大的暴乱正在酝酿中。

进入这一带山区的人，生死自己负责。

四个人坐在以前关所衙门前的石阶上，大口啃着随身携带来的乾粮。他们身旁，搁放着不少物品，洋洋大观。刀剑、问路杖。包裹、绳索、水竹筒、盐袋……身上还有八宝囊、七首、盛了暗器的宽皮护腰。

坐在最下面一级的扎须大汉，撕啃看一条烤兔腿。吃得津津有味，瞥了右侧方那位同伴一眼。

“高永毅。”扎须大汉含糊地叫：“你是东湖的本份人，为何要来玩命？”高永毅的外貌，真像一个本份人，身材虽然生得倒也魁梧；但五官端正，细皮白肉，脸上看不到任何暴戾的线条和气势，如果换穿了青衫长袍，那就像极了府学舍中的年青书生少年公子。

“因为我要用我的命来冒险，换取五年牢狱之灾。”高永毅一面嚼看乾米糕，一面平静地说：“我本来是个死刑犯。活阎王王浩八屯兵风雨山，进薄府城，知府大人招募敢死队，我去了，由死刑改为六年徒刑。还有五年，囚牢的日子难过，所以我来了。”

“哦！我记起来了。”那位叫文世亮的人说：“你就是那位带了十名敢死队，夜劫贼营砍了活阎王四先锋的人，对不对？”

“四先锋睡得像四条猪，赤候条身上没带有半寸铁，怀里各抱了两个赤

条条的女人，十个人用刀砍，比砍四条虫还要容易。”高水毅脸上神色丝毫不变：“他们死了，所以我从死囚牢迁到活囚牢。文老兄，你为何要来？”

“为了一千两银子的重赏。”文世亮坦然地说：“我在九江混日子，一年赚不了五六十两银子。一千两银子，足够我过十年快活日子。同样是玩命，我宁可这样玩，至少明里拚总比挨别人从后面插一刀干脆些。”坐在最上一级的人，是饶州二剑客之一的妙剑周玉峰，一位武林世家的侠义英雄，城北郊仁义乡岳庙山周家，江湖朋友对这地方耳熟能详。

“高老弟，你真不该来。”妙剑周玉峰摇头苦笑：“五年是很快的。留得青山在，何愁没柴烧？你虽然在匪乱期间表现得很出色，但毕竟不是玩命的人，何苦呢？”

“我已经来了。”高永毅淡淡一笑：“抢劫五湖船行的水贼咬定我是同谋，我这条命已经不是我自己的了，玩玩命并没有什么不对。”

“你这孩子！”妙剑不住摇头。

高永毅今年才廿二岁，妙剑周玉峰已经是四十出头，叫他一声孩子名正言顺。

“成天豪。”文世亮盯看扎须大汉：“你为什么来？也为了重赏？”

“为了找匪乱期间，失散的老伴。”成天豪的黑脸膛暗下来了：“我一辈子，没让我那老伴过一天好日子，我好后悔，我发誓要找到他。补偿我廿十年来对她的亏欠，我要……”

“你知道他在山里面？”文世亮截断对方的话。

“很可能。有人看到她被匪徒带过江，经过武扬乡，以后就……”

“哈哈！她如果做了压寨夫人，你……”成天豪倏然站起，怪眼彪圆，凶狠地向文世亮走去。一双大手伸出了。

“成老兄，不要开不起玩笑。”文世亮陪笑。已看出危机：“廿年的夫妻。你自认对她有所亏欠，为她拚命是应该的，兄弟希望你能平安地找到她。”

“以后说话，你给我小心了。”成天豪咬牙说。

“如果凡事都要小心，我文世亮就不会来了。”文世亮阴阴一笑：“在下只是对你的痛苦心情让步，而不是怕你的凶狠态度，你要放明白些，哼！”

“路还没开始走，你们就开始互相仇视，尔后怎办？”妙剑以领队人的身份出面制止冲突：“你们给我放明白些，咱们四个人出来同心同命，离心离德只有死路一条，不许有同样事情发生，知道吗？”

“周老兄，不要把话说得那么严重好不好？”文世亮用嘲弄的口吻说：“谁死谁活，各安天命，是不是？”“你又有何高见？”妙剑沉声问。

“如果失败了，回去在下不要坐牢，也不怕毁了侠名，又没有老婆待救，大不了退回九百两银子，没有什么好怕的。”

“问题是你能不能活看回去。”

“再凶险的路，在下也曾走过。”

“你以为这条路还不够凶险？”

“算不了甚历。自从活阎王王浩八死后，山上的土匪散贼，没有几个真正的高手，怕什么？”

“不久你就可以知道了。”妙剑冷冷地说：“这条路比幽冥路好不了多少。你最好不要自大自满，看不起这些逃贼散匪，付出的代价将是你的性命，信不信由你。”

“哼！”文世亮以冷哼表示鸣金收兵。

山径向东伸展，在千峰万峦中盘旋，偶或可以听到山窝里传出几声熟悉的犬吠，但看不见房屋，也没发现有人踪。山深林密，马道羊肠，人在这地方行走，似乎已远离莽莽红尘，不如人间何世。

路通浙江的卫州府，走上百里不见人烟。当初活阎王被吴廷举单骑策反，众叛亲离流窜裴源。又被知府李承勋与俞谏所带的狼兵所击溃，逃入这一带山区四出流窜，兵来贼往你争我夺。几乎把这一带三省山区杀得鸡犬不留，所有的村落寨岩焚烧殆尽，见不到人烟理所当然。

午膳毕，收妥余下的乾粮，妙剑周玉峰下令动身。带来的乾粮快消耗光了，以后，得靠自己设法猎食，捉不到飞禽走兽。就得挨饿。

降下一处小河谷，小河向东流。水从山谷里倒泻下来。飞珠溅玉颇为壮观。

“周老兄，今晚在何处露宿？”走在妙剑身后的成天豪问：“除了山还是山。奇怪，有路，怎么没有村寨，又不见行人？”

“这条路枕被野草蔓没了。”妙剑说：“已经很久没有人行走啦，贼兵已散，官兵不再前来，旅客还不敢走动，咱们不必寄望找到村寨投宿。”“哎！那座大石上有人。”文世亮欣然说。

小河在山脚下形成一座十余亩大的深潭，水色碧绿深不可测，已看不到水流的动态。

潭旁怪石林立。有如犬牙森列。小径绕潭右而过，潭旁的一座巨大怪石顶端，果然坐着一个人。

“这是最近三天来，咱们遇上的第一个人。”妙剑低声说：“诸位不要惊吓了他，在下去向他打听打听。”

“你少臭美。”远在卅步外石顶上的人，转头向这一面用阴森的语音说：“你们连兔子都惊吓不了。就算你们是厉鬼，我老人家也不会被惊吓的。”四人都吃了一惊，相距在卅步外，说话声音很低，就算老人不耳背，耳力一如年轻时锐敏，恐怕也不易听清妙剑的话。

“咱们碰上了非常人。”妙剑警觉地说，戒备看向前接近，离开道路向右下走。

石高约三丈左右，老人已转过身来，仍然安坐石顶，膝上搁着一根黄竹杖。破旧的葛袍，花白头发换了一个道士髻。三角孤拐脸皱纹密布，一双老眼依然黑白分明冷芒四射。山羊胡全白了，但牙齿一颗也没脱落，白森森有如犬牙。又尖又利完整无缺，令人难以置信。

“老丈请了。”妙剑在石下行礼。

“你要干什么？”老人的语气锐利如刀。

“有事向老丈请教。”

“老夫不一定肯答覆你。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有话你就讲，有屁你就放。反正你是非问不可，因为此地除了老丈之外，只有鬼而没有活人。”远在十步外，站在小径旁的高永毅，突然接口说：“老伯所说的鬼，好像并不是阴司里的鬼。”

“你小子说什么？”老人厉声问。

“高老弟，不要打岔。”妙剑制止高永毅。

“这附近最少也有十个人。”高永毅用手向路旁浓密的山脚树林一指。

“你是真的见了鬼了。”文世亮不屑地说。

树林与野草十分浓密，人如果躲藏在内，多少会从走动过的地方看出痕迹，在高手眼中无所遁形。显然，妙剑三个人都看不出有人的征候。

艾世亮是个老江湖，怎肯相信高永毅的话？

“月前。”妙剑向老人说：“混世魔王朱兴建寨开化小方山落猿岭，听说在这附近投下了卡。请请问老伯。到何处方可以找到卡上的人？”

“混世魔王月前已经窜到徽州的昱岭去了。”老人冷冷地说：“你小子所得的消息已经过时了。”

“哦！跑那么远去了……”

“你小子找混世魔王有何贵干？”老人抢着问。

“带了一些金银，要向他赎两三个人。”

“鬼话！混世魔王从不掳人勒赎，抓到人就杀。”

“他已经不再抢劫了。”

“也没受招安，只不过力量不够，不能攻城掠地而已。小子，你们带了多少金银来？”

“不多，要等见了混世……”

“你们找不到他的，把金银留下，老夫替你们消灾，在这条路上走，带了金银会送命的。”

“哦！原来是劫路的。”妙剑恍然：“老丈，你这种年纪劫路，不嫌太老了吗？”

“小杂种可恶！”老人怒骂，一跳而起。

一声怒啸，老人如怒鹰下扑，竹杖斜举，挟凛凛罡风煞气临头便劈。

妙剑疾退丈余，手接上了剑靶。

不等他拔剑，老人已一闪即至，杖发铁牛耕地，疾点下盘向上挑送，速度骇人听闻。

妙剑吃了一惊，失去了主动，左闪丈外。

糟了，老人虽已年届花甲，身法之快，比壮年人似乎更轻灵更快捷，竹杖如影附形跟到，噗一声敲中妙剑的右肩尖，力道惊人。

“哎呀……”妙剑惊叫，感到竹杖重如山岳，千钧力道及体，被震得扭身便倒，右半身已经麻木，失去拔剑的力道。

杖疾收疾吐，点向他的胸口心坎要害，如被点中，杖尖可能贯心而入。

人影一闪即至，一声怪吼，成天豪的剑刀电射而至。拍一声将杖拍偏尺余，杖点入坚硬的地面，深入近尺。

“接刀！”成天豪怒吼，刀光一闪，光临老人的胁肋，虎虎刀风令人闻之心悸，快逾电光石火，笨重的身躯，笨重的剑刀，这时却显得灵活非凡，有如疯虎发威。

老人知道对方刀沉力猛，不敢用竹杖硬攻，闪身避招，竹杖同时回敬反击，攻偏门猛扫成天豪的右膝，用巧打展开鬼神莫测的快攻。

刀光如电，杖影似流光，两人搭上手各展所学周旋，三丈内罡风呼啸，人影进退如雷，好一场势均力敌的凶狠搏杀，棋逢敌手险状横生。

妙剑已滚出三丈外，揉动着被击中的右肩，脸色大变。向在一旁戒备的高永毅和文世亮叫：“老鬼是翼水蛇潘汉，前白衣军的翼宿。成老兄恐怕挡他不住，一起上，快！”老人翼水蛇已经看清了成天豪的刀路，已展开空前猛烈的攻击，六尺长的竹杖，已可在霍霍刀光中泻入，剑刀已有点招架不住了。

文世亮拔出锋利的三棱钢刺，同高永毅说：“拔剑上，咱们两面夹攻。”
“你一个人上，够了。”高永毅平静地说：“贴身抢入，定可减弱长竹杖的威力。”

“你不上？”

“附近的人将要发动，我挡住他们。”见你的大头鬼“你怕死？”

“就算在下怕死好了。”

“哼！你根本就不应该来，怕死鬼。”文世亮不屑地说，挺刺冲出。

翼水蛇一条竹杖，在一刀一刺的夹攻下，依然威风八面，点打挑拨狂野辛辣，攻多守少。妙剑的右肩痛楚已止，钢牙一咬，拔剑欺上叫：“两位请退，在下与这老鬼公平一决。”可是，一刀一剑在短期间无法撤出，竹杖的攻势愈来愈猛烈，自保已感吃力，撤出可能受伤。妙剑先前来不及撤剑吃了大亏，恨透了翼水蛇，不管两同伴是否撤出，一声怒啸，挥剑直上。这瞬间，竹哨声乍起。三人围攻翼水蛇，无瑕分心理会身外事，虽然听到了竹哨声，眼角也看到人影飘动，但无法兼顾了。

“啊……”惨叫声刺耳，有人遭殃了。

妙剑心中大急，钢牙一挫，铮一声用一招苏秦背剑硬接翼水蛇劈下的一杖，扭身走险从杖下切入，大喝一声，顺势就是一剑反抽。

“哎……”翼水蛇惊呼，挫身拖杖斜掠而走，右跨裂了一条缝，幸而未伤筋骨。

成天豪的剑刀，间不容发地掠过翼水蛇的顶门。灰发结应刀而飞。

妙剑一招得手，如影附形跟进，一剑刺入翼水蛇的右肋，手下绝情。

翼水蛇不愧称廿八宿饶将之一，同时，妙剑右肩受伤，失去灵活度与劲道，这致命的一剑并未能发挥应有的威力，使刺入两寸左右，乘势躺倒滚出八尺，一跃而起撒腿狂奔而走。

“穷寇莫追！”妙剑急叫，阻止文世亮追赶。

翼水蛇脚下奇快，已向西逃出卅步外去了。

三人止步不追，目光收回转向站在路中的高永毅注视，文世亮首先发作。

“这怕死鬼竟然袖手旁观。”文世亮用刺指着十余步外泰然屹立的高永毅：“咱们把他赶回去……疑！”话突然止住，眼中有惊骇的神情。

路旁的树下草丛中，一名青衣大汉突然挺身吃力地站起，尚未挺身站稳，随即发出一声痛苦的呻，身形一晃。重新跌入草丛内。

妙剑惊讶地向前走，目光在路旁的树下搜视，从野草的形状估计。附近有不少人曾经冲出，压倒了不少野草，有些地方可以隐约看到青色的人体形状。

高永毅神色悠闲，抱肘而立木无表情。

“他……他们……”妙剑骇然问。

“十个。”高永毅平静地说。

“真……真有十个？”

“数数看不就知道了？”高永毅用权威的口气说。

“你……你用什么杀了他们？”

“竹刀。”高永毅从皮护腰内拔出一枝五寸长，削得并不算利的薄竹刀：“刚才站起的那个人，刀偏了三分，所以死得最慢。”文世亮脸色大变，毛骨悚然打一冷战。竹片削成约五寸小竹刀重量有限，即使面对面刺戳人体，

也不可能刺入两寸。根本不可能致人于死。

妙剑有点不信，奔出在草丛中拖出一个人，不由倒抽一口凉气，怔住了。

竹刀不偏不倚贯入心房，一定已在刹那间刺破了心上方的大血脉，所以死得很快。

成天豪共查了三具尸体。每具尸体都被竹刀贯入心房要害。

文世亮检查那现身又倒毙的人，果然发现竹刀偏了三分左右，刺破心房的外心室，所以能支持片刻众人重新上路，谁也不说话。

08

文世亮的惊骇神色仍未消退，走在最后脚下迟疑。

“高老弟。”妙剑终于发话了：“你是一个很本份老实的人。”

“以前是的。”高永毅冷冷地说。

“你真的没参加水匪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没抢劫五湖船行的船？”

“我抢来做什么呢？”他眼中有浓浓的杀机：“周叔，你是知道的，我家在东湖有良田三百顷，舍下仅老母在堂，人丁甚少，收一年租可以过三五年，我会参加水匪，抢五湖行船的运泥船？我家又不烧窑。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如果我不死。我会查出来的，陷害我的人，我保证他每天晚上都会做恶梦。”

“你练了武？”

“不错。”

“本城的人，却没有一个人知道。”

“我从没想到让别人知道。”

“量天一尺龙捕头去逮捕你。你应该可以从容脱身。”

“我是一个守法的良民。”

“如果能活着回去，肯接受我的帮助吗，在江湖上，我还有一点实力，同水匪中计消息，不难办到。”

“回去再说吧。”

“是的，如果我们回不去，一切都免谈了。”

“我会回去的。”他眼中那种可怖的杀机又涌现了：“当一个人把天地良心抛在一旁，被求生的兽性泯灭了良智的时候，是会比旁人活得长久些的。在死囚牢中等了半年，等候秋决的滋味真不好受。当我提着刀午夜率敢死队偷营劫寨，砍杀活阎王四先锋，黑夜中兵马如潮，杀人已由不了自己，在血肉横飞中，我知道人如果要活，你必须先杀掉别人，才能保全自己，才能有勇气毫无感情地杀人，所以我胜利了，我活了，从死刑减为六年徒刑。我要争取任何活的机会，争取查出陷害我的那些人，在监牢里我永远没有查的机会，所以我来了，我要活，所以任何不许我活的人，哼！”

“回去之后，你打算……”妙剑毛骨悚然地问。

“以血还血，以牙还牙。”他一字一吐，不容对方怀疑他的意图：“在饶州府，我高永毅是个老实人，所以我会进死囚牢。以后，守法老实的高永毅已经死了，他已经把自己的良心、理智、爱世人的人性，埋葬在天地之外，天理国法人情，永远不会令我烦心了。”妙剑听得心中发毛，走在后面的文世亮感到头皮发炸，成天豪也不住摇头。

妙剑三个人，围攻一个翼水蛇依然无功，而十个埋伏的人发起突击，一瞬间全部毙命。如果高永毅的杀性不改。恐怕比活阎王王浩八更可怕百倍。

四个人中，高永毅原来是最不引人注目，最不受重视的一个。但现在情势完全转变过来，为首的妙剑知道自己的领导地位已经动摇，在强存弱亡的危境中，最坚强最彪悍的人，才是真正的领导人物。

最骄傲最轻视高永毅的文世亮，接触到高永毅的目光也会发抖。

像貌威猛强悍暴烈的成天豪，也感到高永毅身上散发出来的阴森杀气，令人心中发毛。

天刚黑，他们在山脊的一座树林内露宿，虽然是七月初盛暑，但在山区里依然夜凉如水。整夜兽吼声此起彼落，但除了担任守望的人外，其他的人睡得相当沉。

高永毅负责下半夜守望，他站在一株大树下像个石人，直至东天发白，双脚未移动半步。

他在考验自己的耐力，在刻苦地运气行功。

没有人能像他一样坚强，没有人能有他那种不屈的毅力。他有活着回去的无比信心，因为有一件大事等待他去完成，这信念赋予他无穷的精力和勇气，足以帮助他排除一切困难和凶险，让他有面对困离凶险的决心和勇气。

天快亮了，东面山脊不远处。传来了不寻常的声息。

熟睡中的妙剑突然一惊而起，发觉嘴部被一只大手所掩住，其中听到高永毅低沉清晰的语音：“不要发出声响，好好准备厮杀。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有十几个人从东面接近，蛇行鹭伏相当小心谨慎，用意极为明显。你们赶快准备，先找地方隐起身形，我来应付他们。”三个青衣大汉起伏不定地到达，越过宿处再停下来用目光搜索四周。

后续的十六个人逐渐到达，其中有行动有点不便的翼宿翼水蛇。晓色蒙陇，树下视界有限。

高永毅突然出现在一株大树下，像是幽灵幻现。

“你们在找什么人吗？”他的语音清晰有力：“找不到是不是？”十九个人循声抢到，片刻间形成合围。

翼水蛇与两名中年大汉站在东首，两大汉一个握着大砍刀，一个肩上扛着一柄巨型开山大斧，人健壮如熊，满脸横肉像貌狰狞。

“你那三个同伴呢？”翼水蛇厉声问。

“有什么话你说吧，在下替你转达。”他语气十分冷静：“他们仍在安睡，十天来爬山越岭餐风宿露，是相当辛苦的。”“你姓甚名谁？”

“我姓高，高永毅，饶州府翻阳县人氏。够了吗？要不要报三代履历？”

“够了，你用竹刀杀了老夫的十位弟兄。”

“对，老丈，快把你这些人带走，在高某未动杀机之前，远出商某的视线外。”

“这狗东西好狂。”握大砍刀的大汉怒叫，大踏步而出：“太爷我却不信邪，看能不能把你剁成肉酱？狗东西！给你一刀。”刀光疾闪，大汉火杂杂地挥刀虎跳而进，势如雷霆，乃沉力猛锐不可当。高永毅冷笑一声，左手一扬，白芒似电破空而飞，快得肉眼难办。暗器出手，从容向右横跨两步。

大汉挺刀冲过。脚下大乱。就在冲过的刹那间，高永毅左手疾伸，半分不差扣住了大汉的后颈向下缴。

“哎……”大汉丢掉刀狂叫。爬伏在地。

“你穿了护心甲就敢撒野？真是不知目爱。”高永毅一脚踏住大汉的背心：“在下要射你的左鼻，决不会误中右鼻孔，你应该戴头盔和护手护膝的。”五寸竹刀，射中大汉的右膝，膝骨被贯穿，比钢刀似乎更为锐利。

这一手干净利落，毫不费力便制住了强劲的对手，把其他十八名悍贼全镇住了。

“郑头领，决不可与他单打独斗。”翼水蛇毛骨悚然地向使开山斧的大汉叫。

“弟兄们，并肩上，剁碎他。”郑头领举斧怒吼，向前逼近。

“铮……”剑出鞘清鸣震耳。

高永毅似乎整个人都变了，变成一头饥饿的猛兽，眼中幻出嗜血兽类的可怖光芒，浑身涌发出危险的气息。

“嗤！”剑刺入俘虏的背心，毫无怜悯地将仍在狂叫的大汉杀死。

剑向前一指，接着响起一声令人动魄惊心的长啸，剑气迸发。身剑合一狂冲而上，势如山崩，恍剑三荡三决，前冲、侧击、回旋、蔗卷……三冲错两回旋，所经处成了人间地狱，没有人能接得下他雷霆一击，刀枪一触剑便崩飞折断。血肉横飞，好荡惨烈的大屠杀。狂啸声三起三落，动魄惊心。第三次啸声余音未绝，十八名恶贼只剩下聪明的翼水蛇一个活人。翼水蛇应该放聪明些的，但还不够聪明，负了伤的人应该早早脱离战场，以免枉送性命。翼水蛇不单单退出战场外，却在一旁挥杖呐喊助威，等到发觉危机，已失去逃走的机会了。

屠杀十八名悍寇，其实为期甚短，啸声三起三落而已。

血迹斑斑的长剑，指向翼火蛇，人已扑到。

“我投降……”翼水蛇心胆俱裂狂叫，丢下杖向下一仆，跪伏如羊。

高永毅止步，剑半举砍下。他浑身浴血，虎目彪圆。脸上每一条肌肉皆像是僵死了，举剑的手坚强稳定，呼吸不绝如缕，杀气腾腾有如天神当关。

“老弟，饶……饶他……”身后传莱妙剑走了样的战栗语音。

下砍的剑停在翼水蛇的背部上空不足三寸。

他扭头回望，妙剑三个人站在尸堆外，脸无人色不住发抖。用惊怖的目光注视看他。

血腥触鼻。十八具尸体仅有三分之一是完整的。

他的剑两面的锋刃都倦了口，快速砍劈的高温令剑变了型。

他呼出一口长气，脸上的杀气徐徐消退。

妙剑三个人，心惊胆跳地向他走来。

“招出混世魔王的下落。”他的目光回到俯伏在地浑身发抖的翼水蛇身上：“换你一条命。”

“他……他真的在昱岭。”翼水蛇几乎泣不成声：“本来，我……我们是来……来投奔他的，来……来晚了，所以…所以留下来养……养息……”

“昱岭在什么地方？”昱岭绵延千里，山高林密，是两省的界山，官府致令达不到的深山大泽，人烟稀少，到何处去找。

“听……听说是幽……幽冥岭。”

“传说中的鬼域？”

“是的，所以我们不敢轻易前往。”

“好吧，你可以走了。”他丢掉剑退后：“不要再让我碰上你。你偌大年纪，做强盗不嫌太老了吗？你们白衣军纵横七省，三过南京，两薄都门，而今英雄安全？失败一次还嫌不够吗？快走！”翼水蛇爬起撒腿就跑，一直不曾回头。

“两条路。”他用平静的口吻说：“一是按预定计划，前往衡州府的心方山找混世魔王打交道。另一条，是前往徽州府的幽冥岭。周叔，你来决定。”

“翼水蛇消息不会恨。”妙剑的神色尚未恢复正常：“混世魔不在小方山，去了也是白去。”

“我反对改道。”文世亮立即提出反对意见：“咱们是依约前往小方山找混世魔王交涉的，魔王不在，不是我们的错，咱们只要到达地头，责任更了。”

“文老兄，你可别忘了。”成天豪大声说：“咱们所订的约，不错，地点指定是小方山，但约定上说得清清楚楚。必须将人质赎回来，赎不到人质，咱们就不必回去了。”

贼人本来就四处流窜，小方山只是官方所得到的最后消息。咱们有责任从小方山开始追查，上天入地都要与混世魔王照面，对不对？”

“我反对到幽冥岭。坚决反对。”文也亮毫不让步：“那是一处可怖的鬼地方，百十年来，那一带盘踞着一群令江湖朋友闻名丧胆的神秘鬼怪，好奇前往踩探的人。从来没听说过有人生还。活阎王拥兵八千，流窜三省，就不敢接近幽冥岭。咱们四个人前往，不啻往鬼门关里闯。要去你们去，我可要回去了。”

“那只是一种无稽的传说。”妙剑郑重地说：“前往踩探生还的人并不少，早些年南京振武门三剑客，就曾经走遍了幽冥岭，除了虎豹豺狼，他们一无所见。”

“那一定是他们找错了地方。”文世亮坚持己见：“到底那一座是幽冥岭，谁也弄不清。”

“你不去？”妙剑沉下脸问。

“我要回去，大不了我退回一千两银子……”

“休想，在下有权强制你前往。”

“你试试看？”文世亮冷笑看说。

“交给我，周叔。”高永毅虎目怒睁：“我穿上他的琵琶骨，拖他到幽冥岭……”

“我去找去，我怕你。”文世亮惊恐地叫。

昱岭，是怀玉山的北脉，北连天目山约百丈峰。这一带山区千峰万峦，猛兽成群，除了少数大河谷中有人生息之外，其他地区人无法生存，连和尚道士也不敢深入。近城市的山区，有些化外之民在内日生自灭，一些土匪强盗来来去去。绝大多数的山都没有名称，即使有。也是土民信口胡调的土名。

幽冥岭，听起来就令人心中发毛，据说是一处鬼怪横行的鬼地方。真要向人打听，没有人能说出所以然来。反正往深山中一指，你去找吧，就在那儿。

攀山越岭走了十天，四人到达两省交界处的昱岭关，沿新安江上行，向西折入葫芦岭。据说，葫芦谷就是前往幽冥岭的进出口。

他们在葫芦谷口的一家山民处住宿，打听的结果是活阎王手下的几群散匪，的确曾经在这附近经过。后来据说已窜到数百里外的黄山山区去了。

至于传说中的幽冥岭，山民说就在群山深处。

山民并不知道几股散匪中，是否有活阎王的战将混世魔王在内，带了一群男童女童，但没有妇女。

文也亮又主张往黄山追，但仍被妙剑拒绝了。妙剑的理由是必须一步步追查，以免走回头路。

一早，四个人在草堂中商量如何入山晒查。

“幽冥岭内如果有人盘据，必定有人出入。”高永毅用坚定的口吻说：“毕竟人不能不吃人间烟火，至少盐和市帛铁器等等不能或缺，咱们以至昱岭关的方向为晒查中心，分东西和东北两纵向搜查，看那一处可以出入，一定可以找出往来的秘径。葫芦谷的地势是北向纵走的，谷底有三座可以攀越的小峰，但后面却是奇峰插天，猿猴难上。不会是经路。咱们分为两拨，先分东走与南行，以两日为期，先找找看，然后再决定搜的方向。不管有否钱索，第三天仍然在此地会合。周叔意下如何？”

“这是最笨的，也是最有效的办法。”妙剑不住点头：“附近山民甚少，不易打听，也不可能获得他们的合作，所以咱们只好自行设法。好，就这样决定。永毅，你我分组，你挑谁？”

“我跟你。”文世亮抢先表示意见：“让成天豪跟高老弟走。”

“我愿意跟高老弟。”成天豪求之不得，欣然同意：“方向怎么分？”

“我们往南。”仍然是文世亮抢先争取：“东面的山太高峻，成为通路的成份很小，我希望能先一步发现秘径。周老兄，今天就动身吗？”

“对，今天就动身。”天下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。

次日近午时分，高永毅在卅里外的一座小山峰下，果然发一条隐约可以分辨的秘径。

秘径向东北伸展，绕过两座山峰，到达急湍的新安江。本地人不称新安江，叫徽港。

这段水面不通舟楫，但可以用竹筏往来，急湍处将筏拉上岸，拖到上游或下游继续航行。

上游，正是昱岭关，两首的交通隘道。

“是了，这里正是进出幽冥岭的要道。”高永毅站在河岸说，向上游眺望：“用小竹筏往来，日用必需品在这里登岸，再往山里面运送。成老兄，咱们回去。”

“要不要先进去察看？”成天豪一切都听他安排：“去证实是不是通向上面的路。”

“有道理。”他同意，立即往回走。

回到小山峰下的秘径，两人披荆斩棘逐步深入。当攀越第二座山峰时，发现小径逐渐明显了，甚至可以看到爬山虎快靴道留下来的足迹。

“咱们找对了路。”高永毅欣然说：“小径沿山有伸展，我敢保证必定在前面下降，通向右前下方的山谷，沿那条小溪下行，可能进入传说中的幽冥岭了。”

“要不要再往前走。”成天豪也感到无比的兴奋。

“如果我所料不差，再往前走，便会碰到鬼怪了。”

“你真相信有鬼怪？”

“不信。”

“那……”

“如果真有鬼怪妖魅，会有爬山虎快靴的足迹吗？”

“那你认为……”

“是一些武艺惊人。不想与尘俗纠缠的隐世奇士，在这里做化外之民。混世魔王很可能知道这些人的底细，逃来此地托庇。”

“那……”成天豪显然有点心怯。

“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”他替成天豪打气：“咱们是携金赎人和平而来，我相信他们不至于不讲道理动武。”

“我怕你……”

“我会克制自己的，如非生死关头，我不准备开杀戒，你该放心了吧？”

“但愿我能真的放心。”成天豪苦笑：“反正咱们是马行狭道，船抵江心。回去吧，多两个人毕竟多两份安全，是么？”

“好，回去再说。”第三天，四人出现在同一地方。沿山脊前行卅里左右，山势逐渐下降，远远地，便可看到峰下的小山谷，小溪光莹如玉带，在森林中时隐时现。再前面，奇峰插天，云雾缀绕。以小溪的出口估计，群峰之间必定别有洞天。

“周叔，看出小山谷有岔眼的事物吗？”高永毅一面走一面问。

上下相距约有十五大里，事实上很难看清下面的景物，在树林上空翱翔的飞禽，大的苍鹰也比米粒大不了多少，更难看到林下的事物。

“看不出。”妙剑说：“只是最平常的窄小山谷。”

“仔细看那些树林。”他说。

“哎！”妙剑讶然轻呼：“好像是果树。”

“不错，桃李梅都有。”

“唔！不错。是人工栽植的果林。”

“这表示下面有人居住。”他将夺自悍贼的佩剑挪至趁手处：“前面不远山径将开始下降，很可能有人出面，大家最好有所准备。”妙剑半信半疑，领先加快脚步往前走。

他却停下来整理包裹，包裹内除了衣物外，另有两百五十两黄金，那是四人分担的赎款，共计黄金千两。

文世亮跟上妙剑，一面走一面嘀咕：“真是见了鬼了。有人居住不是很好吗？像这样疑神疑鬼穷紧张，什么事都不用办了。”

“文老兄，小心些总不是坏事……”妙剑的惊呼，把后面发牢骚的文世亮吓了一跳。

最后面的成天豪。本能地扭头回望。

落在后面的高永毅失了踪，先前他停下整理包裹的地方鬼影俱无。

山势下降，附近古木参天，已经看不见山下的景况。也看不到下面的小山谷了。

前面十余步外，两头六尺长的金钱大豹并伏在路当中，两双阴森怪眼，冷然盯看来客，不像是猛兽。倒像是两头见人不惊的驯猫。

一阵山风迎面吹来，奇异的。令人感到不安的腥味入鼻，有经验的人，该知道有猛兽出现了。

“两头小小的豹子，我赶它们走。”文世亮不悦地说，以掩饰刚才吓了一跳窘态，右上方一声豹吼，枝叶摇摇。

又是两头金钱豹，从横枝跳到另一枝大树上。三两窜便快速地跳落地面，消失在高与人齐的林下杂草中。

雨声咆哮，伏在路中的两头豹发出叫吼声，同路旁一窜、草梢摇摇瞬即失踪。

“奇怪，豹群。”妙剑手按剑靶戒备：“谁听说过肯让人接近至十余步才走开的豹群吗？”

“也许它们都吃饱了。”文世亮自以为是接口。

“周兄，高老弟不见了。”成天家不安地说。

两人扭头观看，吃了一惊：“会不会被豹子突然扑下来，咬死拖走了？”文世亮讶然说。

“那是不可能的事，至少咱们该听到一些声息。”成天豪极感不安：“三五头豹子如果对付得了他，他早该死在翼水蛇那群悍贼手中了，躲在草中的人他也可以预先发现，豹子怎瞒得了他？”“高永毅！”妙剑大叫。

回音从四面八方的高峰折回来，叫声足以远传千里外。

右面树林中传出惊心动魄的咆哮，绵绵不绝声势惊人。

“是虎吼。至少也有十头猛虎。”妙剑骇然：“虎豹不合群，这里竟然有虎群豹群，有点不妙。”猛虎的吼声与豹吼完全不同，虎吼的声势极具威力，足以慑伏群兽。所以称兽中之王，极易分辨。而且豹很少咆哮，是最阴险的兽中之盗。

虎吼声渐近，腥风扑鼻。

“快走！”妙剑急急地说：“咱们不能与大群猛虎拚命，用剑斗虎愚蠢之至，走！”三人撒腿急奔，一口气奔出里外。

“这是什么？”妙剑脚下一慢，脸色大变。

迎面出现一座三丈高的怪崖，长满了青苔。崖下有风化而形成的石座，一副白森森的完整骸骨安放在座上，被杂草支撑住，所以居然不曾散开，令人触目心惊。

“幽冥岭！”文世亮骇然叫：“真有这种地方！”崖百上列了三个擘寒大字：幽冥岭。每个字足有三尺方圆，由于崖面长满青苔，所以不走近便不易发现。

不管在任何地方。骸骨都不可能保持得如此完整，稍具常识的人，也该知道必定是有人弄了手脚，穿连了每一根骨骼，安放在这儿唬人的。

骸骨约右手，居然握了一块尺长的木牌。白底红字，写的是：擅入者死！

虎吼声已止，但仍可听到满山鸣禽的悦耳鸣声。

“我敢打赌，先前所看到的小山谷，一定是地狱谷。”文世亮毛骨悚然地说：“那些虎豹，定然是看守幽冥地府的野兽。如果咱们冒失地闯进去，死定了，骸骨也会被摆在这儿示众。周老兄，回去吧。”

“已经到了地头，就这样回去？”妙剑沉声问：“不。且在此地等高老弟赶来会合，再商量行止。”

“他还会来？恐怕早就逃回去了。”文世亮悻悻地说：“我敢打赌，他必定先发现兽群，不向咱们提警告，怕死悄悄溜走了。”

“高老弟决不是这种人。”妙剑坚决地说：“切果他不是发生了意外，一定会赶来的。”等了片刻。仍然不见高水毅的踪迹。

“咱们先走一步。”成天豪说：“时光不早，下到山谷大概天就快黑了，在这里逗留，委实令人心中发毛。”

“木牌上说，擅入者死。”艾世亮反对再走。

“谁敢保证咱们所定的这座山脊不是幽冥岭？这表示咱们已经擅入了。好在咱们是善意而来，我相信幽冥岭的主人，决不是不讲理的鬼怪。周老兄，下令走。”

“对，希望能碰上出面盘诘的人，走吧。”妙剑断然下令，事到如今。已不容他们退缩。

走了四五十步，路左又出现一座巨岩，也列了三个大字：幽冥路。

“咱们死定了。”艾世亮懊丧地说：“我不走幽冥路，我要回头。”

声落，悚然向后退步。

“艾世亮！”妙剑转身沉喝，手接上了剑靶。

“黄金交给你们。”文世亮解包裹丢下，转身回头飞奔而走。

成天豪大怒，飞步追出。

艾世亮奔出百十步，前面路旁人影一闪，一名画花脸，赤看上身，穿虎皮裙。手握托天叉的鬼怪，劈面钢住了，尺余长的中叉尖光芒耀目，吃声震耳：“忤生不生，乃死不死，逃命的人纳命王！”声落叉动，势如崩山下压，猛扑丧了肥的文世亮，又沉力猛锐不可当。

文世亮已无暇分说，大喝一声，迅疾地拔出三棱刺。左闪招架。

“铮！”刺叉接触，火星飞溅。

“哎……”文世亮惊叫，刺几乎脱手，虎口震裂，凶猛的反震力将他震得侧飞八尺，碎一声摔倒在树下的草丛中，浑身一软。

叉排空而至，如影附形，因猛地兜胸便扎。

赶来的成天豪已来不及救应，相距在十涉外，眼看文世亮要在叉下断魂。

“住手！”娇叱声及时传到：“暂且活擒！”

叉的三个叉尖抵在文世亮的胸口上。中间最长的锋尖正在胸正中，刺破衣襟已经贴肉了。

文世亮惊得三魂离体，躺在地上像个死人，刺已经放掉了，不敢移动丝毫。

随后赶来的妙剑到了成天豪身侧，两人并肩站立戒备，目光落在上面的路中心。

一个清丽如仙，穿了绿衫裙的少女，站在路中悄然卓立，恍若仙子临凡，一双钻石似的明眸，不转瞬地俯视看廿步外的妙剑和成天豪。

“你们还有一个人呢？”少女沉静地问。

这瞬间，两侧枝叶摇摇，共钻出四名男女。两个男的是牛头和马面，所戴的面具维妙维肖。女的是孟婆和披发女鬼，面孔极为吓人，显然曾经化妆易容。四个人圈住了妙剑和成天里，想走也走不了啦！

“在……在后面失了踪。”妙剑硬着头皮说：“就在虎豹出现的前片刻。在下姓周，求见幽冥岭主人，姑娘……”

“不可能的。”少女打断妙剑的话：“你们一到岭口，使落在本谷眼线的绵密监视下，怎会失踪了？说！他躲在何处？”

“姑娘明鉴。”妙剑低声下气口答：“在下四个人对贵地一无所知。敝同伴不可能躲起来，也……也许他胆小逃……逃走了。”

“没有地方好逃，能行走的地方有限。他如果逃走了，岭口附近必定有信号传来。”

“在下……”

“先不要说废话，解兵刃丢下就缚。”

“姑娘……”

“不许多说。解兵刃。”少女叱喝，威风十足。

“在下……”

“擒下他们——”少女不耐地挥手。

牛头应偌一声，拉开马步。托天叉向前一指。

“你们两人拔兵刃联手。”牛头作势进击：“不要错过机会了。”

“在下求见贵岭主人，可否听在下……”妙剑仍在作最后的努力，拒绝拔剑。

可是。牛头却不如理会，一声怪叫，托天叉一阵怪啊。兜胸便扎，快速地冲进发招。

声势极为猛烈。

妙剑已别无抉择，右闪避开，同时拔剑在手。

牛头一叉落空，又是一声怪叫，叉头一转，跨步移位转向成天豪攻击，猛虎摇头走申宫强攻。

成天豪的修养可没妙剑好。大喝一声，创刀毫不客气地出鞘，接招。硬拚。铮一声暴响。两人各向测亲逞八尺，似乎势均力敌，劲道相差不远。

妙剑仍想息事宁人，扬剑高叫：“姑娘。请转在下解释……”

“你敢顽抗，罪不可赦。”少女沉下脸，原本十分妩媚的脸庞不再可爱了，仪态万千光艳照人的绝代风华消失无踪，代之而起的是面罩寒霜杀机怒涌，玉手向上一举：“拿下他们，先打入地狱谷。”

“姑娘……”女儿一声尖号，一双长及地面的白色大袖桩突然向上一挥，黑色的裙袂飘动，整个人像轻烟似的向前飘，比轻烟快了千百倍，眨眼间便贴身了，袖桩像两条灵蛇，翻滚看急卷而至。

妙剑铜牙一锉，剑走轻灵银虹乍吐。从挥舞的袖桩旁切入，反击之快，无以伦比。

袖桩反拂，疾卷斜攻的长剑。

“咻”一声怪响，袖桩缠住了剑，但剑仍然疾滑而出，袖桩虽然没能将剑缠实，但也没受到剑锋割裂。

妙剑心中凄凄，不敢再冒险抢攻，展开所学小小应付，寻瑕蹈隙用巧打过旋，在漫天袖影中穿梭不定，不求有功但求无过，一口气接了对方卅招以上，险象横生，逐渐有点攻不出招的现象出现了。

另一侧，成天豪的沉重剑刀，与牛头的托天叉，也展开空前猛烈的恶闹，兵刃撞击的声响震耳欲聋，一长一短两般兵刃棋逢敌手，每一次凶猛的接触，都是生死问不容发的险看，短期间很难决定谁强谁弱。

文世亮已被扮鬼的人捆住，用的绳子就是白己所携带的爬山索。

少女逐渐往下移近闹场，明亮的双眼中有惊讶的神情，显然被妙剑和成天豪的武功造谐吸引住，而且颇感意外，似乎不相信两人能在牛头鬼女的手下支持了这许久。

不下重手，妙剑两人尚可支持，下重手就不妙了。牛头一声长啸，隐在面具内的一双怪眼，突然“他们还有一个人，不能再拖。”少女黛眉深锁意似不悦：“下重手！”

焕发出僵人心魄的光芒，托天叉的声响突然一变，像是虎啸龙吟，叉头一振，劈面点出。

“铮！”剑刀接触吱尖，火星直冒。

“哎呀……”成天豪惊呼，创刀狂野地向外震开，中宫一无遮掩，身形也站立不牢，摇摇欲倒。

叉头一转，叉柄闪电似的挑出，叹一声挑中成天豪的左肩颈。

“碎！”成天豪摔刀便倒，凉了两滚便爬不起来了。

牛头赶上一脚将入踏住，摘除成天豪一身零碎，用爬山索特人熟练地捆上。

几乎在同一期间，妙剑的剑先被女鬼的左袖缠住，这次剑抽不出来了，女鬼的袖桩似乎成了坚韧无比的蛛丝，粘性寄大，剑上所发的内劲全被吸收消失。接着右袖一挥，卷住了妙剑的脖子。

妙剑感到脖子一紧，像被一条力大无穷的巨蟒所缠住，呼吸困难无法挣脱，立即气散功消，被拖倒在地，陷入半昏迷境界。

路旁树林中跳出四名赤看上身，昼了花脸的鬼卒，抗起三名蒙住双目的俘虏，拾起所有的兵刃、四一酌等等零碎，向下面的小山谷走了。

少女带了鬼王和牛头四鬼怪。回头向上走，消失在林木深处，穷搜失了踪的高水毅。

次日一早，妙剑三个人脚下有钉死了的脚练，双手有仅可作小幅度移动的钱练，被四名青衣大汉拖到一座小小的山谷内。中间有一条蜿蜒北沛的小溪，两岸是坡度不大的半里宽坡地，里外足奇峰拔起，森林密布的起伏山岭。

共有八九十名与妙剑三人同一打扮的人，每人手上有一柄锄头或两尺锋尖的巨型鹤嘴锄。小溪用卵石砌成护岸，山坡的古树已被砍倒清除，只留下少数枯枝残叶，和且大的树桩头。

囚犯已开始工作，每三人为一组，正在分组挖除那些巨大的树桩。

附近有佩了刀剑的青衣大汉监工，好像只有七八个人，手中有一条揍人用的皮鞭，和擒人甩的手钩。

数十名囚犯看到有新人加入。全都目无表情地瞥了三人一眼，仍然埋头工作。

领队的人阻止妙剑前行，冷冷地说：“这里就是地狱谷。开垦了之后。可以种果蔬，甚至可以开辟水田种稻米。每天工作五个时辰，工作努力有所表现的人，可以调到他处做一些轻松的工作。不努力的人。第一次鞭刑二十。第二次是鞭卅，第三次这人表示无可救药，因入地狱十日。”

过来两名青衣大汉，拂动着皮鞭盯看三人冷笑。

“这两位是地狱谷总领张三爷，和副总领李四爷。今后，你们将在它的照料下工作。”领队的人为双方引见：“张兄，他们是妙剑周玉峰。阴神文世

亮。轧赞虎成天里，都是从饶州府来的武林高手，是危险人物：先要把他们隔绝一段时日。”

“冯兄请放心，兄弟对付武林高手颇有经验的。”张总领狠盯看冷剑三个人：“他们如果妄想抗命或意图逃走，我保证他们会后悔八辈子。耍不了几天，他们就会脱胎换骨变了样，铁打的金钢，我也要把他们变成温驯的泥人。交给我了！”

“你们听了。”领队的人向妙剑三人说：“这里的工作很苦，但不是不能忍受的。”

吃的方面不用，耽心，保证比官府的因粮丰盛。你们如果聪明，最好打消逃走的愚蠢念头，附近百里内都是绝地，凡是在卅里以外被捉回来的人，一律处死，诸位好自为之。”

“咱们有被释放的机会吗？”妙剑硬着头皮问。

“当然，人不能没有希望而活。”领队的人说：“只要你们肯努力，工作便会逐渐减轻……”

“在下指的是释放。”

“不可能。”领队的人说：“本地的规矩是许入不许出。到了相当期限，如果表现良好，你们会分得一些足以自给度日的田地，有可蔽风雨的自用房屋居住，有指定的狩猎区。除了离开之外，其他的事没有人干涉你的自由，你就会成为幽冥岭的人。”

“不要废话了，跟我来。”张总领大声说：“先到前面工寮报到，安顿妥当便须立印工作，走。”

工寮是位于谷底的山崖下，三则简陋的草屋，外围建了三丈高的护墙，用巨大的古木埋植而成，上面舶建了警卫哨台，木栅门一关。里面的人如果想逃走，首先使得设法通过五丈宽的空地，然后爬三丈高的木柱墙，打倒卫哨，说难真难。即使没有铐练和脚镣，一流武林高手也不容易办到。

一进工寮，妙剑便知道这一辈子算是完了，原来每十个人一张长床，床脚有坚牢的木桩练架，睡觉特用铁练穿住脚镣环，用大锁锁住穿练，想逃走难以登天。

三个人分三处地方安顿，各分了一张床位，由管理的人处理毕，带到外面管理处领到一把鹤嘴锄，押到工地开始工作。

近午时分，听到古怪的叫喊声和兽吼声，看到监工的人一个个神色有点紧张，轮班休息的警卫皆全部出动，如临大敌。

三人正在挖除一根大树桩，妙剑脸有喜色，欣然向丙同伴低声说：“五行有救了，高老弟可能正在设法救我们。”

“见鬼！那小子恐怕早就逃到徽州快活去了。”文世亮恨恨地说。

“即使是他来了，也成不了事。”成天豪神情十分颓丧：“这鬼地方不知到底有多少艺臻化境的高手，一比一咱们也相去远甚，就算高老弟比咱们强得多，也决难接得下三两个高手的攻击，我希望他不要来，全部陷死在此地，谁都没有好处。”

“不许说话！”在附近监工的一名大汉沉喝。

夜来了，半夜时分，不时传来奇怪的声浪。哨台的警哨多增了一倍，紧张的气氛已可明显地感觉出来。

第三天午后不久，妙剑被蒙上双目带走。等蒙眼有被解开，他发觉自己正处身在一间颇为雅致的石屋内。

堂上共有七位男女，他认得坐在下首的那位美丽少女。高坐首位的，是一位年约牛百。方函大耳神态雍容，英俊魁梧气概不凡的中年人。

两名大汉将他压坐在堂下的木凳上，七双凌厉的限瞄全向他集中，他感到心中发虚，暗暗叫苦。

“周玉峰，我有些话要问你。”中年人的口吻相当和气：“希望你合作。进谷那一天，你们三人的口供可是真的？”

“在下句何是宝。”妙剑低头抚弄着铐练：“在下偕同伴携重金向混世魔王赎人质，并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，这件事暗中获得官府的支持，当然官府不会鼓励这种与强盗打交道的勾当，所以没有隐瞒的必要。”

“那位高永毅的底细，你知道多少？”

“这……”他心中一动：“所知有限。”

“把你所知道的说来听听。”

“他是敝地东门外东湖怀德乡的地主，性喜山水，不时驾舟遨游邓阳湖。七年前，敝地的五湖船行货船被湖寇抢劫，船行损失六艘船，船行伙计擒住了五名湖寇送官究办，招出是邻阳蛟的贼伙，招出他们是湖寇的同谋，因而判处死刑，等候秋决。当年夏初，活阎王率万余贼兵围攻饶州，城中械尽粮绝，知府下令城破前决囚。后来下令招募敢死队，准许囚犯减刑效力，他就是应召的四名死囚中的一个。活阎王屯兵城北十五里的风雨山，因先锋立栅距城五里的岳庙山攻城。他带了十名敢死队，四更天乘风雨偷营劫寨，搏杀四先锋火焚贼栅，贼人四千先锋营溃不成军。拂晓率山城奋战的官兵直薄风雨山活阎王的主帅营，领先砍关突入，勇冠千军。活阎王衣不蔽体，率残兵逃出百里外方敢停留，从此不敢接近饶州。他获减刑改判囚禁六载，还有五年刑期。这次他如果能成功将人质赎回，可将功赎罪除刑，因为他改判徒刑之后，战功已将重刑免除，余刑可用款赎。”

“你说他家是地主……”

“他家有良田三百顷，已经充了公。”

“他战功彪炳。难道就没有人替他出钱赎罪？”

“没有人肯锦上添花，更没有人敢与水贼打交道。”

“他到底是不是水贼？”

“天知道。”他愤愤地说。

“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中年人郑重地问。

“他当然否认，而小贼又咬定是他，铁案如山，他无法举出反证。他是富有的大地主，的确没有理由去参加水贼打家劫舍抢不值钱的运泥船。”

“你是饶川三剑客之一，你不出来主持公道？”

“在下根本不了解他的底细，他既不是武林人，也不与仕绅打交道，他太年轻，而且爱出外游山玩水，在下仅在街上看见他三两次而已，如何替他主持公道？去找邓阳蛟上衙门否认他曾否参加水贼吗？”他苦笑；“在官府的眼中，在下这种以武犯禁的人，从来就不受欢迎，如果在下出头。说不定下场比他还要惨兮”

“原来如此。”中年人话锋一转：“你的同伴成天豪说，他在白沙关以东的山区，曾经独力残除白衣军余孽，翼水蛇 28 名杆寇，仅释放翼水蛇独自逃生？”

“是的，那是一场可怕的惨烈屠杀……”他将两次搏杀的经过说了，不忘加油添酱，把高水毅捧得成了降妖伏魔，勇悍狂野的金刚。

他心中明白，高永毅一定在这几天里。给幽冥岭添了不少麻烦，这几天的情势瞒不了他这个老江湖。

又是三天，这三天似乎静得出人意外，夜间不再有怪声，警卫的警觉性减弱了不少。

旭日初升。浦大朝霞。

刻了幽冥岭三哨土字撑有骸骨的巨崖下，出现了高水毅魁梧的身影。他今天的打扮与往昔完全不同，包裹没有了，装束也改了。梳了道士髻，髻上有三枝锋利的玮首发针。

皮护腰系在外面，排列看川二把飞刀，席一半是竹削的。皮护臂也包住衣袖，臂查上也排列看飞刀。半统快靴的统统上，也有飞刀的插套。户肋挂看爬山绳，腰间有飞八百练索。皮护腰另设有挥剑套，剑斜插看行动不受影响，总之，他全身都有致命的武器，从头顶的发针，至靴上的飞刀，都是可怕的阎王占子。

拔出更枋便。右手，握了一根三尺长的黄色实心鸭卵粗的短手杖。

它是有备而来的，浑身笼罩在一种镖杆、狂野、阴森，大无畏的气氛中。散发看慑人心魄的危险气息。

他瞥了骸骨一眼，毫不迟疑地迈步越过。

身后不远处路旁的草丛中，悄然窜出一头金钱豹，无声无息地跟上，突然飞跃而起凌空下扑。

他像是背后长了眼，向左一闪，竹棒一挥，扑空的豹子毫无闪避的机会，喋一声脑袋挨了一棒，豹头几乎被劈开，碎一声摔落地面抽搐挣扎，片刻便寂然不动了。

他瞥了死豹一眼。冷然举步。

到了列有地冥路三字的且岩下，他脚下毫不停留，昂然而过。走了五大步，身后传来沉雷似的吃喝声：“站住！转身。”

他站住了，但并未转身。

脚步声渐近身后，近了。

他手中的短竹棒徐徐前举，最后高举在眼前成朝天一柱式。

两侧草声籁歎，牛头出现了，然后是马面。孟婆、女鬼、四名鬼卒。

他冷然前视，冷静得像是铁铸的人，一双虎目中，焕发出食肉兽类遇到强敌时，那种凶残狂猛的光芒。

身后一声暴喝，托天叉扎向背心，势如雷霆。

眼看叉尖及体：他的身形已用快得令人目眩的奇速转过，竹棒轻轻地搭住叉尖，又乖乖地移而过。

“叹！”它的右足吻上了鬼王的胸口。

说快真快，他左手抓住了叉杆一振，胸口挨了重击的鬼王双虎口被震裂，仰面丢叉摔倒。

一声怒啸，他抛叉换握，叉头倒转，在怒啸声中，同倒地的鬼王疾扎而下。

“住手！”娇吃声及时传到。

中叉尖停在鬼王的胸口中心，生死间不容发。

一声沉叱，叉破空而飞，向从他身后涌来的牛头马面飞丢，被风的厉啸惊心动魄。

“铮！”牛头约叉与飞来约叉接触。

“哎……”牛头惊叫，侧冲文外几乎摔倒。

飞叉仅被击偏些少，飞行路栈稍偏很小的角度，侧尖贴后面的马面肩颈旁而过。如果叉不是平飞的，马面的左肩必定被贯穿。

马面惊出一身冷汗，闪至路旁愣住了。

飞叉远出六七丈外，贯入一株巨树的根部。

他棒交左手，一声龙吟，长剑出稍，冷然徐徐举剑转身，脸上杀机涌腾。

鬼王躺在地上蜷缩看呻吟，那一脚可能踢伤了三两条胸骨。

那位风华绝代的少女，今天多带了一位中年仆妇，和一名十五六岁侍女，三人都佩了剑。

女鬼大概自以为了不起，一声鬼叫，疾冲而上，长长的袖桩夭矫如龙，挟奇异的劲啸分上下卷到，阴寒的彻骨裂肤劲气先一步到达。压力万钧。

他脸上出现令人心寒的冷笑，一声冷叱，剑动风雷骤发，剑身出现异象，像是刺目的灼热光华。

“嗤嗤……”裂帛声与锐利的啸风声急剧传出，碎帛像无数蝴蝶，被咒风台得向八方飞舞而去。

女儿心胆俱制，仰面飞返。

怒啸声惊心动魄，他身剑合一，猛扑女鬼。

一声沉喝，孟婆截出相阻，鬼首杖斜砸长剑。这种浑铁打造的鬼首杖重有数十斤，保证可以将剑砸断。

一声怪响，有兵刃折断，但不是剑，一握粗的鬼手杖触剑中分。

剑似流光，乘胜追击。

孟婆十分了得，经验也老到，手上一轻便如不妙，金鲤倒穿波远射出两丈外，宽大的裤管卸被剑削掉了一幅，危极险极。

怒啸声又起，他扑向马面。

“大家退！”少女及时娇叫。

马面相当机警，扭身使倒，斜演出丈外。如果直返，势难脱出长剑的追击威力范围。

每一次接触，都是生死存亡的雷霆一击，完全是实力硬拚的狠看，谁强谁弱立见分晓。

他的剑遥指三丈外的少女，脸上一片肃杀。第一步、第二步……他冷然向前逼进。

仆妇侍女双剑齐出，挡在少女身前。

接近至丈五大，他的剑再次出现异象，杀气渐浓，完成连击的准备。

“你这次带来了多少人？”少女沉声问。

“在下不认识任何人。”他冷冷地说：“仅作了一些万全的准备。”“你以为凭你一个人，就可以在本谷得意？”

“我敢给你保证，我一定可以赚几十条人命。”

“那你自己的命呢？”

“在下从未计及自己的生死。俗语说：受人之托，忠人之事，在下应征时，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，所以不要用死来威胁在下。看情势，姑娘定然是幽冥岭相富有地位的人物，可以作得了主。”

“是又怎样？”

“在下在贵地前后七日，已将贵地的情势摸熟了六七分。距此地十六里

的绝谷中心，在下也曾经两度夜探。”

“阁下委实高明。”少女由衷地说：“本谷八大游神，三度发现警兆，八方截击依然劳而无功。”

他将一叠白布向前一抛，侍女伸手接住了。

“在下回到昱岭关，作了一些安排。”他冷冷地说...“那是贵岭谷的地理形势图，在下共绘制了十份。如果在下不幸死在贵地，该九份形势图即将流传至天下各地，不久之后，前来贵地有所图谋的人，将络绎于途，幽冥岭之秘。将大白于天下。今天，在下并没打算大开杀戒，志在传信。请姑娘转告贵谷主人，三天之后，在下的三位同伴与及随身各物，必须在大后天午正之前平安释放。混世魔王不在贵谷，贵谷不是招纳土匪亡命的地方，所以在下不与同伴在贵谷生事。如果不，贵谷有三天工夫，以加强防范，大后天正午一周，便是双方生死相见的时辰。再见，姑娘。”

“站住！”少女怒形于色：“百余年来，没有人敢在幽冥岭说这种狂妄的话。”

“凡事都有第一次，在下就算第一个人好了。”

“你以为说来就来，说走就走，如此容易吗？”

“在下并不认为容易，所以盛装而来。姑娘，告辞。请不要出面制止，那不会有好处的。在下礼数已尽，先礼后兵，谁要想拦阻，后果自行负责。”他沉静地说完，抱拳一礼，转身收剑昂然举步。

这一番话软硬兼施，态度坚决强硬，加上先前连续击败几个高手，妄想拦阻他的人，真有点心虚。

后面十余涉外的小径中，站着一位一表非俗的青袍中年人，背手而立神态悠闲，脸上有祥和的笑容。

“你很勇敢，也很骄傲。”青袍人微笑看说：“天地间像你这种年纪便将内功练至化境，剑上可发剑气的人，绝对不会超出十个。”

“好说好说。”他止步戒备看说。

“你决不是饶州东湖的轨绮子弟。”

“如假包换，信誉保证。”

“如果你赎人的事成功了，有何打算？重整旧业做安份的田舍郎？”

“不了，仗剑江湖，为弱小作不平鸣。”

“心存报复？”

“也许。”他懒得再说：“阁下准备拦截在下吗？”

“不要光火。”中年人笑笑：“不必等三天，我也不必准备应变。”

“尊驾是.....”

“我她柏，本谷的主事人。”

“原来是柏谷主，幸会幸会。在下高.....”

“高水毅，我知道你。”

“在下用不看隐瞒身份。”

“你几乎在这几天几夜中，走遍了本谷六条小谷，三座小峰。来无影去无踪，如入无人之境，柏某佩服之至。现在，你知道从此地到敝谷中心有十六里远近。”

“对。”

“这几昼夜中，你从未碰上机关陷阱。”

“不错，这就是在下克制自己的原因，幽冥岭并不是歹徒强盗盘据的地

方，不是混世魔王的山寨所在地。”

“你很聪明，但是少见识。我给你两天一夜工夫，从这里到达中心区那座树林中的竹楼。如果你能通过重重埋伏，不管你文来武来，只要踏入竹楼一步，我会让你如愿以偿。到不了，你只好怨命。”

“这个……”

“机关埋伏早已设置，只是不曾开启而已。由于你的艺业出类拔萃，所以从昨晚开始，已经全部开启了。这十六里路，正是不折不扣的幽冥路，一步错，所付的代价将是你的生命。现在，你愿意试走吗？”

“在下有选择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柏谷主斩钉截铁地说。

即使是最不怕死的人，也知道生命的可贵。柏谷主开出的条件，通高水毅闯幽冥路的理由并不充份，并没有掌握优势的条件。

“柏谷主，在下虽然是亡命，但没有非闯幽冥路不可的必要。”高水毅果然不上当：“在下对机关削器与及奇门生克并非欠学，但却不愿放弃自己的优势：逞强来闯你的幽冥路。”

“年轻人，你根本没握有任何优势。”柏谷主笑笑：“相反地，你的弱点太多太多了。”

“废话！”他冷笑。

“你最大的弱点，是根本不应该来。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你可以一走了之，不必顾虑家乡双目失明的老娘，在江湖闯你的天下，天下间亡命多得很呢。”

10

就因为你要光明正大地做人，所以你非来不可，这就成了你最大弱点。其次是你认为你抱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信念，卸未料到本谷到底有些什历俱有奇技异能的人才，凭勇气与信心并不能保证成功，须知别人也会有同样的勇气和信心。耍不信你可以试试，你就很难通过这一关。”柏谷主说完，举手一挥。

右面的树林中，踏出一位年约花甲的人，身材修长，像貌清瘦，穿一垄已泛灰的旧青袍，外表看不出任何惊人的气概，也不像具有奇技异能的武林高手。

“年轻人。”花甲老人平静的语音相当托大：“老朽姓施，领教你这位武林后起之秀几招绝学，兵刃暗器你可以任意施展，老朽以一双肉掌陪你玩玩。”

高水毅深深吸入一口长气，丢掉准备用来对付猛兽的竹棒，揖拳施礼道：“恭敬不如从命，放肆了。”

施老人领首回礼，拉开马步双掌上提。

高水毅小心翼翼地立下门户，左孚右拳徐徐移位逼进。他脸上的肌肉似乎已经冻结了，呼吸也像是停止了，但浑身的肌肉是完全放松的，握拳的

右手也看不出用劲的征候，挪动的步法却是小心翼翼探进的。似乎，他整个人正在松垮垮地收缩、凝聚。当收缩至极限，凝聚到临界点时。爆发的威力将是石破天惊，无可抗拒的。

退出三丈外的柏谷主一怔，神色变得凝重肃穆。

施老人也唤出了危机，神色不再悠闲了，老眼中冷电乍现，袍袂袖口无鼠自摇。

一声沉叱，高水毅无畏地抢攻，探步欺上左掌乍吐，右拳后发势似奔雷。

“蓬拍拍……”四只手快速绝伦地接触，在刹那间各发数招变幻万千，你绞我缠此扣彼拨，快逾电尖石火。最后一次接触，两人各飘出八尺外，脸色一变。

“好强劲快捷的卧虎藏龙十二散手。”旁观的柏谷主讶然轻呼：“你是尤有虚明之天，委羽炼气士的门人。施兄。小心他的虚明神罡。”

施老人已含怒扑到，一掌抽出遥攻。

高水毅也同时出手，双掌一聚一分。先前双方用手攻拆，他已发现施老人内力极为浑雄深沉，虽则量表面小巧的攻拆，但双方的奇异内劲神功，已作了极凶狠极猛烈的缠闹，如果换一方是普通的练气高手，必定双手全毁骨碎肉散，每一次小巧的接触，其实都是可沛的杀着。因此，他必须掏出真才实学来接招反击。

“蓬！”双方神奇的内劲，在掌前两尺凶猛地接触。

高水毅的身形似乎突然在出招时暴长，右脚一软，下挫剧沉，终于膝盖盖着地。

尘埃被爆发的罡风激起，震散成滚滚尘埃。

施老人倒飞丈外。着地再急退四步，方稳下身軀，赤褐色的脸膛突然变得苍白失血。

高水毅一声暴叱，右手拔起右靴统内的一把竹刀，随吃声破空而飞，射向身形刚稳住的施老人，同时挺身站起，左掌作势吐出，掌心有另一把竹刀。他被激怒了，野性即将爆发。

施老人那一词劈空掌。足以遥碎丈外的石碑。如果他不是身怀绝学，施老人这一掌足以将他的肌骨震碎，内俯成泥。

柏谷主一闪却至，及时一掌疾挥，拍一声将光临施老人胸口的竹刀拍得向下沉落，竹刀居然不曾碎裂。

“住手了！”柏谷主变色沉喝：“本谷主估错你，你是本谷百余年来，所见到的唯一劲敌。”

“在下过了这一关？”他沉静地问。

“好，但你必须闯幽冥路。”柏谷主沉声说。

“柏谷主，入谷的途径多得很。”他冷笑：“放一把野火，就足以让贵地化为乌有。”

在下何必冒险闯你的幽冥路，”

“你会闯的，而且非闯不可。”

“哼”

“不要哼，你如果不闯，妙剑周玉峰三个人死定了，你要办的事成功无望。年青人。”

本谷的人一比一，的确没有人能对付得了你，多两个结果如何，你那

散布地理图的威胁，其实没有多少作用。来百十个武林一等一的高手名宿，也只是白送死有来无去。你给我三天期限，我给你两天。后果届时自知。”柏谷主说完，举手一挥，众人开始退走。

高水毅不敢冒险阻拦，柏谷主那些话的确令他心中大感不安。四个人出来办事，迄今毫无头绪。

剩下他一个人，赎金只剩下四分之一，他还有什么指望？

柏谷主一掌拍落他的竹刀，也令他大感震撼。他发刀距离与柏谷主扑上的距离，相差不远，按理竹刀必定比人快，五寸的小竹刀想拍落不是易事，按理只有万分之一的机会，而柏谷主就赢了这万万分之一。

柏谷才说得不错，一比一，他有必胜的信心，但如果施老人再加上柏谷主，或者再多几个，后果将极为严重，却便能拚个同归于尽，对他也毫无好处。

看来，他是输走了，非硬闯幽冥路不可啦！

空山寂寂，只有他一个人，想找一个人商量也是奢望，一切得靠自己了，失败的感觉涌上心头，信心和意志开始动摇。

他木立长久，仰望苍穹思路纷纭。

南柯一梦真相大白两年前，量天一尺带了四名公人，进了他家的大门，首先便问他这几天到何处去了。

他是驾着自己的小舟，从都阳湖的莲荷山访友回来的，前天才到家。那论是一艘可以一人驾驶的单桅小轻舟，舟上并没有其他的同伴，没有人能证明他的正确行踪。这是说，他半月来的行踪交代不清。就这样，他毫无准备地被量天一尺龙捕头，带上了县衙的大堂（府城外属邻阳县管辖，东湖在东门外。）县衙的正堂上，正在举行公开大审。

原告是五湖船行的伙计，被告是五名都阳水贼，被船伙计擒住的心水匪首，一口咬定他是贼伙之一。其他四名水贼不敢肯定他是不是同伙，因为水贼们流动性很大，大都是临时纠合的乌合之众，同伴到底是些甚历来路，谁也懒得过问。

可是，匪首却咬定他是贼伙。

江西全境都在闹匪，官府对落网的匪徒从不宽容。就这样，他被判处死刑。详文到府，囚犯送入府衙覆审，他的辩词无法令官府采信，有理说不清。

案件呈交分巡道衙门之后不多久，匪首突然暴毙府衙大年。这一来，他失去了洗雪的机会。

案件呈送京师刑部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，京中的刑部衙门按例是纸上作业，除非有家属能检具新证据，万里迢迢上京请求覆审上告，通常很少驳回原审地方官的判决。回文到达县衙，维持死刑原判，时限是秋后决，他唯一可做的事是在死囚牢等秋后行刑去见阎王。

他的寡母，就在他被府衙覆审维持初审死刑原判时，哭瞎了双眼。

思路拉回秋前，距京中回文到达后的两个月。

前情如梦如烟，他眼前出现了幻境：火光。血腥、杀戮、鬼哭神嚎。姚源贼在活阎王王浩八的率领下，挟众近万大掠读东，以雷霆万钧的声势进薄饶州府城，官兵乡勇苦守廿日，械尽援绝孤城垂危。官府必须在城破之前决囚以正国法，在决囚之前，以减刑征求敢死队将功赎罪。

他就是应征者之一，他必须活下去。

依稀，他正为了挽救自己的生命，冒风雨黑夜槌城，手中的砍山刀又沉又冷。

那真是一场惨烈无比的大屠杀，一场充满血腥的灾难，一场有敌无我的争生存决简。

钢刀统裂肌肤，无情地砍下对方的脑袋。除了死亡，没有其他。钢刀挥出，不带任何感情，唯一可做的事，是杀死任何可以看到的人，血腥已令所有的人麻木，这世间除了杀戮之外，已没有其他。春花秋月已不复存在。同情怜悯已是天外的天，不属于这悲惨的人世间。

活阎王的四先锋，其实不是光看身子，抱着裸女死在床上的，而是穿了护心甲，手中有斩马刀，奋战失败死在他刀下的。

他不曾杀人抢劫，却被判了死刑几乎送命。而这时他杀了无数的人，却救了自己的命，真是莫大的讽刺，简直荒谬绝伦。

从此，他的心里逐渐在遭变，逐渐趋于极端，仇恨一切冷酷无情的心态逐渐形成，报复的意识蕴藏在内心深处，一被外界诱发，将爆发出可怖的、不受控制的暴烈行动，而且一发不可收拾极端危险。

量天一尺不愧称精明干练的老公人，已看出他内心的改变，所以向五湖船行的东主提出警告，要司马武扬不要去招惹他。这位老公人名捕头心申明白，这件案子并不怎么离奇诡谲，嫁祸攀诬的涉嫌人，以五湖船行的人涉嫌最重，五湖水怪司马武扬本来就不是一个好东西。

意念飞驰。意识中，他从尸堆中回到大牢，双目失明的慈母，正在家属接见室等候他。

“苍天！我不能抛弃我的亲娘！”他脱口感情地伸手向天呼喊。

他知道自己错了。亲在，不远游，但他却经常驾舟出游，丢下寡母在家倚阁而望。

在狱中他想了很多，很远，他始终不明白想不起水贼为何要攀诬他。他的快丹在正常风速下，一个时辰可以飞驶八十里以上，水贼们的船想追他简直是妄想，多年来，从来波与邓阳的水贼遭遇，没结有任何仇恨，那该死的水贼为何要咬他，要他的命破他的家？

在府城附近，他没有仇人。在怀德乡，他是顶和气好说话的公子哥儿，在府城，他是个很少进城来玩的富家子弟，人们对他的印象模糊得很。

他搜索最近几年来的记忆，清理所发生过的一切恩怨是非，渐渐地清理出一些线索头绪。这就是他冒万险争生存的原因，他要活看出来了断这件事。

他出来了，一千两银子的赏金，可以免除他五年牢狱之灾，他不能在狱中等待那漫长的五年。

但首要的条件，是他必须把事办成功，而且必须活着回去。不成功，他只能领一百两银子，还得回监狱度过漫长的五年。

他必须成功，必须活着回去！

一声激怒的长啸，他拔剑出鞘，虎目中杀机怒涌，剑在长啸声中发出异象，幻现出奇异的耀目光华。

剑向前一指，他迈步前进，无畏地走向幽冥路。

这时刻，如果有人现身拦阻，结果将只有一个。

“请留步！”身后传来熟悉的俏甜语音。

他慢慢地举剑转身，脸上的肌肉又开始冻结了。

那位风华绝代的少女，在廿步外轻盈地向他走来，佩剑已不在身上，同伴都不见了，脸上有璀璨而矜持的笑容，莲步轻移神态极为动人。

“高爷，能听我几句话吗？”少女站在他的剑尖前笑问，毫无敌意。

他脸上的冰雪在溶化，那吓人的神情消失了。

“抱歉。”他收剑，脸上一红：“失礼失礼。姑娘有何见教。请说。”

“你决定要闯幽冥路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周玉峰三个人，对你有这历重要吗？”

“是的，姑娘。我们四个人，分带一千两黄金，少一个人就少一份黄金，办不了事。”

“你们如果活着离开，有何打算？”

“继续去找混世魔王，向他赎人质。”

“如果你能平安进入竹楼。将有意想不到的结果。”

“我将尽力。”

“幽冥路其实不算凶险，那只是一条考验人性的道路。世间没有完人，关键在这人潜伏的兽性是否掩盖了人性，我想，你一定可以平安过去的。”

“但愿如此。”

“家父已经断言你可以平安过去，问题是你是否有缘。”少女脸上有一抹羞涩：“你能不能不带兵刃暗器？”

“这……”他愣住了。

“有凶器在手。极易失去理性。……”

“我明白姑娘的意思。可是，幽冥路上……”

“赤手空拳你一定可以过去，我对你有信心。”少女注视看他微笑，笑容好动人。

他像是着了魔。开始解剑。

当他拔掉靴统上的飞刀时，发现少女已经失了踪，空间里，品流极高的地香仍在。

“咦！她怎样走的？”他不胜惊讶：“居然从我身侧消失而我却一无所觉，可能吗？”

的确令他大感惊讶，千丈内落叶飞花也休想逃过他的听觉，何况是一个长裙迢地的少女？

“莫不是妖魅？”他心中暗叫。

他当然明白少女不是妖魅，更不会鬼魂。于是，他作了一些必要的准备。拾回竹棒开始动身。

这条路他并未走过，虽则他曾经多次进出谷中各处，都是从别处翻山越岭上下的。

自从那天他听到异样声息，利用停留整理包裹的机会而发现凶兆，仓促间去了妙剑三个人，追逐可疑劲敌而与妙剑失去连络之后，他使如通这条路不好走，即使没有机关埋伏，走在路上决难逃过暗桩的眼下，所以他机警地不走小径，宁可辛苦些爬崖降壁上下。

走了两三里，小径仍是小径，两面浓荫蔽天，参天古林中寸步难行，看不出任何异状。

山势逐渐缓缓下降，小有起伏，山脊的地形已尽，逐渐正式下降了。

山风渐紧，对面的奇峰山腰以上，已被云雾所遮掩，乌云涵涌，已将

红日遮住了。

没有人拦截，不见任何人工建筑物。

他不敢大意，小心翼翼折树枝探道而进。

到了一处长有十余步的斜坡，坡度相当大，按理，这种地方不可能设有陷阱或机关，因此他未免大意了些，以树枝略为试探，放心地往下走。

头顶上空的树枝突然振动，叮铃铃一阵金铃响，他心中一惊，止步抬头本能地上望。

不错，共有两个碗大的金铃在发声。可是，附近看不出任何异状，铃是用什么东西触动发声的？

就这片刻的迟疑和好奇，剧变倏生，怪吼入耳。

他感到身躯陡然下沉，脚下的坡地突然沉落。

反应完全出乎本能，他手中的树枝快速地旁伸，左手一拂，飞爪百练索的巧妙铁爪破空而飞，疾射三丈外的树丛，同时提气转身引体上升。不可思议地突然止住堕势。

他悬吊在陷坑的上空，有点毛骨悚然。

他右手的树枝长有八尺，粗如手臂，尖端三寸搭在坑口上。左手的飞爪绕住一条横枝，手抓住小指相的爪索。两手部有东西借力，他悬吊在坑口稍下处。坑深三丈，宽两丈方圆，坑底下有一头六尺长的金钱大豹，跳跃看发威。如果掉下去，骤不及防之下，必定与大豹缠成一团。

他中前一汤，脚踏实地，小心探索附近，再挑上大树把飞爪解下来重新上路。

他心中暗骂少女可恶，如果掉下丢，还能平安？同时，他对陷坑工程的巧妙和浩大，暗暗佩服和心惊。

这些玩意并不可怕，没有人看守控制的机关威力有限，只要小心留意，还不至于构成严重的威胁。

他不得不慢下来，果然不时发现可疑的绊索、窝弓、堕木、刀坑、弹网等等小巧玩意。

难怪柏谷主给他两天一夜工夫，想快走势不可能，这些小玩意乎常得很，但稍一大意便会有致命的危险，由于设置非常容易，构造简单，数量甚多，的确防不胜防，除了小心之外，别无他途。

小径窄小，有些地方已被茂草所掩盖，增加行走的困难，任何时候皆可能从草中飞出一枝小巧的劲弩，挨上一词伤势决不金远。行走期间，决不可能长期运功护体，不练功时，被荆棘挂伤也得流血疼痛，人毕竟是血肉之躯，长期消耗体力不是好玩的事。

他采用最笨拙而最有效的办法前行，一步步探进，用树枝探道，有些地方地势所限不易探索，就用飞爪百练索和爬山绳，利用大树作通道。

估计已走了五大里，日色近午。他感到有点筋疲力尽，该找地方午餐。歇息一番以恢复疲劳。

这时，他正爬上一株大树，收回飞爪，突然看到路右不远处的密林中，出现一座雅致的木屋。树干作架，格局有如凉亭，但钉板为墙，外面有廊拦。透过一座小明窗，看到里面置有花架，有两盆颇有名气的建兰。

没见有人踪。他心中一动，下地排荆棘而进。

经过一番试探，他不走木梯，跃登丈余高的门廊玄关，推开虚掩的木门。

“正好借这里歇息。”他自语。

小客厅古朴雅致，清洁光华的地板，几只草织的蒲团，围绕着一张木缕制的矮几，上面搁着棋盘，两盒黑白棋子。一旁是乾果盒，另一边一具金狸小香鼎，升起一丝长长轻烟。满室流动着幽雅的清香。

一周残棋未尽，两位下棋人似乎走了不久。

只有一间内室，没设有寝具。最后面有一间小厨房，煮茶的心炉人次尚温。水缸里的山泉，清凉冽水质不错。

他回到小厅，解下乾粮袋开始进食，食毕连手也懒得洗净，往地板上一躺，渐渐梦入黄粱。

他确是太疲倦了，而小木屋又太适合疲倦的人安眠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他出到门外，发现天色大变，怎庆云雾弥漫，视钱不及三丈外，奇怪，怎残变得这样快？

到了小径，他本能地拉出了飞爪。

剑出现在皮护腰的插座上，他毫不盛惊讶，似乎剑早已在该在的地方，使护腰的飞刀插座里，飞刀与竹刀也是应该在刀插里的。

浓雾影响视栈，但他不在乎。雾太浓，似乎黑夜已经提早光临了。

雾影里，传来一种十分奇怪的声音，似发自丝竹，也像是肉（人声），却又什么都不像，幽幽怨怨，呜呜咽咽，既不悦耳，也不令人生厌，哦！也许是出声吧？

走了半里地，怪，未发现任何机关埋伏，小径似乎愈来愈宽润，后来干脆成了三丈宽的适街大道。

正走间，异响年起，大路两侧两排巨树，前·后足有百十步长短。在同一刹那间向路面疾倒而下，幕地里天动地摇，像整座天网向他迎头压落，每一根树枝都系着刺、钩、疾黎、爪……对，像是贼兵攻城时，用来防城冲城的拒马和刺网，以雷霆万钧之威向下压来。

他却使胁生十张翅，也飞不出这威力绝伦的树阵。

他临危不乱，怒啸一声拔剑舞剑自卫，要削断迎头砸落的树枝。

糟！大地摇摇，整个地面向下沉落，而且速度奇快，比他的堕势快上百倍，只感到自己上不着天下不着地，向黑暗的地底深处沉落。

他急出一身冷汗，但依然神智清明，收了剑展开手足以控制身形落势。真妙，他感到举手投足之间，居然神到意到。可以控制身躯的飘移和平衡，落势渐慢，自由得像是会飞，而且飞得很愉快，唯一的缺憾，是不能上升而已。

不知落下了多深，感觉中反正已过了不少时刻，黑暗逐渐消逝，似乎又回到浓雾弥漫视界蒙拢的地方。

终于脚踏宝地，那能飞翔的感觉消失了。

紧张的感觉重新涌上心头，原来他发觉自己站在有无数两尺长尖刀的刀阵中心。刀阵大得惊人，广得离了谱，白森森一片，四周一望无涯，似乎直延伸到天尽头。

浓雾弥漫，该往何处走，正在沉吟难决，骂地前面雾影中分，廿余名牛头、马面、鬼王……在呐喊声中，像潮水般涌来，刀、枪、锤、矛勺叉……密密麻麻排山倒海般向他集中，这些人似乎知道刀阵的排列空隙，所以前进攻击的速度丝毫不曾减弱。

一声怒啸，他手脚齐动，飞刀竹刀连续破空而飞，似花雨。似流星，

绵绵不绝，刀到人倒。

啸声条落，他的剑日电射而出。

可是，他进入尸堆，已看不到半个活人，剑已无用武之地。

身后有声息，他条然转身。

那天所见到的人，全部在场。但这次不是怕谷主与他打交道，而是那位称柏谷主为父的少女，少女手中有剑。

“你好残忍。”少女悲愤地说：“眨眼间，你杀了这许多人。”

“这不能怪我。”他理直气壮：“早年，在下冲锋陷阵。杀得更多，事不关是否残忍，情势不由人，杀人与被杀两条路，在下必须选择杀人一条路以保全自己。姑娘，交还在下的三位同伴，不然……”

一声娇叱，少女挥剑进攻。

“铮！”他一剑急封，立还颜色，取得中宫剑发射星逸虹，手下绝情，一剑刺入少女的胸口。

“哎呀！女儿……”柏谷主狂叫，挥剑冲进。

他已被红了眼，怒吼一声。剑上异象幻发，剑悉一发不可遏止，拨开柏谷主的剑，乘势一剑反拂。

“嗯……”柏谷主肋下裂开，仰面飞跌。

一声怒啸，他奋神威挥剑杀入人群。所向披靡，飞刀与剑同时配合发威，两冲错便突出刀阵，洒开大步向谷底急走。身后，惨号声与濒死的呻吟。他已懒得理会了。

平安到达竹楼，谷中已不见人影，静悄悄地阴风四起，怪异的声息已听不到了，静得可怕，静得令人心中发毛。不知人间何勇。

妙剑三个人，被捆住手脚堆在屋廊下。

“快来救我！”妙剑急呼。

解了三个人的绑。他心中一块大石落地。

“谷里的人呢？”妙剑活动手腕间。

“被我屠光了。”他冷然说。

“屠光了？”妙剑大感惊讶。意似不信。

“对。”

“也好。幸而混世魔王的消息已有着落。”

“在何处？”

“往北卅里的阎王寨，那是一座叫插天山的地方。”

“那就走。你们的金子……”

“在楼下，我去取来。”

妙剑是个老江湖，而且熟悉这一带山区。众人翻山越岭一阵紧走，到达插天山下。

山顶的阎王寨像一座坚固的城堡，墙高十丈，像是山上的山。城头遍插旌旗，蝶口站旧的贼兵一排排一列列，一个个盔甲鲜明，有如天神当关。要攻破这种天堑，大概需要十万雄兵方能如顾。

一条大道笔直地从寨门通至山脚，往上看，像是通向九天之上，寨门就像是两天门，霞光万道，瑞气千条。而山下他们四个人，却渺小得像森林下的一株小草。

号角长鸣，寨门楼徐徐升起斤闸，涌出一队盔甲鲜明的甲士，雄纠纠气昂昂下山列阵，似乎正在等候他们四个渺小人物到来。

最后，八健将拥着一位发如飞蓬，使穿了虎皮背心虎皮短战裙，手有证臂脚有护膝，手绰大创刀的人，身高丈二，眼似钢铃，高大可怖，手脚肌肉如坟如丘。圭在人丛中，比其他的人高了一大截，乍看去，有如寺庙外看守山门的金刚。

巨人在四人面前一站，铜铃眼一番，巨富似的嗓音，从那蒲嘴乱草似的黄胡丛中吐出：“小子们，我，混世魔王，你们来干什么？”

他不认识混世魔王，仅听说过这家伙是活阎王王浩八的把兄弟。活阎王围攻余州，这家伙带了数千贼兵，正在劫掠广信府一带城镇，杀人如麻。所经处城镇为墟。

11

“三月前。”他说，对方的净狞形象，的确令他心中有点发虚：“阁下派人到府城传讯，要子女被掳的人筹措赎金，到小方山用金子赎人，每人二百两黄金。”

“不错。”

“在下曾经……”

“小方山附近缺食，人都死光了，所以本魔王迁到插天山就食。你们来了，很好，金子带来了吗？”

“带来了。”

“要赎些什么人？”

“螺洲南岸清洁湾熊家的一子一女，乐家的儿子乐小安，共有三个人。”

“哦！有这么几个人。”混世魔王怪笑：“清洁湾熊家，是府城张大爷的亲家，乐家又是熊家的表亲。唔！这几个人身价不同，二百两一个办不到，要加倍。”

“我们只带来一千两黄金……”

“没有讨价还价。”混世魔王大叫。

“是阁下开的价码。是你在讨价还价。”他也大声说，怯念渐消。

“你……你小子……”

“一千两，换三个人。”他坚决地说。

“本魔王说一不二，你们走，带足了黄金再来。”

“在下坚决拒绝阁下出尔反尔的背信要求。”他的勇气渐增：“为了怕发生意外，我们多带了四百两黄金，没料到阁下还不知足。千里迢迢，往返极端困难。在下来了，不将人质赎回。绝不干休。”

“你小子想怎样？”

“在下向你混世魔王挑战，阁下输了，人质必须交给在下带回，在下输了，回去常足金子再来。

“当你阁下这许多强盗兄弟面前，你敢不敢赌？”

“本魔王赌了。看本魔王能不能刹碎你？”混世魔王怒吼，挥手令八蹄贼后退。

他也将包裹解下，递给妙剑示意三人后退。

混世魔王的大剑刀。比普通剑子手所用的剑刀大了一倍以上，比起他的小剑来，简直不成比例。

“混世魔王，是赌命吗？”他豪勇地高叫：“划下道来，在下奉陪。”

“对，赌命。”混世魔王声如打雷：“赌你的命，而不是赔我的。小子，宰了你！”

剑刀一挥，罡风虎虎扑面生寒。他不敢大意，先以游骑术试探，身随剑走，左闪避过一刀。

混世魔王天生神力，巨大的身躯居然灵活，一声虎吼，紧钉住他发起狂风暴雨似的抢攻，乃一出剑，三丈方圆内无人敢挡，刀刃致命，绵绵不绝，紧迫强攻。

他轻灵地闪避，不时突破刀山切入，攻出一词神来之剑，一口气巧接了七八十刀，心情平静下来了，大剑刀的威胁在逐渐减轻，那澈骨裂肤的凌厉刀气，震不散他的护体神功虚明神罡。

他的胆气随稳下的心情而茁壮，开始逐渐逼近作贴身强攻了。

一声巨吼，混世魔王一招风行草靡急如星火，双手运刀反劈在耳在闪动的人影，力道千钧。

他飞跃而起，大喝一声从刀上空腾跃而上，长剑反削混世魔王的脑袋，有如电光一闪。

“当！”魔王及时抬刀，挡住了他的剑，火星直冒。

他被震得斜飞丈外，心中凛凛。

魔王跨两步便跟到，大喝一声，来一记力劈华山，要将他砍成两片。

他向下挫，猛地向前贴地飞射，从魔王的身右穿越，顺势拂剑。

“咋拍拍……”怪响刺耳，火星飞溅。

剑削碎魔王护腿上的几枚钢钉，割开了两层坚甲，划破了魔王的右腿外侧肌肉。

“哎呀！”魔王惊叫，冲出五大步，脚下极为沉重，地面似乎也为之震动。

他回头猛扑，飞跃而起，砰砰雨声大震，双脚全斜端在那巴斗大的飞蓬头上，力道空前猛烈沉重。“呼——”混世魔王向前扑倒，大剑刀脱手。

他重新扑上，屈一膝压住魔王的背心，一手揪住飞蓬发，倒握长剑，剑父抵住魔王的耳下藏血要害。

“下令交换人质，不然宰了你。”他咬牙大叫。

“我下令，我下令……”混世魔王崩溃了。

“快！”

“快把人质押下来，交给他们带走。”混世魔王大叫。

不久，四人带了两男一女三个七八岁娃娃，取道奔向饶州府。

张大爷的厅堂一如往昔。李推官仍穿了那易便服。量天一尺龙捕头威风依旧。

这次。张大爷出现了。

三个娃娃见了亲人，少不了哭诉一番。

他将入山的经过，概略地说了，由妙剑加以补充。

“你们辛苦了。”李推官和气地说：“这件事不能太过张扬，以免其他人质的贫穷家属起哄。明天，你们会领到余款九百两银子。高水毅。”

“草民在。”他欠身答。

“明天龙捕头会替你办理交款、具保、释放等等事宜。出狱后要好好做

人。”

“草民遵命。”

“不过，本官劝你带了老娘，远离本府觅地定居。有关迁籍侨籍的事，龙捕头也会给你方便。”

“草民不想迁籍。”他断然说。

“你非迁不可，留在本地，会给本官带来极大的麻烦，你明白吗？”

“这个……”

“赶快办理，愈快愈好。”

“高水毅。”龙捕头在他耳畔低声说：“你要明白，在本城你不可能租得到住处的，没有人肯接纳一个从死囚牢里释放出来的水贼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”

“罢了！”他咬牙：“我迁。”

“你总算不糊涂。”

“我迁。”他重覆着说：“但我会回来，不找出那值陷害我的人，我决不干休。”

出了张府，他随龙捕头回到府衙大牢。在未办妥取保具结释放之前，他仍然是囚犯。

三更天，因牢中人声已寂。他这一间囚室共有四个人：他，一个小偷、一个打伤人的小贩、一个不小心失火烧了房屋的失火犯。

厚砖墙冷冰冰，矮木床臭虫乱爬，墙角的便桶发出阵阵臭味，床上的臭味也令人作呕。

三位难友睡得像猪，白天五个时辰的苦工，的确已消耗尽他们的精力，没有精神去胡思乱想，倒下床就睡着了，好可爱的床！

远远地传来了一声闷哼。

他吃了一惊，一蹦而起，那是轮值看守的狱卒。被人从后面击倒的声音。

凌近铁栅往外看，两个蒙面人正悄然急步而来。

“高水毅吗？”一个蒙面人低声问。

“是的，你……”

“来救你的。”蒙面人开始撬铅。

“救我？慢着！”他沉喝：“我不认识你，我明天就出狱。不要任何人来救。”

他拉实了锁练，勒牢了大锁，阻止对方撬动。

“你这傻瓜、寿头、猪猕！”那人破口大骂：“大事不妙，如府大人变了卦，你知不知道？”

“变甚暖卦？”

“你和混世魔王打交道，是不是？”

“是啊！这是奉命……”

“你奉屁的命，你的罪名大啦！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通匪。”那人厉声说：“老弟，你说罪名有多大？新立决！你等不到秋后了。”

“什么？”他跳起来，只感到浑身冰冷。

“老弟，官府中人，会派你与土匪打交道吗？尤其是李推官，他是负责

查缉匪盗的人，他为何要穿便服，在私宅派你？你完了。你到何处去找证人来证明你的清白无辜？找李推官吗？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走吧，你希望等候上怯场吗？”

“老天……”

“明天你就走不了啦，送入死囚牢土铐练脚镣，你插翅鸡飞。”

“你们……”

“打抱不平的人。放松练子。”

他已无暇思索，放松了练子。那人是个行家，用一段小铜棒左拨右挑，嗤一声拉开了锁扣。

“快走！有人来了。”另一把风的蒙面人说。

走道中灯光幽暗，他跟看蒙面人走近出口，把风的人便落在他后面了。

他看到出口虚的栅门外，躺看看守的尸体。

“你们杀了他？”他惊问。

“也杀你。”身后把风的蒙面人接口。

他感到背肋一震，冷冰冰的七尖人体，浑身立却发僵，彻骨奇痛像浪潮般君临。

“吠……”他发出愤极的怒吼，倾余力挫身双手一分，分别攻向前后两个人，自己也向下挫倒。

“醒一醒，高爷。”昏眩中，他听到熟悉的悦耳语音。

他急急挺身坐起，发觉自己浑身是汗，衣裤全湿了，可以挤出水来，虚脱的感觉袭击着他。

“噢……我……我我……”他完全糊涂了。

他身在木屋中，矮几、残棋、花架、建兰……他摸摸腰背，没有刀伤的痛楚。皮护腰上没有剑，没有飞刀。

身旁，少女坐在一张蒲团上，那关切的眼神，那焦灼的脸容，令他感到心潮溜涌。

“你……你叫得好可怕。”少女惶然说：“你：. . .，你不要紧吧？”

“我……我被人从后面捅了一刀……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我……我不是杀了你吗？”他语无伦次。

“哦！你对我的印象是如此恶劣吗？”少女失望地说。

“这……这到底……”

“你在作恶梦。”少女指指金猴炉：“那里面燃着安神香。你喝过厨房水缸里的水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那里面放了一种从草中提炼出来的药物，会让你入梦。你心里想什么。就会梦到什么。一个快乐的人，一定会做快乐的梦，一个活在痛苦里的人，也一定会有痛苦的梦。

“你希望什碍。梦里面就可以得到甚碍。无论任何荒谬的希望，梦中都会如愿以偿。”

“哦！多神妙！”他恍然大悟。总算完全清醒了。

“想不到你对我的恨有那么深切。”少女的明眸有泪光：“在梦中杀我，表示你迫切地希望我死……”

“姑娘，请听我说，好吗？”它的语气充满恳求。

“你……”

“那是不得已的事，一是情势，一是我不愿意死……”他将梦境一一说了，最后说：“姑……姑娘，你知道我是多么的信任你，当你劝我不带兵刃时，我毫不迟疑，似乎你是我结交多年值得信赖的朋友，我发誓我绝没将你看作敌人。可是在梦境中，情势是那么可怕和无助，而我的求生意志又那么强烈……”

“我明白你的意思。”少女展颜嫣然微笑：“一个没有强烈生存欲望的人，只是一具行尸走肉而已，我……我原谅了你。”

“谢谢你，柏姑娘。”他由衷地说。

“我叫小婉。”

“我叫……”

“高水毅，不错吧，屋后有山泉，内房的壁橱里，有我爹的衣裤。茶已沏好。等你恢复疲劳之后，我和你一同入谷。”

“小婉姑娘……”他愣住了。

“幽冥谷近百年来，没碰上真正的贵宾，你就是本谷的贵宾，你曾经付出很高的代价。”怕小婉脸上有动人的笑容和光彩：“你的豪气和智慧帮助你战胜了死神。你的愿望将可以如愿以偿，一切疑难不久自会分晓。至于你梦境的后半段遭遇，得靠你自己的智慧去应付了。”

他换穿了柏谷主的青袍，像是换了一个人，人本来就生得英俊魁梧，而且洵温文，换穿了奇袍，乎添三五分飘逸潇洒的气质。

两人缓步下山，已是未牌正未之交，山林间仍有些雾气。凉风习习，沿途鸟语花香，前面出现一段平坦的路，但路宽不足一丈，两旁古木参天。

“我真不明白的。”他笑了：“两旁的参天巨木，怎会突然同时倒下的？更可笑的是，我竟然可以飞，简直荒谬绝伦。”

“日有所思，夜必有所梦。”柏小婉嫣然微笑：“我想，你的轻巧一定很不错，希望在危险关头，出现奇迹助自己突破难关。小时候你是否幻想你会飞？”

“有的。”他脸一红：“不但希望会飞，而且希望成仙，腾云驾雾，朝游东海暮苍梧。”

“我也一样。”柏小婉羞笑：“我相信每一个小孩，都曾经有过这种希望和幻想。”

高兄，你是委羽炼气士的门人？”

“是的。”他坦然承认：“说起来也是缘份。十六年前，我只有六岁，随家先父载舟游湖，舟滑康郎山，在忠臣庙附近碰上家师应雷火之劫，须眉俱烬，衣裤成灰，受伤不轻。家先父将家师救上船，载至九江养伤。就这样，我才能拜在恩师门下。”

“他老人家现在……”

“不知道。”他苦笑：“他老人家在达荷山隐修四载，便北返东岳尤有虚明之天。”

以后每两年来一趟，一次逗留两月。上次他老人家说要到北海，找传说中的真正委羽洞天，十年八年之内，不可能返回中原。我上次出事前。我就是在莲荷山逗留了半月，希望能看到家师返回，没料到碰上了破家的倒楣事。”两人并肩而行，谈谈说说十分投缘。

高水毅本来就是富家公子，乃师是玄门高士，不可能成为愤世嫉俗的人，要不是家道剧变，他也不会操剑杀人。目下的事已有了着落，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他有教养的本性，深获姑娘的好感。自是情理中事。

到了谷中的竹楼，一声锤鸣，迎接他的人一涌而出，柏谷主与施老人，与及谷主夫人破例出门迎客。

令他大感不安的是，妙剑三个人也在其中，衣裤整齐，连兵刃也佩带齐全。

柏谷主豪笑着肃容入室，先替谷中有身份的人引见，客套一番众人辞出，厅中仅留下柏谷主夫妇，柏小婉，施老人。妙剑三人由一位中年人领走，安顿在客室。

“永毅，愿望达成了吧？”柏谷主叫得顶亲热的：“结果如何，可否说来听听？”

他脸一红，将梦境的事照费一一说了，当然没忘了将当时的心态加以说明，以免误会。

“很好很好，你是个诚实可敬的人。”柏谷主欣然说：“现在，我告诉你一些你想要知道的事。”

原来柏家在幽冥岭幽冥谷作化外之民，已有百余年历史，历经三代，把这一带辟建得成了世外桃源。这漫长的百余年，经常有些好奇的人前来晒探，更有许多贪心的人，想夺取这处洞天福地。因此，谷中的子弟不得不勤练武技以防意外，经常外出打听江湖动静，不至于真的完全与世隔绝。

幽冥谷并不胡乱伤人，仅装神弄鬼将入侵的人吓走了事。真要碰上凶残恶毒的人，擒住便不再释放，把这些人弄来开垦。需经过漫长的岁月观察，才决定是放是留。

混世魔王是听信黄山贼的唆使和诘骗，从小方山远道而来，二百余名悍贼倾巢而至，志在夺取幽冥谷作为基地。在谷中老少的全力反击下，杀死了五十余名悍贼，活擒七十余名，夺获十六名男女童。混世魔王幸而逃得性命，带了残余投奔黄山贼入伙去了。活擒的悍贼，目前囚禁在地狱谷，开垦那条山谷以便耕种。

妙剑所要赎的人质，恰好都在。柏谷主慷慨地表示，不但要他们把所有十六名人质带回饶州，不要他们带来的赎金，而且要派人护送他们进入饶州府地境。

高水毅大喜过望，一而再避席致谢。

“现在，再谈谈你本身的问题。”柏谷主郑重地说：“我如通你急切需要洗清你的冤屈，领回被充公的田产。我问你，你准备如何着手，有否线索？”

“这……小侄……”他真不知道该如何启齿。

“你的情形，妙剑已经说得很明白。”柏谷主说：“五个水贼，一个小首领暴毙狱中，三个在请命杀贼时被杀，一个乘乱逃走，尸堆中没有这人的尸体。那么，你只有追查这个人才有希望。但按你们在公堂对质的情形猜测，那逃走了的心贼并不敢肯定你是同谋。他的口供应该对你有利，可知他并不知道其中的阴谋，找他也是白找。而且，事隔三年，要找一个平凡的心水贼，谈何容易？”

“小侄准备找都阳蛟要人，那小贼一定去投奔老贼伙了，找得到的。”

“希望很渺茫。这样吧，你们慢慢走，我暗中派人先行，先到府城打听，布置，我暗你明，从多方面着手。如果我所料不差，你一出狱，心怀鬼胎的

人，必定会迫不及待对你下手斩草除根，这是最好的机会。”

“小侄的确耽心官府方面……”

“耽心梦中的结果？放心啦！”柏谷主大笑：“李推官这个人名气不小。是个肯担当的铁面推官。你带了救回的十六个人质，而不是三个，他一定会铁肩袒道义成全你的。”

可虑的是你梦中的结局，陷害你的人，极可能买遣凶手图谋你。你愿接受我的帮助，听任我安排吗？”

“小侄感激不尽，求之不得，不敢请耳。”他离座行礼诚恳道谢。

“那就好，你并不是一个骄傲自负的人嘛，哈哈！”

“谷主见笑了。”

“闲话少说，你答应听我安排，现在，第一步棋，是不要向妙剑三个人透露丝毫口风。”

他这才明白不要妙剑三个人在场的缘故，原来柏谷主早就有意帮助他了，不由感上心头，热泪盈眶，除了衷诚致谢之外，任何话都是多余的了。

廿日后，府城张大爷的华丽客厅，情景与高水毅的梦境景况差不多，不同的是小孩不是三个，而是十六个。

当晚，高水毅并未回到牢狱，而是到乃母寄住的家中，与双目失明的母亲团聚。

小婉姑娘已先到十日，偕侍女小菊寄住在右邻。她早与高母取得联系，暗中保护高母的安全，利用夜间往来，默默地安排一切防险事宜。高母得知爱子成功却将归来，欢喜自在意中。

高母寄居处在东门外永平关。永平关北面是东湖，南面是邻江，江岸有一座小型码头，距城约四里左右，往来倒也方便。东湖东北一带的良田。原来就是高家的产业，已被官府没收，分割成十余小段拍卖了。日后却使官司翻案。冤屈得以洗清，想收回也不是易事了，甚至根本不可能收回。

妙剑四个人，成了府城的英雄人物。次日，量天一尺龙捕头，亲自带了高水毅在衙门的二班六房奔走，替他办理缴赎罪款。具保、复籍等等麻烦手续。

他始终不曾回到监牢，梦境中的情景并未发生。

张大爷偕熊家乐家诸亲友登门道谢，送来两百两黄金，表示这本来是赎孩子的赎款，虽然这笔金子并未付出去。但这是高水毅冒生命之险保全下来的，应该归高水毅所有，可作为安家的费用。那时，市价一两金子可换五两半白银。买一亩田只不过五两银子左右，买两顷田已可过一辈子好日子啦！

情势的演变，与他梦境的结果完全不同，颇令他心中不安。下一步棋，是搜集证据准备翻案了，妙剑是本地的武林世家，当然在本地逗留。成天豪心愿未了，带着一千两银子赏金，重新开始流浪，走向有匪乱的地方，找他那匪乱期间失踪了的老伴，天知道这一辈子，是否还能与他的老伴重逢。

艾世亮不回九江混日子，在月破门附近，花三百两银子买了一间店面，开了一家小杂货店，贩卖油盐酱醋茶，蛮像一个小商人啦！

希望请高水毅做护院的人真不少，但他一一婉谢了。忙碌了几天，生活已步上正轨，该办的事得看手办理了。

这天，他到了量天一尺的家。龙捕头的家在邻阳门西侧的一条小街内，出门便可看到高大的城门楼却江楼。拾好这天龙捕头休值，早上不用到衙门点卯，早膳后正和几个徒弟地天井里演武——龙捕头收了六位徒弟。

一听高水毅来访，这位大名鼎鼎的捕头不敢怠慢，匆匆出厅迎客。龙捕头与妙剑交情不薄，早已从妙剑处得知这次救人质行动中，高水毅所扮演的角色，当然不敢怠慢，而且对高水毅深怀戒心，像高水毅这种武艺深不可测高手中的高手，要是闹出事来，那还了得？

“高老弟，稀客稀客。”量天一尺亲热地打招呼：“怎样，令堂安顿好了没有？这几天在月波门码头穷忙，无暇至尊居探望，恕罪恕罪。坐，别客气。”

“龙爷浦放心，小可每月都会向龙爷备案的。”他笑笑，告罪落坐：“小可今天趋府打扰，的确有事请教。”

“不敢当，老弟的事，不论公私，在下力所能逮，将全力以赴，但请吩咐。”

“小可感激不尽，先行谢过。有关五湖船行擒住约五名水贼，龙爷曾经证实他们是邻阳蛟的手下贼众吗？”

“是的，已经证实了。”量天一尺心中一跳：“他们的次级头目是小飞鱼陈功，统领是浪里辙盛正秋。他们四条快船六十几个人，拦劫五湖船行五艘运泥船，消息不确误认是运货船，碰了大钉子，沉了两艘快船，死了不少人，被五湖船行的伙计捞土来五个送官法办。”

“五湖船行到底死了几个人？”

“司马东主报案约有八个。”

“龙爷，能不能替小可查出那五艘船的船主是谁吗？”他毫不激动地说：“照磨所勘六房宗卷两年前的案卷，应该还在。”

“老弟，你何不到县里的主簿官署去查，在府里牵掣很多，而且县里的原件也比较可靠些。”

“龙爷……”

“好吧，我替你去查。据我所知，那些船都是九江分号所属的船舶，到案时在县衙由司马东主出面作原告。所以我不熟悉，得去查一查，明天晚上来，怎样？”

“好，小可明晚来讨回音。打扰了，告辞。”

送走了高水毅。龙捕头摇头苦笑，喃喃自语：“果然，麻烦来了。”

五天后，五湖船行的三艘船，正在九江钞关码头卸货，一箱箱精致的瓷器，搬到邻船十分忙碌。

邻船是大型的下江船，去向是南京扬州一带埠头。

卸货昨预定是三天，所以三艘船的船主都不在船上，仅不时前来查看一番，逗留约半个时辰便走了。午后不久，一艘船的船主走上码头，取道入城。

，码头区人声嘈杂，到处都是忙碌的人群。正走间。右方贴身来了一个人，左手一抬，便熟悉地挽住了船主约右手，五指贴掌扣实，紧挟住肘膀，擒住了。

“赵船主，千万不要挣扎或叫救命。”这人微笑着说：“敝长上请阁下走一趟，见面大家谈谈，有事请教。走吧，神色放自然些，我不希望杀死你。”

赵船主只感到掌骨欲裂，五个指头奇痛澈骨，整条手臂被挟得麻木不仁，想挣脱难以登天。

“朋友，有话好……好说……”赵船主痛苦地说。

“到时候你有机会说。哦！有人向你打招呼，不要紧张，笑一笑，对了。”折入塌房林立的九码头。进入一座塌房。这是公营的货仓，平时有人

看守，但今天看守不见了。

在一堆货篓的中间空隙中，三个彪形大汉坐在货篓上，地下坐看三个人。

挟持赵船主的人：把俘虏向下一推。挥手向坐看的人示意，然后退走。

12

赵船主心胆俱寒，如通有点不妙。坐在地上的三个人，有两人是自己的同行船主，另一人是船伙计，全都是五湖船行九江分行的人。

高坐在中间的人脸色苍白，当了两撇八字胡。左颊有一条泛紫色的刀疤。

“你们都到齐了。”颇有刀疤的人阴森森地说：“看着我，你们应该认识我，至少该听说过我这条刀疤。”

“毒龙的手下第一水鬼统领。”赵船主惊恐地说：“问江鲨罗国光。罗统领……”

“你认识我，很好。”闹江鲨阴笑：“现在，我们来问口供，一个一个说，谁所供不实，说一句谎，割下身上一件零碎，接耳、鼻。眼、唇顺序操刀，先从你问起。”

左右两名大汉应声站起，走近前三个人，手出如电闪，噗噗噗三声闷响，一掌一个把三个人劈昏。

赵船主感到毛骨悚然，浑身猛烈地战抖。

“赵船主。”闹江鲨语音奇冷：“前年贵船行五艘船，毁了邻阳蛟廿余位弟兄，擒走了五个人，交给饶州官府法办，闹了两三个月。哼！你们眼中还有咱们水上好汉在？在下最近才装说过这件事，请教阁下下一次，要准备对付谁，是不是敝当家毒龙？”

“冤枉哪！”赵船主惊怖地呼冤：“敝船行司马东主，每年皆按季奉交常例银，与邻阳蛟一直就保持长好关系，怎会冒风险擒捉他的人，两年前那件事，那是落潮洲一掌小毛贼，冒充邻阳蛟的人，在康郎山北湖面抢劫本行的船队，才会开出这种不幸的事来。”

亡胡说“被擒约五个弟兄，在公堂承认是都阳蛟的人，你说谎……”

“罗爷。”赵船主抢着说，怕闹江鲨勉刑割五官：“那是他们希望邻阳蛟派人前往援救，所以冒认……”

“住口！你怎历如道他们的希望？”

“是一位帮助我们打捞落水贼的人，劝那五个人冒认的，说是这样才有希望活命，邻阳蛟一定会派人去救。”

“唔！有古怪，那人是谁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把那天的经过说来听听，如有一字不实，小心你的耳朵。”

“那天我们有五艘船，他们有四艘，每船只有五六个人，人根本上不了我们的船。

便被我们全部撞沉了……”

“且慢！官府的档案说，他们只沉了两艘。”

“那是敝东主的主意，以表示我们不曾赶尽杀绝，避免引起水上的朋友不满。”

“怎么牵涉到一个不知道的人？”

“他们的船全没了，人四散溺水而逃，恰好有一艘轻舟经过。我们的船大，捉不住溺水而逃的人，五个人都是轻舟上的两个人捉住的，送到我们的船上，要我们带回饶州报案。将人押送过船的那个人，我的确听到他向押来的五个人说，要他们冒认是邻阳蛟的人，也许邻阳蛟会派人劫牢反狱，不然死路一条。同时也警告我们，硬指是我们主动攻击贼船，除非咬定是邻阳蛟的人大举抢劫，不然将引起水上的朋友公愤。因此，敝东主不得已，采用他的建议咬定是受到邻阳蛟人的袭击。为了这件事，敝东主曾经派人向邻阳蛟解释清楚了。”

“唔！司马东主那时在船上？”

“不在，他的船是从饶州驶出接船的。”

“那个帮助你们的人没通名？”

“没有，留在轻舟上的另一个也没有。”

“说说他们的像貌。”

“没有什么特征，面目阴沉，说话阴狠，年约四十上下，身材修长，那双眼睛不时闪烁者冷电似的光芒。好像他在舟上捉水中的人时，用一把锋利约三棱刺，先扎上一记再抓人，所以五个人的大腿都受了伤。”

“这旗说来。事先事后，你们都知道不是邻阳蛟的人劫船了。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你不要耳朵了？”

“是……是的……”赵船主打一冷战。所答十分含糊，不知是指知道劫船人的底细呢，抑或是指不要耳朵？

“好，问另一个。”

叹一声响，赵船主被打昏了。

邻阳湖并不是方方圆圆的大池塘，而是方圆数百里，港汊遍布，岛屿星罗棋布的第二大湖，有许多地方一直就没人进入过，洲渚之间水道纵横有如迷宫，生息在内的水贼真不知有多少股。沿湖滨各要地，官府共设有六处水师营，官兵上万，但似乎没有多少威吓作用。

这天，一艘双桅快舟，驶入了都昌东面的鳌洲水道。这一带以浮洲居多。时隐时现，船如果遇风误入，生还的希望微乎其微，是邻阳湖五大神秘魔鬼地带之一。

这里，是邻阳蛟林蛟的贼巢所在地。邻阳蛟的贼船以小型的单桅浪里钻快船为主，神出鬼没来去如风。官兵曾二次进剿，连一个把风的心贼也没抓到。

船靠上一座布满水草的小洲，放下一艘双桨小艇。两个人上了艇，柏祥熟练地架桨。

柏祥，就是在幽冥路上扮鬼王的人，柏小婉姑娘的堂兄。

高水毅穿一身墨绿水靠，皆系狭锋分水刀，手中有一具大弓，腰中的箭壶有卅六枝箭。

艇离开快舟，破水飞驶进入浮洲深处。

远处，一枝蛇焰箭射上半空，呼一声在高空爆炸，火星摇曳看飘堕，

贼人的信号发出了。

深入四五里，水道渐窄，两侧的浮洲草高文余，密密麻麻一望无涯，草连天水连天。

一声锣响，岔道内钻出一艘长长的八桨蜈蚣船，十五名仅穿短裤的大汉，个个像貌狰狞。船头的一名大汉挥动着红手旗，喝声似沉雷：“停桨！那条水路的朋友？好大的胆子！想硬闯吗？”

小艇一慢，向蜈蚣船滑去。

“饶州高水毅，来找都阳蛟，相烦引见。”高水毅大声说明来意。

“凭什么交情？”大汉困惑地打量着他。

“不凭交情。”

“凭一弓两刀？”

“必要的话，就会使用。”

“你们好大的狗胆……”

一声怒啸，高水毅飞跃而起，人如怒鹰下搏。相距三丈，啸声未落人已临头。

贼船的人大惊，做梦也没料到他胆敢向船上扑，也没料到他能一跃三丈，一惊之下，已来不及应变。

大弓一挥，三名操桨大汉狂叫着摔落水中。左手掌发似雷霆，掌触处人体翻跌摔飞。

一冲错之下，从船头到船尾，十五个人倒了九个。

控尾桨的大汉大吼一声，丈二长的尾桨横扫而来，风声虎虎力道如山。

高水毅左手拨出，化劲发力五指如钩，扣牢了沉重的大桨，喝声滚，猛地振桨。

大汉大叫一声，放手仰面使倒，水响如雷，把身侧另一名大汉撞倒。同时落水。

船头还有四个人。他挂上弓，双手轮桨向船头反逼。

四大汉从抢下取出分水刀，桨已迎面疾点而至。

“卡卡！”两把刀拨中大桨，惊叫声中，两大汉连人带刀被震飞，倒撞入水去了。

柏祥的小艇绕着蜈蚣船疾驶，水面飘浮着十三个贼人，四面散开想搭住小艇，但小艇速度极为凶猛，想抓牢势不可能，也没有接近抓的机会。

最后两名大汉心胆俱制，丢刀大叫：“在下认栽，带你们去见首领。”

“那就带路。”高水毅去了桨说。一鹤冲霄跃升三丈外。再来一词美妙的怒鹰翻云远出文余，翩然飞落急射而过的小艇中。

贼人纷纷上船，划入一条水道。

高水毅搭上了一枝箭。扬弓待发。

远出十里外，沿途不时可以看到时隐时现的巡逻船，皆被旗号所挥退，蜈蚣船驶入一座小洲，百余艘泄里钻快船，早已列成每三组为一组的船阵，还有卅余艘蜈蚣船，四十余艘四桨小舰艇，那是水鬼的快艇。阵容之浩大。可想而知。

这是一座浮洲，有草无木，洲上建了一排排草屋，中间竖了三根大旗杆。中间是蜈蚣走环县，绣了一条张牙舞爪的独角五爪蛟。右面是红色战旗。左首是首领旗，中间绣的大红字是：林。

岸边排列着百十名水鬼，中间十六名夜叉打扮的大汉。各持着一把八

尺长明晃晃的双股叉，护卫看中间穿蛟皮背心，高大狰狞的贼首都阳蛟林蛟。

娱蛟船直接抢滩。柏祥也毫不迟疑将舟冲上洲岸，面对声势浩大的贼寨，两人胆大包天无所畏惧洲岸草屋前的广场十分宽广，贼人的阵势也十分浩大。两人大踏步而进，在贼阵中昂然举步而行。接近贼首前三丈止步。

“饶州高水毅，与徽州柏祥鲁莽，拜会，林当家海涵。”高永毅持弓行礼：“久闻大名，如雷贯耳……”

“废话少说。”贼首语气冷厉：“我，林蛟。我不认识你们，你们好大的胆子。”

“我们也不认识你。”土匪永毅沉声说：“不是强龙不遇江，胆子不小就不会来。”

“你有三头六臂吗？你看看。”邻阳蛟向那些悍贼一指，用意极为明显。

“活阎王拥兵一万五千，他的四先锋率领四千鬼府神兵，比阁下强一万倍。在下十个人夜端先锋营，因先锋刀下断魂，四千鬼府神兵尸横遍野，活阎王望风而溃。你这水陆三四百名好汉，咱们两把刀屠起来要不了半个时辰。在下希望你讲理，不讲理咱们就杀，要战争还是要和平，随你选。”他豪壮地说，去了弓，准备拔刀。水面交锋，弓箭为先，现在已用不着弓了。

贼人个个变色，邻阳蛟大吃一惊。

“你……你就是从死囚牢中，应征敢死队的那个高水毅？”邻阳蛟神气不起来了：“活阎王的四先锋兵败岳庙山被杀……”

“四先锋率五十铁卫围攻，在下片刻问便屠光了他们。”他接口：“鬼府神兵的钱卫，身上有甲头上有盔，乃砍斧劈毛发不伤，在高英刀下无一幸免，轨瓜切菜有如风扫残云。林当家，在下是怀有诚意而来的，抱必死的信念志在必得，生死败亡的结果，拣在阁下手中。”

“你来做什么？”却阳蛟口气软弱了。

“求证两年前的冤案。五湖船行捉了五名小贼，小贼首咬定在下是同伙。他们一口招实是你的手下，你为何默许？”

“哦！原来你就是那个被咬进去的人。”都阳蛟苦笑：“阁下，你要我都阳蛟冲上公堂，指证那几个打野食的心混帐东西，不是我的手下吗？”

“在下要知道五湖水妖司马武扬，是怎样向你解释那件事的？”

“没有甚好解释的，他送来五百两银子要求林某不追究这件事。”

“四个小贼判了死刑，死中求生也参加敢死队，但不在我这一路。他们冲西湖的贼垒，死了三个，一个乘乱逃亡，这个人……”

“这个人死了，逃到双港口，被一个用三棱刺的人杀死的。”邓阳蛟抢着说：“即使他逃入湖，也会被我处死的，这混帐东西该死！”

“肋五湖船行捉了五个小贼的人，显然杀了那个逃贼，这个关键性的神秘人物，到底是何来路？”“阁下，你在我这里查不出甚历来的，回去吧。到府城找线索会有收获的。”邓阳蛟坦诚地说。

“永毅，林当家说得对。”柏祥说：“司马武扬是受害人，他犯得着以五百两银子息事吗？从他身上找线索，错不了。”

“你并不聪明。”邓阳蛟说：“充公的东西交官牙拍卖，通常要比市价便宜一至三倍。你只会逞匹夫之勇乱闯虎穴，为何不从买你的田产那些人中去找线索？如果有人事先买通官牙，恐怕一两银子便可以买一亩地。回去吧，那些买你田产的人，到底是何来路，只要用些心机。一定可以找得到蛛丝马迹，原形毕露的。任何奇案，只要从谁能得到好处的方向去查，早晚会水落

石出的。司马武扬送给我五百两银子，当然有悖常情，但不无道理，他可以用怕我报复作理由……”

“他没有任何理由。”柏祥冷笑：“他应该假作不知，同你讨公道，因为你每季都收到他一笔常例钱。哼！除非他可以获得比五百两多几倍的利益。永毅，回府城仔细的查，错不了。”

“林当家，多有冒犯。”高水毅行礼告罪：“尚请包涵一二。感激不尽，告辞。”

“你是条汉子，我敬重你。”邓阳蛟大笑：“哈哈……这年头，真不容易看到你这种好汉了，林某交你这两位朋友，任何时候。有何需要，随时欢迎两位前来小聚把盏言欢。弟兄们，送客！”水贼的船队，将他们送出十里外。小艇破水飞驶，柏祥如释重负地呼出一口长气，苦笑说：“兄弟。跟你这种人闯虎穴龙潭。早晚会得胃气痛，无时无刻都得提心吊胆。老天爷王你对凶悍残暴的邻阳蛟，当面说那目无余子的话，真快把我吓疯了。”

“放心啦，祥哥。”他笑笑：“我在邻阳长大。水寇二龙三蛟四夜叉的性格，我摸得相当透澈。

这条蛟言过其实，狡诈多疑。从不和官兵打硬仗，而且欺善怕恶。只有以强硬的手段，夸大的实力，与无畏无惧的勇气与他打交道，他就会外强中乾明哲保身的。”

“毕竟风险太大。”柏祥不住摇头：“真要惹火了他，后果不堪想，你我都得死在这里。”

“祥哥；搏杀活阎王四先锋五十铁卫的事是真的。”他郑重地说：“如果我没有几分把握，决不会把你拖来冒万千之险。三五百个小贼，不客气地说，层光他们真要不了半个时辰。军心士气这玩意，学问大得很，其败如山倒，只要在开始的争战中。能狠狠地杀死几个为首的人，其他的人必定溃散，完全失去闹志以背挨刀。古代的几个名将号称万人敌，并非指他真能力敌万人。”

“总之。仍是太过风险。”柏祥苦笑。

会合快船。艇拉上印扬帆飞驶，直驶饶州。

这天一早，量天一尺与妙剑登门拜望五湖船行司马东主，在店堂展开谈判。

“司马东主。”量天一尺语气相当冷：“妙剑周兄与毒龙的人打交道，证实了上次贵船队康郎山遇劫的事，擒捉五名水贼的人，并不是贵船的人擒获的，贵船的人当时就知道水贼不是都阳蛟的人，有否其事？”

“龙头，这件事已经过去了，这时调查，是不是太晚了些？”司马武扬的口气充满嘲弄：“你自问有翻案的能力吗？你能证明在下撒谎吗？”

“龙头不能，我周某人能。”妙剑冷冷地说：“当然必须用霹雳手段。我妙剑周玉峰能与毒龙的心腹开江鲨交涉，就可以与邻阳蛟套交情。我问你，事后你送给邻阳蛟五百两银子要求息事宁人，用意何在？”

“甚历？送五百两银子给都阳蛟？”司马武扬变色问：“你是见了鬼了！都阳蛟每年收我的保护费不下一千两银子，我的船被抢，我不找他理论已经是自认倒楣，还会送银子五百两给他？我又没发疯，你以为我的银子是在地上捡的吗？周玉峰，你最好再问问邻阳蛟，银子是谁送丢的。”

“邻阳蛟不会撒谎，虽然它是强盗。”

“我五满水妖司马武扬也不撒谎，我是有身份的人。”

“噢！那就怪了。”量天一尺接口：“那又是谁送的银子？司马东主，你在公堂指那些小贼是却阳蛟的人，不但撒谎而且犯了伪证罪。”

“那是他们说的。”司马武扬冷笑：“我之所以那样说，用意是让邻阳蛟自己去处理，让他感到欠我一份情，不至于来找我乱敲竹杠。龙头，你无法在公堂上找证人来证明我伪证，不要做蠢事，却阳蛟会来作证吗？”

“你可推得一干二净呢。”妙剑咬牙说：“在公方面，龙捕头无奈你何。那么。在下只有和你私了，咱们走看瞧，阁下好好准备。龙头，咱们走。”“好，咱们走。”量天一尺离座：“那些购买高家用产的人，在下全力调查他们的底细，已经有丁头绪，近期一定可以得到结果。初步调查，有一半的人来自九江。不是本地人，有线有素，查起来并不难。走！”

两人走后，五湖船行派出不少人办事，其中有混江鲤田锦超。和登萍渡水马飘萍，连奔带跑急急走了。

妙剑和量天一尺进了月波门，迎面碰上了文世亮。

“噢，龙头，周兄，难得两位圭在一挺。”艾世亮当面对迎：“行色匆匆，从城外来，有事吗？”“为了高老弟的事奔忙。”妙剑说：“我这条命是他教的，大丈夫恩怨分明，我必须为他尽全力。”

“哦！有头绪了？”

“有，可惜抓不住证据。现在。最后一根钱索是调查买出的那些人。沾了些甚历亲甚碍故。龙头答应全力帮忙，行文到他们的原籍去查，一定可以找出钱素来。那边已经有人着手清查了。在下与龙头这就前往盘他们的底。”

“哦！我文也亮这条命，也是高老弟所救的。为他奔走义不容辞，有何差遣。请周兄吩咐一声好吗？”

“以后再说，也许真用得看文兄助一臂之力呢。”妙剑说：“文兄是九江人。到九江去查驾轻就熟。”

“好哇！”文也亮欣然说：“不要说九江，水里火里，兄弟决不人后。”

“好，等有了头绪，再与文兄商量。”

量天一尺先返衙门处理一些公事，然后偕妙剑动身出东门，向东湖的东北角走去。

环湖小径这一段甚少有乡民行走，以往这一带的田地都是高家的产业，所以没建有外姓人的村落。

路左竹林茂密，路右是湖岸，生长着杨和柳，枝条垂挂水面，可从树隙中看到荐福山鲁公亭等名胜。

两人并肩而行，一西走一面商量。

“龙兄。”妙剑说：“最好先从原籍九江的人看手。还有，当年负责拍卖的官才子，也得加施压力。”

“对。”量天一尺点头：“据我所知，二百顷长田，分割为十七段拍卖，总价仅有两万三千两银子，每亩不足一两，现在想起来的确有古怪。”

“东湖附近的水田，一亩决不低于八两银子……哎呀……”妙剑突然惊叫，向前一仆。

“嗯……”置天一尺也闷声叫，冲前两步，艰难地转过身来。

两个蒙面人从竹林中闪出，这时正飞扑而上。

“呔！”量天一尺怒吼，拔出铁尺行雷霆一击。

“铮！”钢刀架住了铁尺。

另一个蒙面人乘机抢入，单刀乘隙吐出。

生死须臾，莓地长啸震天，后面人影来势如电火流光，快得不可思议。量天一尺倾余力扭身避刀，刀嗤一声刺入左肋。

架尺的蒙面人被啸声所惊，火速转身。青色的人影已接近至丈外。

“闲事少管……”蒙面人大喝，一刀挥出。

青影直撞而至，左掌疾挥，叭一声将单刀拍偏，来势更猛，叹一声响，右肩撞中蒙面人的在胸。

另一蒙面人一刀走偏，刺中量天一尺的左肋而非心坎要害，还来不及拔刀，青影已贴身了，耳门挨了一击，应掌昏倒。

量天一尺也倒下了，左肋的刀伤并无大碍，背部左琵琶骨下方，一枚钢镖人体寸余，要不是被琵琶骨下缘令镖受到摩擦消去一些劲道，这一镖很可能当堂致命。

妙剑的背心也挨了一镖，镖被两根胸骨卡住而未能深入肺部，但已令妙剑支持不住，痛得浑身抽搐。

“糟王我拉得太远了。”青影叫，是怕祥。立即解百宝囊取金创药救人。

“拉开这两个杂种的蒙面巾。”量天一尺忍痛叫。

拉掉了巾，量天一尺咬牙切齿说：“果然是他们，我要他们上怯场。”

是混江鲤田超群。和登萍渡水马飘萍。

同一期间，永平关高母的住处，四个村夫打扮的人泰然自若经过门口，突然鱼贯抢入。厅中空室，高母与请来照料的童七嫂在内堂闲聊，听到通过天井的脚步声，童七嫂扭头一看，大吃一惊。骇然叫：“你们是……”

“来讲高大娘的。”最先抢入的村夫叫，手一伸，暗藏在袖内的匕首。毫不迟疑的刺向童七嫂的胸口。

“鼠辈该死……”娇叱声从厢房传出。门帘一掀。俏丽如仙的心婉姑娘出现堂中。

凤自含威冷电四射。

她的纤手。扣住了村夫握匕首的手腕。有骨折声传出，村夫哀嚎着向下挫倒。

她的右手向前拍指疾弹。第二第三两名刚抢入堂中的村夫，如中电极般向下栽，控风打穴制人于八尺外。

“这一个是我的！”天井中传来小菊悦耳的语音。

还没有进入内堂的村夫走了亥时运。小菊姑娘年纪小。顽皮刁钻下手不管轻重，用上了拳脚齐飞的怪招。把村夫打得头青面肿，一而再什而又起，最后狂嚎一声，瘪倒在自己口鼻流出的鲜血里动弹不得。

同一期间。月波门码头东端的一家民宅。高水毅正与宅主人范老大谈话。

“范大叔。”高水毅温和地说：“两年前官府拍卖我家的田产。小可已查出大叔你想竞买湖尾那一笔田，计廿八顷，准备出价每顷二百两银子。但拍卖的前一天，大叔突然改变主意放弃标买，小可想知道原因何在，尚请大叔明告。”

“这……”范老大脸色突然变得苍白：“不瞒你说。我也是不得已。”

“甚历不得已？”

“头一天晚上，来了三个蒙面人，警告我不许标买，不然要被我的全家，我……”

“哦！认识他们吗？”

“老天！我吓都吓死，何况他们都蒙了脸。”

“高老弟。”门外传来文也亮亲热的招呼声：“这样查是查不出结果的。龙捕头与妙剑到东湖去了，那边已有栈索，我找了你好半天，你要不要去？”

“已经有了可观的钱索，只要再追查下去，就会水落石出了。”高水毅向门外走：“文兄，他们走了多久？”“很久了。恐怕已经到啦！走。赶两步。”文世亮挽了他使走：“咱们走城外，从翻江门绕过去，脚下可以加快生，穿城走太慢了。”

沿江边小径向东疾走，街市已尽，文也亮问。

“高老弟，听说司马武扬涉嫌甚重，可有证据？”

“目前仅缺乏直接证据，但快了，这杂种会露出原形的，他脱不了身。”

“你永远没有机会查了。”文也亮说。

高水毅向前一仆，背上心坎部位，插着一把专作为谋杀用的短七首。

“哈哈……”文世亮狂笑。

“最后笑的人，才是真正的胜利者。”身后突然传来直震耳膜的语音。

文世亮大吃一惊，条然转身。脸色突然失去血色，像是见了鬼。

“是……是你……柏……柏谷主……”文也亮语不成声。

“幸而在下对梦境耿耿于心。”身后传来高水毅的语音：“所以订制了护心甲。姓文的，擒捉五水贼的人原来是你。你跟我入山志在杀我灭口，要不是我杀了翼水蛇那辜悍贼，把你吓住了，你真会自不量力在我背后捅一刀的。今天你是狗急跳墙，不得不冒险行刺，你失败了。”

文世亮想逃去已来不及了，脖子已被扣实，一只手也被擒住扭转。

“饶我！”文也亮嗓音全变了：“是司骂东主的主意，要替亲朋好友谋取安身立命的地方，所……所以……”

“永毅，先毁他的气门。”柏谷主沉声说：“不要私了，龙捕头李推官都会全力帮助你，杀了他虽能快意于一时，但让国法制裁他对你有利，反正他会上怯场的。”

末牌时分，卅余名巡捕包围了五湖船行。

量天一尺裹了伤巾，由两名巡捕用的椅抬看走。后面，七名上了铐和镣的犯人，由十四名巡捕挟持着。更后面，高水毅领看一大群跟来看热闹的人。

竹椅直抬入店堂，高水毅获准跟入。

司马武扬与一群店伙，一个个怒目而视跃然欲动。

量天一尺虎目彪圆，厉声沉喝：“司马武扬，你要拒捕吗？”

高水毅拔出一名巡捕的佩刀。举步迈进神色冷厉。

“罢了！”司马武扬绝望地说：“高水毅。在下栽在你手上了，没想到你是个真人不露像的武林高手。”

（全文完）

